

三國志演義

四





Red seal impression, likely a collector's or publisher's mark, located at the bottom of the illustration.

曹操命謀士

評徐庶
庶母罵
庶書
偽書
遂舍
操固
歎全
母之恩
而其所
罵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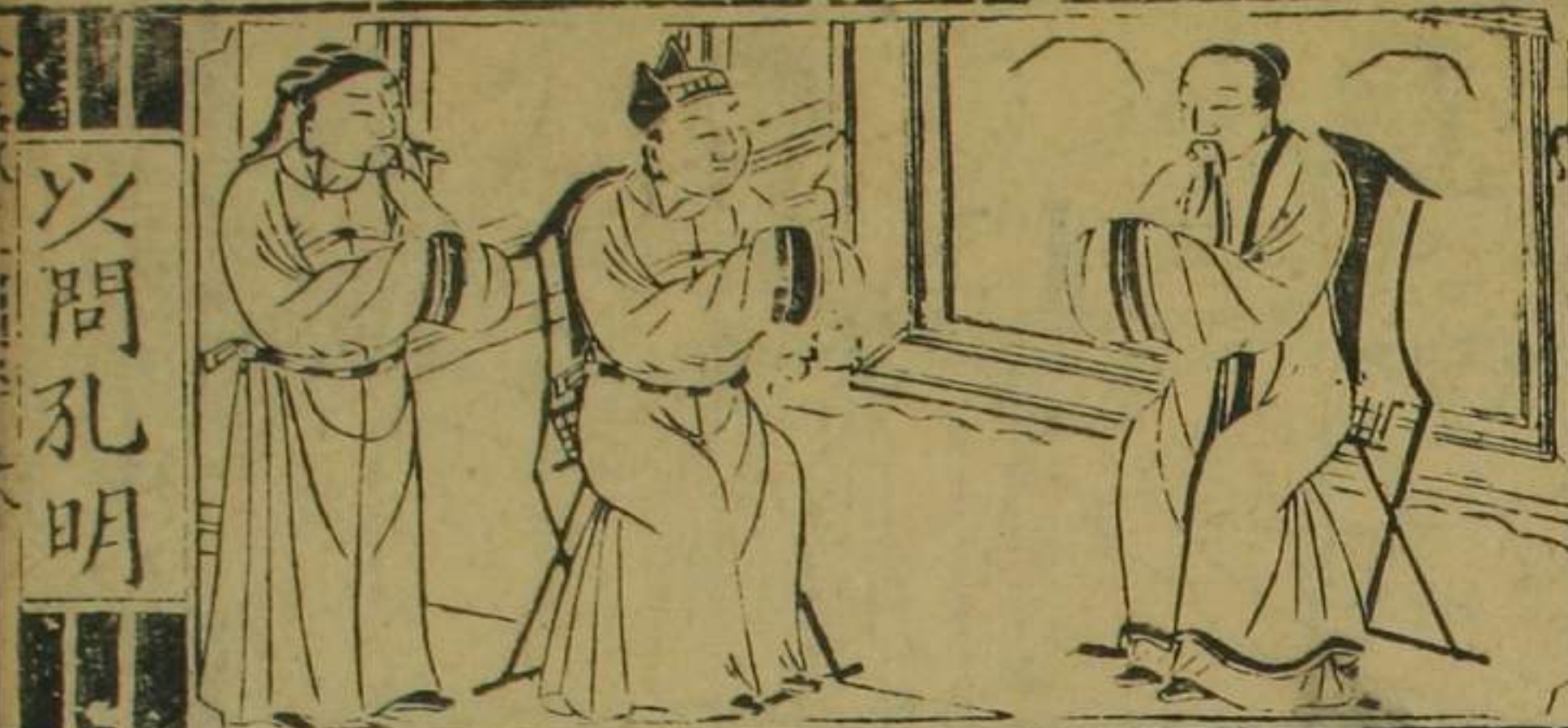


迎接徐庶

新刊京本校正演義全像三國志傳評林卷之七
晉平陽陳壽史傳

建安十二年冬十一月徐庶臨別玄德乃薦諸葛亮有王
佐之才自趨程回許昌曹操聽知徐庶到遂命荀彧程昱
等一班謀士出來迎接入見曹操施禮已畢操曰公乃高
明遠見之士何故屈身於劉備乎庶答曰庶自幼逃難寄
托江湖偶至新野與劉備相會老母幸蒙慈念庶不勝愧
感操曰令堂在此汝可晨昏以盡人子之道吾以此待聽
教誨矣庶拜謝而出急去見母徐母忽見庶泣拜於堂下
大驚而問曰汝緣何至此庶答曰近於新野從事於劉豫
州偶得母書不顧星夜至此徐母大怒曰辱子汝飄蕩江
湖近二十年矣我將汝隨群儒學業日有進益何期反不
如初也汝自幼讀書知此忠孝之道不能兩全汝須識曹
操欺君用上之賊劉玄德仁義布於四方誰不仰之况不

按通鑑
每自比
管仲樂
毅時人
莫之許
也管樂
俱戰
國時人



玄德見徽

以問孔明

群星聚於穎分對人言之其下必聚賢士後有詩曰
蜀郡靈槎轉 豐池寶劍新 將軍居北塞
天子出西秦 未到三台轉 曾為五老臣
今朝穎川客 誰識聚賢人
徽又曰孔明居於隆中號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其
才不可量也時有關公在側曰羽聞管仲魯一匡天下九
合諸侯孔子猶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樂毅克
齊而下七十餘城二人皆春秋名蓋寰宇之士孔明比之
不亦太過孔明安敢望此二人徽曰以吾觀之只可比這
二人關公曰可比那二人徽曰可比興周朝八百餘年姜
子牙開四百餘歲漢江山張子房也眾皆愕然徽下階相
辭便行玄德堅意相留不住徽乃仰天大哭而言曰臥龍
雖得其主未得其時言罷飄然而去玄德嘆曰真乃隱居
賢士也次日關張二將帶十數騎從人往隆中來遠望山
畔數人耕鋤於田間而作歌曰

全修三
玄德問田夫



卧龍何處

蒼天如圓蓋 陸地如棋局 世人黑白分
往來擔榮辱 榮者自匆匆 辱者自碌碌
南陽有隱君 高眠睡不足

玄德聞其言勒馬喚農夫而問之曰此詞何人所作田夫曰非是詞乃梁父吟是卧龍先生作也玄德問卧龍先生何處居住田夫搖指曰西南一帶高岡名卧龍岡前踈林内茅蘆即諸葛先生卧龍之地也玄德謝之行不數里遙望卧龍岡果然清景異常後人有篇古風單道卧龍之住處詩曰

襄陽城西二十里 一帶高岡映流水
高岡屈曲壓雲根 流水潺湲飛石髓
勢若困龍石上蟠 形如丹鳳松陰裏
柴扉半掩閉茅廬 中有高人睡不起
脩竹交加列翠屏 四時籬落野花馨
床頭堆積皆黃卷 往來座上無凡塵

齊仁 主事 賊 至 經死 可謂 賢母 矣 義 乘 鑑 瑯 諸 寓 居 襄 陽 隆 中 隆 中 本 傳 註 云

徐庶見母



反被叱之

漢室之胃吾謂汝得其主矣今憑一紙偽書更不推辭巧來棄明投暗自取惡名汝乃真匹夫也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玷辱祖宗之徒空生於天地間耳罵得徐庶伏於階下不敢仰視徐母轉入屏風後少時人報曰老夫人自縊死於梁間徐庶荒入救時其氣已絕後史官有詩贊曰
賢哉徐母 德被中國 守節無虧 於家有補
教子多方 處身甘苦 氣若丘山 義衝肺腑
讚美豫州 毀凌魏武 不畏昂鏹 不惧刀斧
惟恐後嗣 死得無所 賢哉賢哉 名留萬古
徐庶哭死復甦曹操使人吊問破木為棺擲親往祭之厚塋於許昌城南之原徐庶居喪操重賜之曹操商議南征荀彧諫曰未可動兵且待春暖可往冀州流鑿漳池之水作一池名曰玄武池於内教練水軍長驅大進可庶捲矣操從之遂按兵不動却說劉玄德安排聘禮特往隆中請諸葛亮只見門外人報有一先生戴冠束帶道貌非俗來

孔明
水於
南陽
隆中

此是
司馬
微先
見之
明也
便知
孔明
肯來
心事



司馬德操見

玄德言孔明

探玄德曰此必是孔明也遂整衣冠出迎視之乃司馬德操也玄德大喜請入堂中高坐乃拜起居曰備自別山軍務繁雜有失拜訪幸蒙光降大慰平生微曰近聞徐元直在使君處故欲一會玄德曰近聞曹操因下徐母遣人待書喚回許昌去矣微曰此中操計也吾聞徐母大賢安肯持書喚子事知必詐也元直不去其母尚存今若去之母必死矣玄德驚問其故微曰其母貞烈之人必羞見其子也玄德記之遂問曰元直累薦南陽諸葛孔明其人如何微笑曰汝自去又惹他出來嘔血耶玄德問其故微曰其人乃瑯琊陽郡人也博陵崔州平潁川石廣元汝南孟公威并徐元直為友其密常一處學業此四人但談笑而不答此可見其人之智也玄德曰務在精熟惟孔明純粹其人大異自抱膝長笑而指四人曰汝等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衆都問其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此可見其人之志也玄德曰何隱多賢哉微曰昔有鮑旭善觀天文見

評南
陽景
物
南陽
不九
足徵
大賢
勝隱



玄德扣門

童子出應

扣戶蒼猿時獻菓 守門老鶴閑聽經
囊裏名書藏古錦 壁懸寶劍掛七星
廬中先生獨幽雅 閑來親自鋤田稼
專待春雷驚夢回 一声長笑分天下
玄德來到庄前下馬親扣柴扉一童子出問玄德曰漢左將軍宜城亭侯領豫州牧見屯新野皇叔劉備特來拜見先生童子曰我不記得許多名玄德曰新野劉備來訪先生童子曰今早少出玄德曰向處去童子答曰踪跡不定不知何處去玄德曰幾時歸童子曰不准或三五日或十來日玄德快不已張飛曰既不見自歸便了玄德曰更待片時閑公曰不如暫回却又使人來探知那時來未晚玄德以言囑付童子曰如先生回可言劉備專拜遂上馬回新野去徐行數里勒馬回視隆中景物茂盛不已果然山不在高而秀水不在深而清地不廣而平林不大而茂松栢交翠猿鶴相隨觀之不足忽見一人神氣清爽眉秀

評州平議論州平觀止靜莫非明及
所漸孔而何動平本州



玄德見崔州

平問孔明事

目疎氣槩軒昂丰姿英偉戴道冠巾青衣道袍杖藜從山
僻小路出來玄德曰此必卧龍先生也忙下馬進前施禮
曰先生莫非卧龍也其人曰將軍是誰玄德曰豫州牧劉
備是也其人曰吾非孔明乃孔明之友博陵崔州平也玄
德曰又聞先生大名請席地權坐少請教益二人對坐於
石上關張侍立於傍州平曰將軍欲見孔明何為玄德曰
方今天下大亂盜賊蜂起欲見孔明求安邦定國之策州
平笑曰公以定亂為主但恨不明治亂之道也玄德請問
曰何為治亂之道州平曰將軍不信聽訴一語自古以來
治極生亂極生治治亂如天地陰陽消長之道寒暑往
來之理治不可無亂而入於治也如寒盡則暖盡則寒
四時之相傳也自漢高祖斬白蛇起義除秦之亂而入於
治也至哀平之世來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弑尤治而
入亂光武中興於東都後整大漢天下尤亂而入治也光
武至今來二百年民安已久故起干戈此乃治入於亂也

州平歷古振一治一亂之道與德言雖是不易之定論却亦足見其



州平先生

指言治亂

方今禍亂之始未可求定豈不聞天生天殺何時是盡
是人非甚日而休又聞天道不足而化為術為術不足而
化為德之不足而化為仁之不足而化為儉之不
足而化為仁義仁義不足而化為三皇三皇不足而化為
五帝五帝不足而化為三王三王不足而化為五霸五霸
不足而化為四夷四夷不足而化為七雄七雄不足而化
為楚漢楚漢不足而化為新室新室不足而化為黃巾黃
巾不足故生曹操孫權與將軍等輩使互相侵奪殺害群
生此天理也往是今非昔非今是何日而已此常理也將
軍欲見孔明而使幹扶天地紐擔乾坤恐不易為也玄德
謝曰適見先生所教不知孔明居於何處州平曰吾亦欲
尋他未曾見耳玄德曰請先生同到敝縣若何州平曰山
野無意於功名矣容他日再見長揖而去玄德與關張
上馬而行關公曰崔州平之言若何玄德曰此隱者之言
也吾故知亂方今亂世之時聖人有言危邦不入亂邦不

才治之

玄德兄弟



冒雪回縣

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其理故然耳。怎奈漢室將危，社稷漸踈，庶民有倒懸之急。吾乃漢代宗親，况有諸公竭力相輔，安得不持亂扶危而坐視也？

劉玄德風雪訪孔明

第七回

時建安十二年十二月冬，天色嚴寒，彤雲密布，朔風凜冽。玄德與關張引數十人前赴隆中，來訪諸葛行。至數里，紛紛飛雪，粉壁堆成。張飛曰：「寒天暑月，尚不用兵，豈宜訪此？」

釋義 武王伐紂 率諸侯 孟津 河有 黃龍 百舟

玄德背聽



店中歌咏

無益之人，且回以避風雪。玄德曰：「吾欲孔明，見我愁勤之意，兄弟你怕冷，可先回。」張飛曰：「死猶不怕，何怕冷乎？低恐哥空勞神思。」玄德曰：「汝勿多言，相隨共行。」將近茅舍，忽見路傍村酒店中一人作歌。玄德勒馬於酒旂下，听歌曰：

君不見

石橋壯士誰能伸

風雅遂與文王親

老龍負舟涉孟津

歌朝設策誅紂君

高祖奔跡起草中

高謀大霸驚人耳

人間馳驟英雄辨

更有一人擎掉而歌曰

吾皇提劍驅寰海

嗚呼！又不過陽春

東海老龍波亂轉

慶施三百六十韻

八百諸侯不期會

牧野一戰血漂杵

又不見

長揖一声隆準公

望雲躍足未超逢

指麾楚將如轉蓬

一定強秦四百載

評備 屈友 求賢 見友 其友 而即 載以 馬往 共往 玄德 急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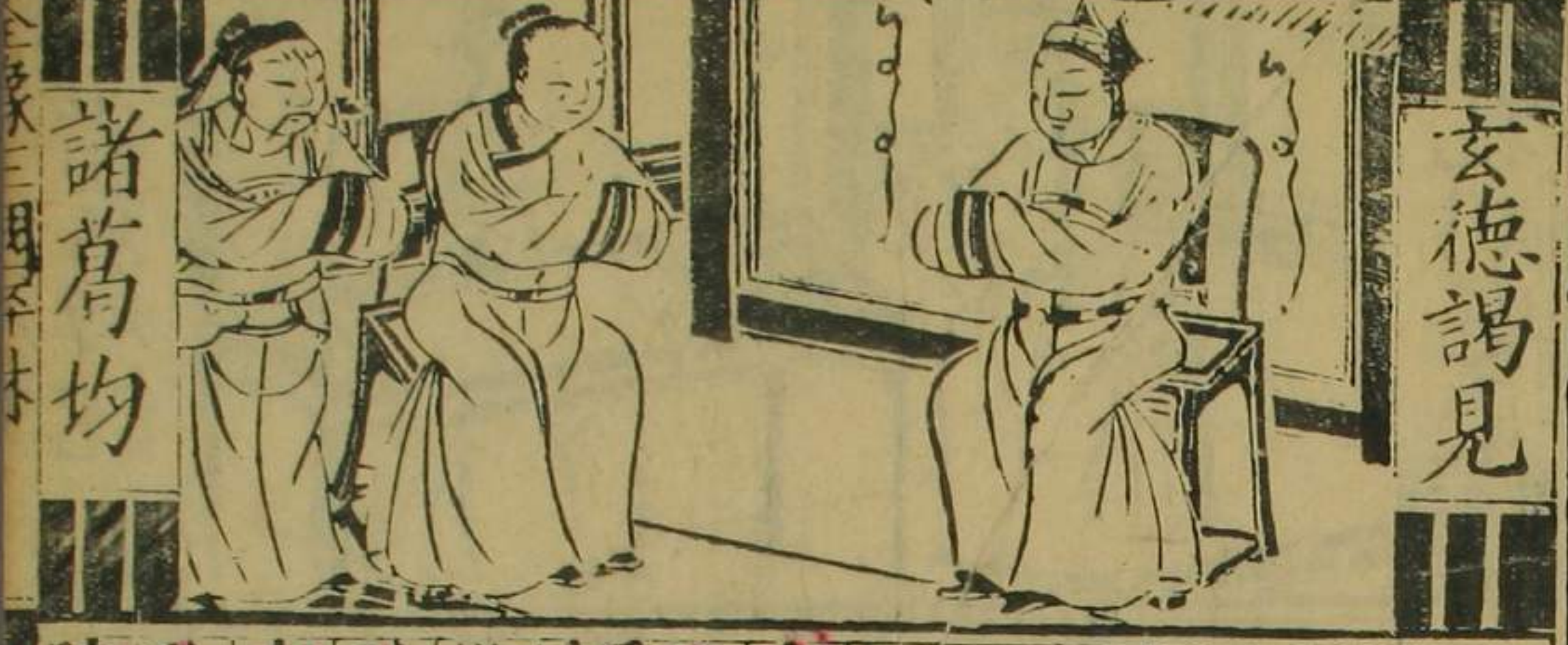


二隱歌吟

玄德進問

桓靈末又火德衰
青蛇飛下御座傍
盜賊四方如蟻聚
吾儕大咲皆拍手
獨善其身儘日閑
何須萬古名不朽
二人歌罷撫掌大笑玄德曰此必是卧龍先生也遂下馬入村店見二人凭卓撓而對坐飲酒上首者白面長鬚下首者奇形古貌玄德曰二公何者是卧龍先生也白面者曰將軍尋卧龍何幹玄德曰劉備乃漢左將軍豫州牧也曰將軍新野城欲求先生請問濟世安民之術白面者曰吾等非卧龍也皆其友也吾乃廣州石廣元汝南孟公威皆隱居於此也玄德大喜曰備隨行有馬足敢屈二公同往卧龍在上共話去否石廣元曰吾等是山野慵懶之徒不省治國安民之事在世無益君請上馬可見卧龍矣玄德辭二隱上馬投卧龍岡來到庄門下馬扣門童子出

親賢 惟恐 不淨 見而 欲屈 之為 先容



玄德謁見

諸葛均

玄德遂問曰先生在庄上否童子言在堂上觀書玄德隨童子入見草堂上一人擁爐抱膝而歌曰
鳳翔於萬里兮無主不棲吾今守於一方兮非主不依
自耕於龍畝兮以待天時聊寄傲於琴書兮今自吟詩
逢明君於一盼兮更有何遲展經綸於天下兮開創鐵
基救生靈於塗炭兮到處平夷立功名於金石兮拂袖
而歸
玄德上草堂而施禮曰劉備又慕先生無緣拜會昨因徐元直指引逕到仙庄不遇空回今特冒風雪而來得拜尊顏實為萬幸那少年荒忙吝禮而言曰將軍莫非劉豫州欲見家兄否玄德驚訝而問曰先生又非孔明耶其人曰卧龍乃二家兄也一母所生三人大家兄諸葛瑾見在江東孫仲謀處為幕賓二家兄諸葛亮與其躬耕於此其乃孔明之弟諸葛均也玄德曰卧龍先生今在何處均曰博陵崔州平相邀閑遊不在庄上二日矣玄德曰於何處閑

評亮遊處孔明之時供候然有民胞物與襟懷

諸葛均說

孔明遊處



遊均曰或駕小舟遊於江湖之上或訪僧道於名山之中或尋朋友於山僻之間或樂琴書於洞府之內往來莫測不知何所玄德曰劉備如此緣分淺薄兩番不遇大賢嗟呀不已諸葛均留獻茶張飛曰既先生不在請哥上馬玄德曰備既到此如何無一語回去玄德請問曰備聞龍執諸韜畧善看兵書可得聞乎均答曰不知張飛怒曰問他則甚風雪越緊不如早回玄德叱之曰汝豈不知春秋乎均曰家兄不在不敢又留車騎別日却來回札玄德曰倘蒙先生駕駕來臨數日之後備當又至矣願借紙筆留書上達以表劉備慇懃之意乃具紙筆於几案上玄德呵開凍筆其書曰

漢左將軍宜城亭侯司隸校尉領豫州牧劉備拜呈歲經兩番相謁仙庄不遇空回快不已切念備漢朝苗裔忝居房叔濫當典郡之階朕伏觀朝廷離亂紀綱崩摧當群維亂國之時惡黨欺君之日備心日夜憂惶肝

評亮遊處孔明之時供候然有民胞物與襟懷

諸葛均送

劉備出庄



膽幾裂仰聞先生仁慈惻隱忠義慨然有呂望之才能子房之妙略備敬之如神明欲求一見而不可得再容他日齋戒沐浴特拜尊顏以此上聞

建安十二年十二月 日備百拜謹書

玄德駕馬遙與諸葛均送出庄門外玄德致殷勤之意均入庄玄德上馬忽見童子拍手於籬內叫曰先生來也玄德視之見一人暖帽遮頭狐裘披身坐下騎一蹇馱後青衣童子背一壺酒踏雪而來轉近小橋口頌梁父吟一首曰

一夜北風寒 萬里彤雲厚 長空雪亂飄

改盡山川舊 仰面觀大虛 想是玉龍鬪

紛：鱗甲飛 頃刻遍宇宙 白髮老衰翁

盛感皇天祐 騎馱過小橋 獨嘆梅花瘦

玄德曰必是卧龍先生也滾鞍下馬向前施禮曰先生衝寒不已劉備專候多時那人荒忙下馱進前作揖諸葛均

黃承彥乃河南名士一見諸葛孔明而異之孔明要娶承彥之妻承彥曰君擇婦擇婦有吾一醜女黃



黃承彥吟詩

玄德下馬

在後曰此非家兄也乃兄之岳翁也名黃承彥玄德曰適聞所誦之詩極有美妙乃何人所出黃承彥曰老夫曾在女夫家作梁父吟記得這一篇却才至橋偶見籬落間梅花感而誦之玄德曰曾見令婿否承彥曰便是老夫竟來看女婿也黃承彥乃河南名士一見諸葛孔明而異之後孔明娶妻承彥曰聞君擇婦吾有一女黃頭醜不堪相配孔明欣然而聚之時人作笑曰莫非孔明擇婦正得黃承彥醜女玄德聞言辭別黃承彥上馬入到新野正值風雪滿天回望卧龍岡悒悒不已後有詩二首單道風雪訪孔明詩曰

一天風雪訪賢良 不遇空回憶感傷
凍冷溪橋山路滑 寒冲鞍馬路途長
當頭片雪梨花落 撲面紛紛柳絮狂
回首停鞭遙望處 爛銀堆積卧龍岡

又詩曰

頭而色里才堪相配肯容納乎孔明所然而娶之時人乃為之嗟曰莫孝孔明婦正得何承醜女



關張阻兄

勿往卧龍岡

見說南陽賢士隱 相尋不遇又空還
野猿怯冷號林內 塞雁驚寒下水寒
着地亂雲迷草徑 搖空殺氣撼天關
逍遙鞍馬歸來處 一望迷漫雪滿山
玄德齋戒三日沐浴更衣准備鞍馬再往卧龍岡去請諸葛亮關張二將聞之不悅乃攔身而諫其言若何
定三分諸葛亮出茅廬
建安十三年正月上旬玄德再往南陽關張諫曰兄長兩次親往茅廬相謁其禮過矣想此人外有虛名內無實學故托辭也豈不聞古人云以貴下賤無不得以衆下寡無不克兄何惑於斯人之甚也玄德曰不然汝讀春秋豈不聞齊桓公見東郭野人之事桓公乃諸侯也欲見人而九五迈方得一面何況吾欲諸葛大賢耶齊桓公欲見東郭野人一日三往而不得見從者曰萬乘之君而求布衣之士一日三往而不得矣齊桓公曰士之傲節者固輕生者君

蓋証 昔曰 齊桓 公欲 見東 郭氏 一日 三往 而不 得見 之從 者止 之曰 萬乘 之君 而下 見布 衣之 士一

玄德閑張



復往卧龍岡

之傲伯王者亦輕其士從天子傲節吾豈敢伯王乎五返然後見焉關雲長曰兄如此敬賢如文王謁太公也張飛曰哥差矣俺兄弟三人縱橫天下論武藝不如誰何故將這村夫以為大賢辟之之甚也今番不須哥去小弟替哥去請如不來一條麻索縛將來玄德叱曰乱道文王為西伯之長三分天下有其二磻溪謁姜子牙子牙釣魚不顧文王侍立於後日斜不退子牙却才與之交談乃開八百年成周天下須不曾如此無礼汝今番休去我自與雲長走一遭張飛曰既然哥哥去兄弟如何落後玄德曰汝若同去不可失礼張飛應諾於是引數十人往隆中來比及至庄離半里餘下馬步行正遇諸葛均飄然玄德慌忙施礼問之曰令兄先生在庄上否均答曰昨暮方回將軍可與相見矣長揖一声自投山路而去玄德曰今番能勾見先生也張飛曰這人無礼便引哥去也不妨玄德曰各自有事汝豈知也來至庄前扣柴門童子開

曰三 往而 不得 見亦 可以 止矣 桓公 曰士 之傲 爵祿 若固 輕其 主君 伯王 者亦 輕其 士從 夫子 傲爵

孔明晝寢



玄德恭候

門而出玄德曰有勞仙童轉報劉備特來相見童子曰師父雖然在家草堂上晝寢未醒玄德教且休報覆付關張二人只在門首等着玄德徐步而入縱目視之自然幽雅見孔明仰卧於草堂竹榻之上不見動靜玄德猶然侍立張飛大怒出與雲長曰這先生如此傲人俺哥侍立在階下那厮高卧不起我去庄後放把火看他起也不起雲長急止住飛怒氣不息却說玄德凝望堂上見先生將欲起來又朝裏壁睡着童子與玄德曰且不可驚寢又立一箇時辰忽見先生竟來口念詩句曰
大夢誰先覺 平生我自知
草堂春睡足 窗外日遲遲
童子曰劉皇叔在此多時孔明起身曰何不早報有安孔明入後堂整衣冠出迎玄德見其身長八尺面如冠玉頭戴綸巾披鶴氅眉聚江山之秀胸藏天地之机飄然當世之神仙也玄德下拜曰

吾嘗
敢傲
伯王
乎五
匹然
後見
耶

釋義
顯首
顯失
顯貌

諸葛亮迎

備入草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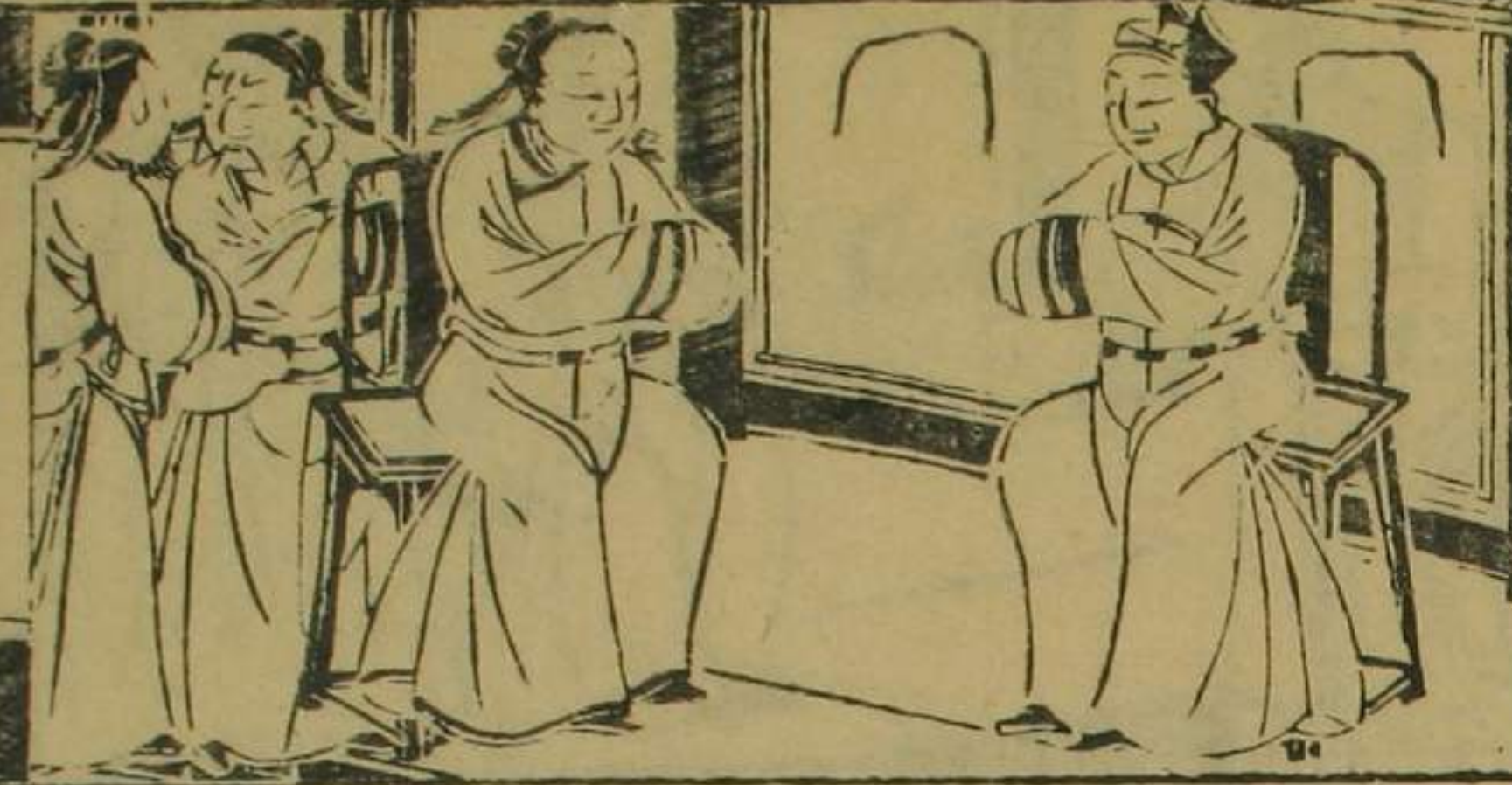


漢室卸胃涿郡愚夫聞先生大名如雷灌耳昨嘗兩造仙
庄已留賤名文几未審覽否亮答禮曰南陽田夫觸事慵
踈累蒙將軍車駕光臨下情不勝感激見將軍有愛民憂
國之心但恨亮年幼才踈不堪治政有悞下問亮曰司
馬德操之言徐元直之語豈虛謬哉望先生不棄鄙賤曲
賜見教孔明曰无直世之高士亮乃一村夫耳安可以談
天下之事二公差幸矣將軍捨美玉就頑石此乃誤矣末
德曰夫古聖賢季成文武之業當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
以顯父母此謂孝矣救民於水火之中致君於堯舜之上
世人望先生義矣備愚鹵得賜教之實為萬幸也言罷又
拜孔明咲曰將軍既然欲聞愚論蓋當剖心願聞其志末
德乃屏去左右起席而謝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主上朦
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
獗至於今日志猶未已請問計將安出孔明答曰自董卓
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

釋義
漢江
今荆
州府
是也
都曰
吳會
今蘇
州府
是也
物財
聚曰
府言
益州
之地

玄德拜求

孔明輔政



名齊而衆寡然操能克紹以弱為強非為天時亦人謀也
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
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險而民富賢能為之用此可
與為援亦不可圖也荆州北拒漢江南盡南海東連吳會
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兵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
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沃野險塞千里之國高祖因之以
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也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志能
之士思得明君將軍乃帝王之胄信義著於四海攬名英
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險阻外結孫權內修政治
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率益
州之衆以出秦州百姓各盡忠誠以迎將軍也誠如是
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也孔明言罷交童子將畫一軸掛
於正堂中指而言曰乃五十四州之圖也昔日李熊曾與
公孫述云西蜀沃野千里果實所生之穀而絕將軍欲成
霸業此讓曹操占得天時末讓孫權占得地利將軍可占

物產
饒多
可備
支給

孔明指圖



鼎足三分

人和先取荊州為家後取西川建國以成鼎足之勢然後
可箇中原也玄德聞其言避席拱手而謝之曰先生之言
雖可茅方使備撥雲仰面以觀青天但恨荊州劉表益州
劉璋此二人皆漢室之宗親備不忍奪之也孔明曰亮每
觀星象劉表不義在人世矣劉璋非立業之人後必歸於
將軍矣玄德聞言頓首拜謝一席話乃孔明未出茅庐便
知三分天下此是古人不及也有詩曰

堪愛南陽美丈夫

願將弱主自匡扶

片時妙論三分定

一席高談自古無

先取荊州安帝業

後吞巴蜀建皇都

要知鼎足為形勢

預向茅廬指畫圖

玄德曰備雖名微德薄願先生同往新野徐興仁義之師
共救天下百姓孔明曰亮父樂耕鋤不能奉承尊命玄德
苦泣曰如先生不肯匡救生靈天下休矣言罷淚沾襟
袖孔明曰將軍苦不相棄情願盡犬馬之力玄德喚關張

評孔明
明嘯
弟孔明
嘯弟
之言
便見
君子
出處
大義

玄德喚關張



拜見孔明

入一同拜謝獻上幣帛禮物孔明堅辭不受玄德曰此非
聘大賢之禮但表劉備寸心孔明方受之劉備等在庄
共宿一宵次日收拾同出茅庐昔日周文王夢熊能往磻
溪請姜子牙同載而歸立成周天下胡曾先生有詩曰
岸草青上渭水流
子牙曾此獨垂鈎
當時未入巖熊夢
一向斜陽嘆白頭
今日劉玄德請諸葛先生出茅庐時胡曾先生亦有詩曰
世亂英雄百戰餘
孔明方此樂耕鋤
蜀王不自重三顧
怎得先生出舊庐
次日諸葛均回孔明囑付曰吾受劉皇叔三顧之恩不容
不出茅庐也汝可躬耕於此以樂天真勿得狂言以廢畝
畝待吾功成名遂之日即當隱居於此以樂天年均拜而
領諾後人有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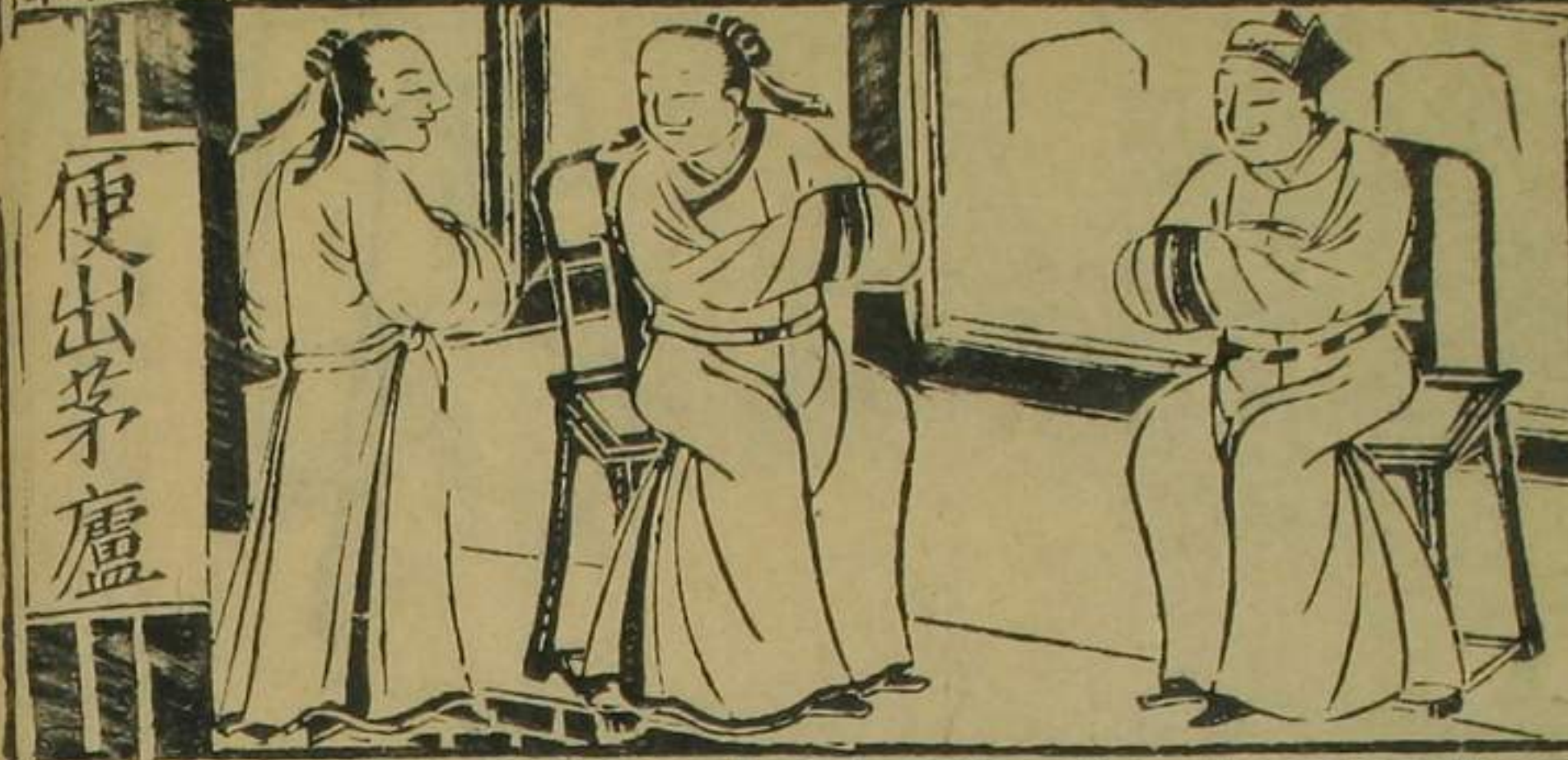
身未昇騰思退步

功成不忘去時言

只因先生叮嚀後

星夜秋風五丈原

孔明囑弟



便出茅廬

孔明出茅廬時年二十七歲曾子固有篇古風為証
 高皇手提三尺鉄 芒碭白蛇夜流血
 平秦滅楚立咸陽 二百年間君斷絶
 大哉光武吳洛陽 傳至桓灵又崩裂
 獻帝遷都幸許昌 紛々四海生豪傑
 曹操專權得天時 江東孫氏尚基業
 孤窮劉備走天下 獨居新野為巢穴
 南陽卧龍藏大機 腹内雄兵分正奇
 只因徐庶臨行語 茅廬三顧心相知
 先生年方正三九 收阜琴書離土阜
 先取荆州後取川 大展經綸補天乎
 縱橫舌上起風雷 談笑胸中貫斗牛
 龍驤虎視安乾坤 萬載千年名不朽
 玄德與孔明一齊載歸新野食則同几卧則同榻終日談
 論天下之事孔明曰曹操於冀州作玄武池以教水軍必

勿其出與王太公望俱一轍



孔明到新野

共評霸業

有下江南之意可密令人渡江探听虛實容作筹略玄德
 隨即使人渡江東未知如何
 孫權跨江破黃祖
 孫權自建安三年孫策死後據住江東曹操表為討虜將
 軍自承父兄之基業廣納賢良重用謀士開設賓館于吳
 會令張紘接待諸賓連年以來你我相薦近得數人一人
 乃彭城人也姓嚴名峻字曼才一人乃會稽山陰人也姓
 闕名澤字德潤一人乃沛郡逐邑人也姓薛名字敬文
 一人乃汝南頓人也姓程名秉字德樞一人乃吳郡人
 也姓朱名恒字休穆一人乃吳郡人也姓陸名績字公紀
 一人吳郡人也姓張名温字用惠一人乃會稽義陽人也
 姓駱名統字公緒一人乃襄陽人也姓龐名統字士元道
 號鳳雛先生此數人者皆江東孫權禮敬之甚後舌辨群
 儒有用又得武將數人一人富陽人也姓呂名蒙字子正
 一人乃吳郡人也姓陸名遜字伯言一人瑯琊莒人也姓

釋義
送質
持物
與人
即今
云當
頭也

見吳夫人議事



孫權周瑜張昭

徐名盛字文亮一人東郡人也姓潘名璋字文珪一人廬
江安豐人也姓丁名奉字承淵文武數十人相扶共承父
業江東人物天下稱之建安七年曹操破袁紹差使命往
江東令孫權入朝為官以隨聖駕權猶豫不決引周瑜等
往吳夫人前議之張昭曰遣赴許昌是操鎖諸侯之法也
若留其質一聽所使如不去恐曹操兵下江東勢必危
矣周瑜曰非也昔楚國初分封疆不滿百里既用賢能廣
大境土遂據荊州至於南海乃祚幾百餘年人將軍承父
兄餘資兼併六郡地聚糧多將士用命况境內富饒有何
逼迫而欲送下質一人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則命召不
得不往如此見於人極不過一侯印隨從十餘人車數乘
馬數疋豈於南面稱孤哉不如勿赴徐觀其變若曹氏率
義兵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為暴亂彼自苦之不暇
焉能害人吳夫人曰公瑾之言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大
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勿遣子為質自此操有

孫權水戰



黃祖大敗

下江南之意正值在北方討賊未有暇焉建安八年十一
月權領舟師西伐黃祖戰於大江之中祖軍大敗權驍騎
將軍凌操輕舟當先殺入夏口被其寧一箭射死凌操子
凌統時年十五歲忿力救護父尸而還權見風色不利
遂收軍回吳建安九年十二月孫權弟孫翊為丹陽太守
此人性急醉後多鞭打左右手下將士仇覽戴員二人常
有殺翊之心未得其便仇覽因見吳主孫權出討山賊遂
與翊從人邊洪商議謀殺孫翊是時諸將令差來州陽會
集翊作宴待之翊妻徐氏極聰明顏色美麗更善卜易卦
占吉凶言今日不可會宴翊不聽遂大會至晚筵散空手
送客邊洪帶刀跟隨至後門洪掣刀砍死孫翊仇覽戴員
引軍拿住邊洪明正其罪碎劓于市二人乘勢將翊家資
倚妾皆分之仇覽見徐氏美貌提刀入曰吾與汝報讐已
訖汝當從吾不從即死徐氏曰死猶未冷可待至歲旦設
祭其夫除其孝服即時成親覽答之徐氏暗喚翊心腹人

評計斬仇戴斬計戴斬仇



仇覽謀殺孫翊

以圖徐氏

舊將孫高傳英二人入府告之曰先夫在日嘗言二公忠義故不避羞面告今仇覽戴員二人同謀殺死夫主只歸罪於邊洪將應用家私并婢妾盡皆分去仇覽又欲污妾身妾詎許之以安其心欲得面見吳主當立微計以圖二賊望二將軍想先夫之面特賜哀救言訖再拜孫高傳英聞之大哭而答曰吾昔日感府君之恩盡死不辭正欲思計不敢見夫人今日之事願死以報府君耳徐氏乃令孫傳二將引心腹人二十個共成其事孫高先使人告之孫權至歲旦日孫傳二將伏於圍幕之中徐氏於堂上設祭哭泣盡哀已畢乃除孝服董香沐浴濃扮艷粧言笑自若仇覽使人觀之回報甚喜徐氏令婢請覽入酒至半酣徐氏迎之密室拜覽却才一拜便呼曰孫傳二將軍何在二人持刀躍出覽措手不及殺死於地隨即請戴員赴宴員入內二將擒而殺之徐氏遂穿孝服將覽首級就祭夫主痛哭幾絕吳主孫權點領兵馬星夜至丹陽見徐氏將

吳夫人病篤



吳夫人病篤

囑張昭周瑜

仇覽戴員二人家小滅門不留一個推封孫高傳英為大將令守丹陽乃取弟婦徐氏歸家養贍江東之人無問老少皆稱徐氏之德後來史官有詩贊曰
義節俱全守此身 報仇斬賊詐相親
三分多少英雄將 不及東吳一婦人
東吳各處山賊盡皆平服大江之中戰船七千餘隻拜周瑜為都督鎮江東水陸軍馬建安十二年冬十月孫權母吳夫人病危權入問疾吳夫人交請張昭周瑜二人至夫人曰吾本吳地人也幼年與父母吳景涉居錢塘娉嫁孫堅生此四子長子孫策時夢月入懷後生次子孫權時又夢日入懷日月非常大貴也不幸策早喪今已將江東基業盡付與弟孫權望汝等可扶持吾死無憂矣今疾病危囑以後事愿子布公瑾早晚教誨吾兒孫權勿使有失江東有黃祖累世之仇不可不報善保江東此萬全之計囑付權曰汝事子布公瑾為師父之道切不可怠慢

釋義 比平 至廣 德長 係官 名 江夏 今屬 武昌 府

呂蒙見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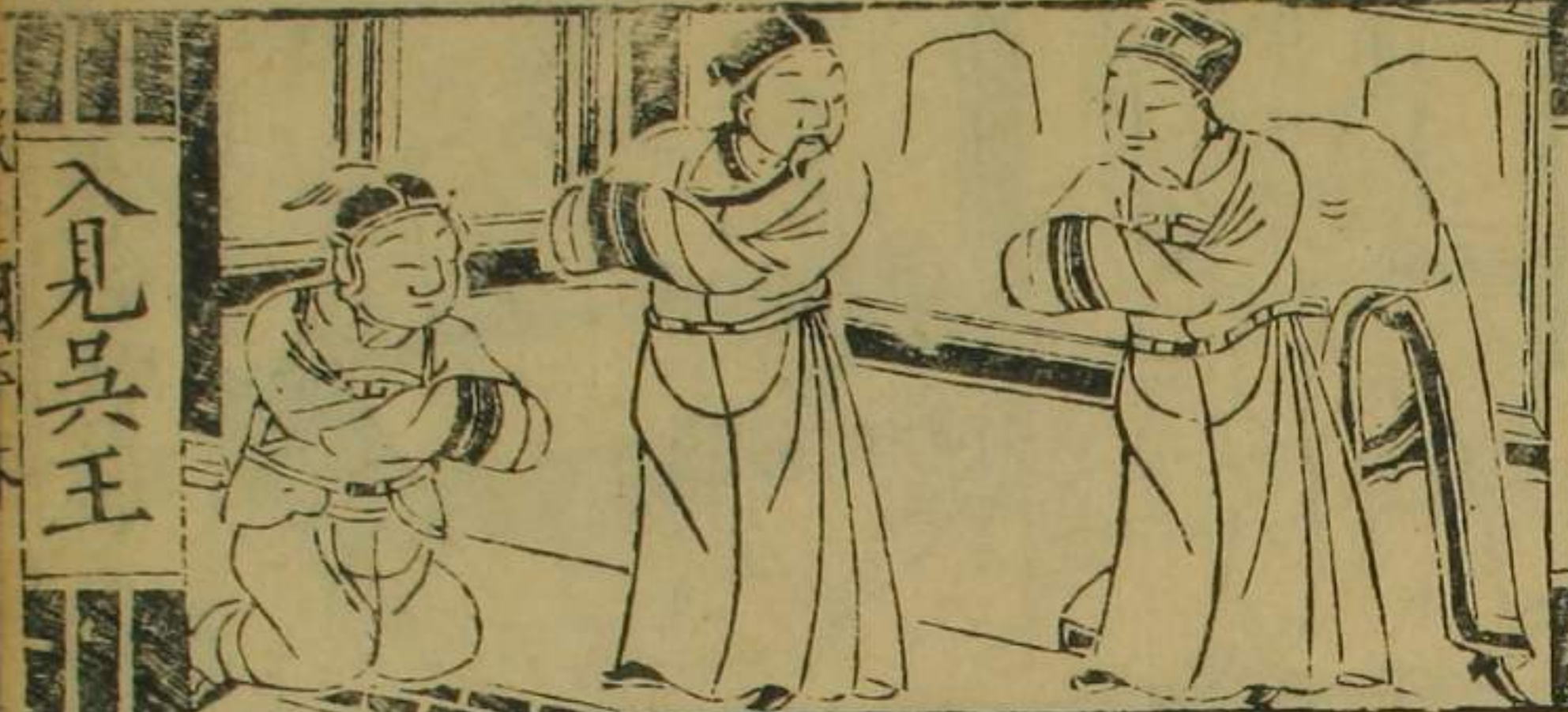


力薦甘寧

在堂可宜恭敬汝妹亦當恩養以擇佳婿嫁之不可不聽
吾言九泉之下不相見矣言訖遂終權具棺槨衣衾之美
嚴陳哭泣盡哀葬於父孫堅之高陵居喪至建安十三年
春張昭周瑜商議報仇雪耻何待期年權持疑未決平北
郡衛領廣德長呂蒙入見權曰子明至必有事蒙曰某守
龍秋本日忽見江夏一舟傍岸是黃祖手下驍將甘寧某
問之寧曰吾本江西臨江人也字興霸頗通諸子少年相
隨持弓弩箭帶鈴縱橫於江湖之間人聞鈴聲盡皆避之
今聚壯士七百餘人作伴往來江中劫掠下任官吏更以
西川錦作帆帽左右皆披錦繡時人皆呼錦帆賊所到之
處無不接待如不接待即便殺人放火如與交歡誓不相
害復悔自新引眾人去投劉表他見表事勢窮約必然無
成誠恐一朝土崩并受其禍遂欲來投東吳黃祖在夏口
不得過乃留依祖祖待之甚厚將軍破祖時祖已大敗却
得甘寧之力救得祖到江夏黃祖只便重用他今經數年

統志 武昌 縣故 水經 注云 鄂縣 故城 荆南 荆南 載云

蒙引甘寧



入見吳王

有都督賴卿累薦甘寧黃祖曰劫江之賊不可重用因此
遂仇恨之蘇飛知其意乃置酒數輩到家厚禮待之曰吾
薦公數次奈何主將不能用日月逡巡人生幾何宜自遠
去庶幾知己寧答曰雖有此志未得其由飛曰吾保汝為
鄂縣長以為去就之計就與臨時婉轉甘寧因以得過江
東欲投將軍誠恐恨而不留蒙曰吾主公求士如渴安記
舊仇也况兼各佐其主又何恨焉遂折箭為誓以保之寧
遂執刃數百人過江東等主公鈞鑒孫權大喜曰吾得東
霸破黃祖必矣遂令呂蒙引甘寧入見參拜已畢權曰吾
祖之策寧曰今漢祚日衰曹操將為篡盜南荆之地山陵
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計不遠
見子又劣非能承傳基業也至尊當早省之不可遲於曹
操而荆之計宜先取黃祖今年老邁昏惑已甚事故付
之左右與弄務於貨利慢求更士更士心怨舟航戰具頓

屬吳 荆州 之地 南北 魏立 荆州 里江 陵是 謂南 荆○ 左傳 襄四 年甲 兵不 頓注 頓振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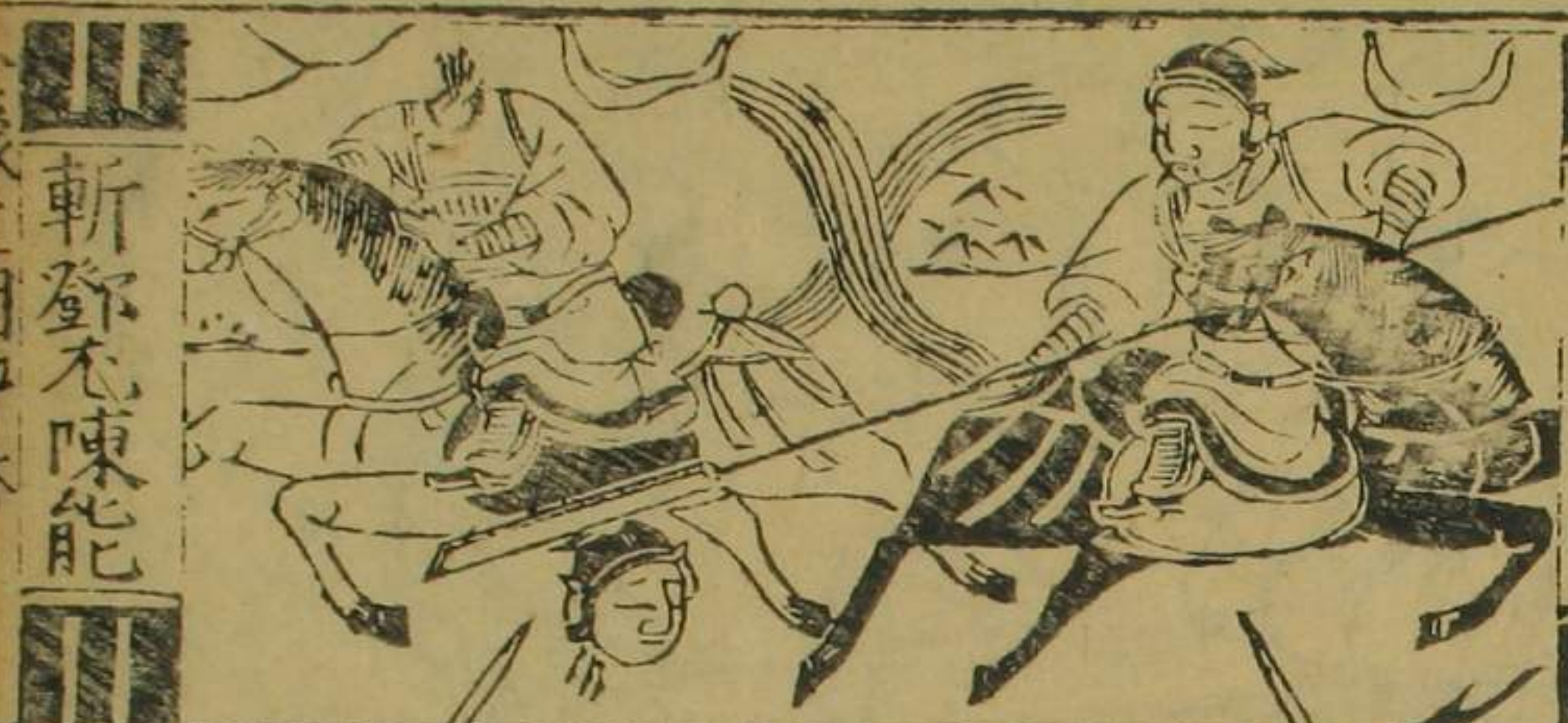
權令周瑜



領兵攻黃祖

發不修怠於耕農軍無法律至尊今往相攻可必一破矣
孫權聞之曰此乃金玉之論也便交周瑜領兵安排船隻
戰攻黃祖張昭曰不可見今吳國空虛恐必致亂寧應
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居守而憂亂何意似古人乎
孫權奉酒勸寧曰與霸今年征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
但當盡力必克祖兵則卿之功何疑張長史之言乎遂命
周瑜為大都督將水陸軍呂蒙為前部先鋒董襲甘寧為
副將權自引兵為後隊起兵十萬來破黃祖細作飛報
江東兵來祖慌聚眾商議令蘇飛為主將陳能鄧元為先
鋒盡起江夏之兵以迎之陳能鄧元各引大隊橫衝截江
口其餘小船皆屯內港艤上各設強弓硬弩十餘張并
大索繫定水面上東吳兵至數百小船鳴鼓先進艤上
鼓響弓弩齊發軍不進約退數里水面有甘寧與董襲曰
事已至此不容不進選小船一百隻每船軍士五十人二
十人撐船三十人各披兩副甲手執鋼弓其董兩將各持

其董二將



斬鄧元陳能

刀在前不避矢口直至艤傍邊砍斷大索艤縱橫其
董襲各飛上艤斃死鄧元陳能棄船而去呂蒙看見
跳下小船自奔棹棹直入船隊其董二將放火燒着餘船
四散而走陳能急待上岸呂蒙不捨趕到根前一刀當頭
砍番蘇飛岸上引軍來迎東吳諸將皆要爭功一齊上岸
掩殺勢不可當祖軍大敗蘇飛走而行走正遇東吳大將
潘璋足馬來到手腕初交被蘇飛於馬下到船中來見孫
權大怒睜目視之曰汝等害吾父兄之賊萬別尤輕呼
左右做檻車囚之待捉黃祖一齊回江東壇上祭享便捉
三軍不分星夜攻打夏口活捉黃祖諸將得令忿力向前
黃祖性命如何

諸葛遺計救劉琦

時建安十三年春三月東吳諸將見其寧成功各自抖搜
神威來捉黃祖却說黃祖見江中船隻盡陷諸將皆體情
知守把不住棄了江夏進望荆州而走不敢帶人馬多只

評寧斬黃祖 其寧 東門 捉黃祖 而黃 孫氏 積重 仇世 伯朝 掃畫

獻黃祖首級



孫權揪髮擲之

有百十騎出東門且戰且走其寧料道黃祖走荆州諸將
在西門攔截獨寧離東門十餘里等候祖正走之間料得
脫了虎口一声喊起其寧攔路祖告曰我等不曾輕視汝
汝何反其寧叱之曰吾從汝數年多負勤勞建功之績汝
以常人相待吾豈容汝哉黃祖回馬便走其寧衝開士卒
直趕將來指望活捉黃祖敵功只聽得路傍喊起一騎出
迎寧視之乃程普也寧恐普奪功慌忙拈弓搭箭背射黃
祖墜馬趕至梟其首級與程普合兵一處同入江夏來見
孫權獻上黃祖首級權揪祖髮恨而擲之數次將回東吳
祭墳命以匣盛貯了當重賞三軍張昭曰孤城不可守也
且回東吳劉表必來與祖報仇坐而待之必取劉表一敗
乘勢而攻之荆襄可屬吳矣權聞其言遂棄江夏衆軍下
船而回蘇飛在船內密使人叫其寧曰蘇飛望將軍垂
救不宜遲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了軍已至吳權將蘇飛
并黃祖頭同祭祀寧逕往府下扣頭拜伏權問其故寧大

凌統殺甘寧



孫權勸息

哭而告之曰寧向日若無蘇飛則死溝壑矣安得致命於
將軍麾下哉今飛之罪理當夷戮望將軍垂憐救之恩願
納上賊名以贖飛罪權曰今為君免之走去奈何寧曰飛
得免分裂之死深受更生之賜逐之尚且不去何況自走
乎若飛但去寧將首級於階下代死權乃赦之遂置酒大
會文武權自將酒勸衆曰今黃祖老賊乃卿先斬陳能
之功也蒙頓首稱謝加蒙為橫衝中郎將遍賞諸軍已畢
見一人拔劍在手於筵間大哭直取其寧一急取筵前菓
卓迎之權自起身抱住其人年二十二歲身長八尺力雄
膽大曾在江中遇祖巡江將張顧其人不避刀箭飛躍過
船殺張顧於船中餘皆砍下水內奪其巡船而還權大惜
之吳郡餘杭人也姓凌名統字公績因其寧告日一箭射
死他父親今日相見如何不報仇雪冤權勸開言曰吳霸
射死汝父此時為主不容不盡力耳今日既在一處便是
弟兄何必記恨萬事皆看吾面凌統叩頭泣血曰統自幼

要口 在武 昌府 荆江 之中

評荆
州付
玄德
○表以
荆州
付玄
德此
始天
賜基
業也
願乃
不忍
正所
謂不
乘人
之危
者宜
其三



劉琦拜見

玄德孔明

之言來到荆州館驛安下留張飛屯兵於城外玄德與孔
明來見劉表禮畢玄德請罪於階下表曰吾已盡知賢弟
被害之事欲斬蔡瑁之首以獻衆人皆勸免玄德曰非蔡
將軍之事皆以下人所為也再不必辜矣劉表曰今江
失守黃祖喪師今特請賢弟共議玄德曰黃祖性暴不能
用人以致有失今若欲南征曹操北來當復奈何表曰吾
今年老多病不能理事賢弟可來替吾一死之後弟便為
荆州之主也玄德曰弟安敢當此重任兄勿復言孔明曰
視玄德玄德曰容思良策以保荆州遂辭而去到館驛中
孔明曰景昇以荆州付主公何卻之玄德曰備感景升之
恩未嘗忘報安忍乘其危而奪之孔明嘆曰真仁慈之主
也正商議忽報公子劉琦入見玄德哭拜於地曰繼母不
能相容性命只在旦夕矣望叔父可憐而救之玄德曰此
是賢姪家務事吾亦無奈何孔明微嘆玄德求計於孔明
孔明曰此家務事難以區畫少時玄德送劉琦出耳語說

荆州是



劉表書請

皇叔議事

隨父事主恨不肝腦塗地以報之今遇殺父之仇安得不
報乎權與眾官力勸之統欲與軍決勝敗權加凌統為勇
烈都尉只就當日撥五千軍一百隻戰船使其軍領去鎮
守夏口軍拜謝而去東吳自此廣造軍器戰船分兵連路
把守江岸孫權自引大軍守柴桑郡令周瑜前去鄱陽湖
教習水軍以防江北之勢話分兩頭却說探細人回新野
報知劉玄德東吳新破黃祖將頭祭墓見今屯兵柴桑其
餘宗親分付江夏各處隘口未有渡江之意玄德正與孔
明談話間忽劉表使人來請玄德議事玄德問孔明此行
若何孔明曰此是江東新破黃祖故請主公商議必要報
仇之策也正欲與主公去走一遭荆州九郡沃野萬里用
武之地已在掌中矣亮與主公同行玄德留關公守新野
帶張飛引五百人馬往荆州來玄德馬上與孔明曰今見
昇升當以何對亮曰先當謝襄陽之罪若令主公征討江
東切不可應允但云容去新野收拾軍馬玄德並聽孔明

分有二而
光漢烈

釋教
嬖音

鎮守江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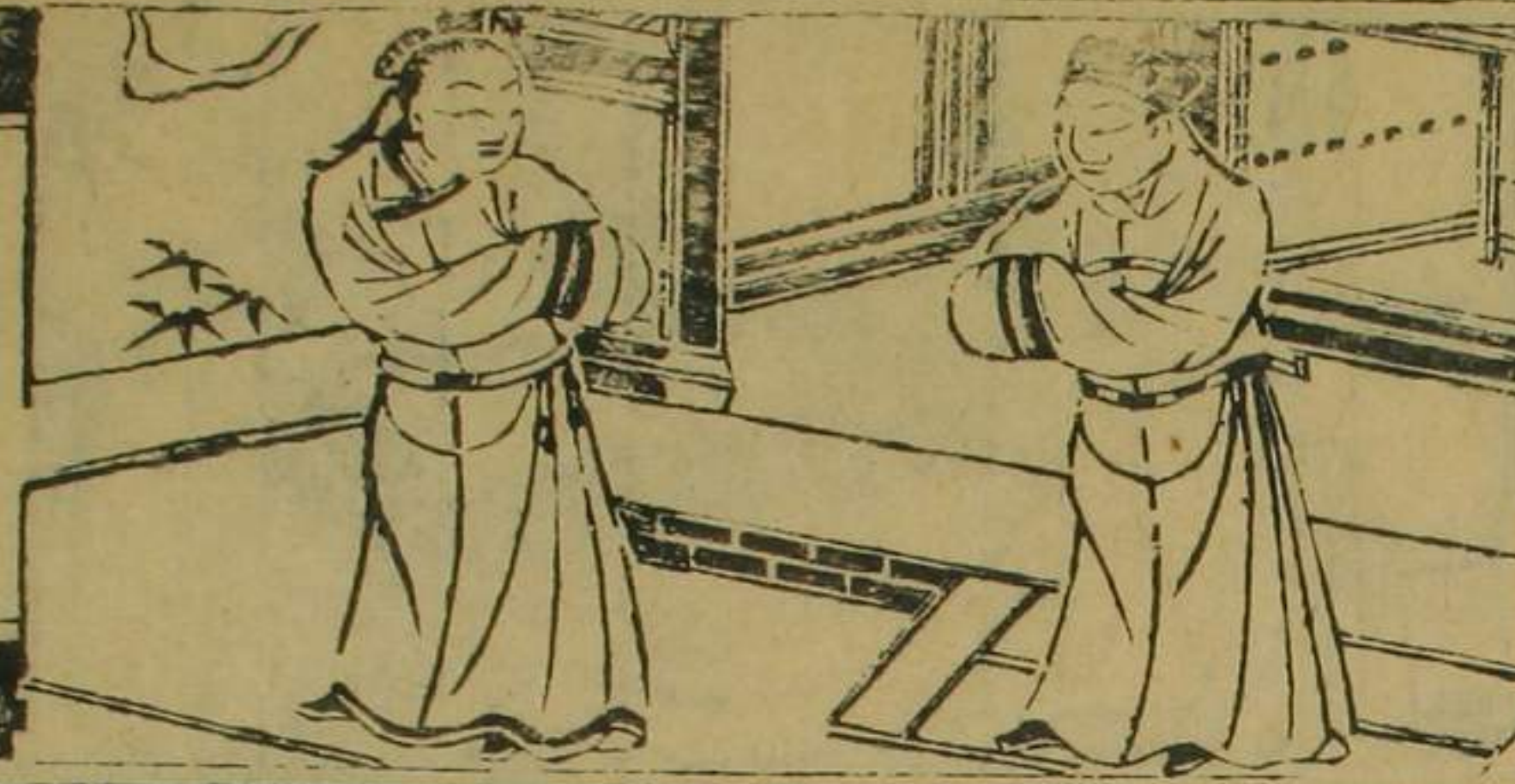


孔明教琦

知來日我使孔明回探汝可告知如不言如此如此琦謝而去玄德至五更推辭腹痛不起孔明去回劉琦禮孔明上馬到宅前下馬入見公子禮畢請入後堂茶罷琦告曰繼母之不容請先生一言活命孔明暗思恐有漏泄不便欲辭去琦曰先生不言則止何故相弃請入密室共飲數盃之後琦曰某有一古書愿先生教之孔明曰見在何處琦引孔明登後閣孔明求書觀之琦曰無乃言曰繼母之不容請先生一言活命孔明怒便起身見閣口胡梯已去琦告曰累求自安之策先生不見教恐他人漏泄也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出君之口入耳之耳可以教人乎孔明曰曰不可諫親新不可破舊欲得全身遠害今夜當思之琦曰繼母又不容先生又不教是絕路也愿死於君前掣佩劍自刎孔明急止之曰已有良計了琦拜曰請教之孔明曰豈不知春秋時晉獻公先妻生二子長曰申生次曰重耳妻喪後寵愛嬖妃亦生一子姬常潛於公欲

釋教
王梯
今荆
州古
在

劉琦拜送



孔明回館

殺之二子賢孝不忍誅之忽一日春濃姬喚申生同遊後園乃令獻公於高樓上簾內觀之姬以蜜塗衣髮上辟蜂聞香聞相撲之姬令太子趕蜂去獻公於樓上望見心中只疑戲弄心中恨之姬又詐言先君設祭令二子往祭之祭罷欲分食祭物左右曰祭母之物不可便食宜先奉上申生使人送之姬將毒藥於中以供獻公姬奏曰物自外來不可便食令喂犬大果死獻公大怒賜朝典命太子死重耳驚惶逃竄外拜一十九年方免其難後為晉文公申生之內而亡重耳在外而安公子何不效重耳乎江夏黃祖新亡缺人守禦何不上言乞屯軍此郡而避其禍耳琦再拜指教之言詩曰

荆州兄弟苦相猜
已使片言能救命

諸葛三絨口不開
至今尤有玉梯臺

劉琦取梯送孔明歸館驛以告玄德玄德大喜次日劉琦上言欲守江夏未有次第表交請玄德共議玄德曰江夏

按一統志
玄武池在
彰德府
西七十里
博望城在
南陽東
北七十里



苗操令夏侯惇

領兵伐玄德

一郡非親人不可守使劉琦去守極善東西之事父子當
之南北之事備應當之表曰近聞曹操新於鄴郡作玄武
池以教水軍必有征用之意弟宜防之玄德曰弟已知勿
復憂慮遂拜辭回新野令劉琦領軍三萬往江夏鎮守却
說曹操在許昌罷三公之階自為丞相以毛玠為東魯曹
祿崔琰為西魯曹掾司馬朗為主簿朗字百達河內溫人
也穎川太守司馬馬之孫京兆尹司馬防之子弟兄八人
司馬懿字仲達操命之季掾並典選齊之事文官齊備乃
聚武將商議南征夏侯惇進曰聞劉備在新野拜諸葛亮
為軍師每日教練軍士必為後患可早圖之操便令夏侯
惇為都督于禁李典為副將領兵十萬直到樊城要擒劉
備此行如何

諸葛亮博望燒屯

第一回

玄德
孔明
一時
君臣
相與
歡笑
雖不
張不
能所
以此
以而



徐庶操前

稱贊孔明

吾視劉備如猶鼠耳到彼必擒之徐庶曰將軍不可輕視
劉備今又得孔明如虎插翅操問曰孔明何人也庶曰他
覆姓諸葛名亮字孔明號臥龍先生上通天文下曉地理
熟諳韜畧有鬼神不測之機非尋常之輩也操曰此公若
何庶曰其乃螢火之光他如浩月也庶安能比於諸葛哉
此乃徐庶之詞夏侯惇叱之曰无直之言謬矣吾看諸葛如同
草芥耳何足惧之此番若不生擒劉備活捉孔明願納首
級操曰軍中無戲言惇曰願責軍令狀操曰汝早為捷書
以慰吾心之所望惇忿怒而辭曹操領軍登程却說劉備
自得孔明如魚得水待之如父雲長董德心中不悅乃曰
孔明年幼有甚孝識兄敬之太過又未見他真實玄德曰
吾得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閑張見說不喜
而退忽一日孔明謂玄德曰明公度劉荆州比曹操若何
玄德曰不及也孔明又言曰公自度比操若何玄德曰誠
不如也孔明曰既皆不及明公之衆不過數人耳以此待

成鼎
時之
業也

釋義

玄德
常言
孔明
如魚
得水
飛故
言此

親付孔明



玄德劍印

敵操兵一至當以何迎之玄德曰備深慮也未得其計孔明曰可召眾民以充其數亮自教之可待敵也於是招募新野之民得三千餘人孔明每日教以陣法一進一退不失其節忽報曹操差夏侯惇引兵十萬殺奔新野而來關張二將先得知正說間玄德請商議軍机關張入見玄德曰夏侯惇引兵十萬殺奔而來如何迎敵雲長默然不答飛曰哥自去便了玄德曰智憑孔明勇仗二弟何須還言語也關張出玄德請孔明入議曰今夏侯惇引十萬之兵何以迎之孔明曰但恐二弟不肯賓服如欲亮行兵願借劍印玄德只得付之孔明聚集諸將听令關張曰听了令出却作理會孔明曰博望城離此九十里左有山名豫上右有林名安林可以埋伏軍馬雲長可引一千五百軍去安林背後出谷埋伏只看南面火起便可出望城舊屯粮草處縱火掩之關平劉封各引五百軍預備引火之物於博望坡後兩邊相候至初更兵到便可放火已去樊城

關張二將



議論孔明

取回子龍合為前部只要輸不要贏把兵馬逆運退後主公自引一枝軍於中救援听計而行勿使有失張飛問孔明曰我等皆百里之外埋伏你在何處孔明曰我只自守縣張飛大笑曰見其智也我每都去廝殺你便在家坐地吾不去吾不去孔明曰劍印在此逆令必斬玄德曰豈不聞連籌帷幄之中央勝千里之外兄弟不可逆令張飛冷笑而出與雲長曰我二人且去看他計不應那時却來問他未遲二人去了眾軍未知孔明本事皆不賓服子龍引軍到孔明傳計子龍听受去了玄德問曰備若何孔明曰今日引軍去博望坡山下屯住來日敵軍黃昏必到坡下主公便排走路看火地為號主公便引軍回掩殺天明罷兵亮與糜竺糜芳引五百軍守縣孫乾簡雍偕慶賀筵席安排上功文簿發放已定玄德亦疑却說夏侯惇于禁車與兵到博望揀選一半精兵作前隊餘在後隨粮草車行是日秋七月間南風徐起人馬趨行已牌左側

評子龍退
笑亮排陣
○夏侯
侯惇
諸葛
之前
部而
及詆
徐庶
不知
兵比
為將
而驕
速敗
之道
也



子龍詎敗引

夏侯惇入山

在前軍望見塵頭起便將人馬擺開陣勢問鄉道這是那
里鄉官回答前面是博望坡後面是羅口川情傳令交于
禁李典押後親自出馬於陣前與同宗夏侯蘭護軍韓浩
及數十騎兩勢排開敵軍到處夏侯惇看了大笑眾將曰
將軍何故笑乎惇曰吾笑徐庶在丞相面前誇諸葛村夫
為天上人今觀他用兵可見了也似此等軍馬為前部與
吾對敵正如驅羊與虎鬪也吾前丞相面前一時誇要
活捉諸葛劉備今必應前言也不可停住汝與吾弟催攢
軍馬星夜趕到新野吾之愿也遂自縱馬向前打話新野
軍馬擺開子龍當先出馬惇罵曰劉備忘恩負義之賊你
等事他正如孤魂隨鬼耳子龍大笑曰你等隨曹操鼠賊
也夏侯惇大怒拍馬向前來戰子龍二馬相交戰不數合
子龍詎敗退走夏侯惇趕將來眾軍先退北軍掩至子龍
押後當抵約走十餘里子龍回馬又戰數合而走韓浩拍
馬向前諫曰趙雲誘敵恐有埋伏惇曰敵軍只如此雖有

評子龍退
笑亮排陣
○夏侯
侯惇
諸葛
之前
部而
及詆
徐庶
不知
兵比
為將
而驕
速敗
之道
也



火燒博望

魏軍大敗

十面埋伏吾何惧哉趕到博望坡一聲鼓響玄德自引一
枝軍出來接應夏侯惇回顧韓浩曰此即埋伏之軍吾今
晚不到新野誓不罷兵催軍前進玄德子龍當攔不住連
連望後便退天色黃昏濃雲密布又無月色狂風大作東
侯惇只顧趕前面敗走之兵名目認隊伍而去惇交催促
後軍上來于禁李典趕上窄狹處見兩邊都是蘆葦李典
兜住馬對于禁說道都督欺敵此去有失于禁曰我聞敵
軍甚不足惧也李典曰南道路狹山川相逼樹木叢雜恐
防火功夏侯惇省口而言曰文之則言是也欲要回軍只
听得背後喊声起望見一派火光着隨後兩邊芦葦中又
着四面八方火勢齊起狂風大作人馬自相踐踏死者不
計其數夏侯惇冒烟突火而走背後子龍趕來軍馬擁併
戰來且說李典急奔回博望城中火光一軍攔路當先乃
關公也軍兵大亂要奪路而走夏侯惇見糧草車一路都
着便偷小路而走夏侯蘭韓浩來救糧草車正迎着張飛

孔明初出茅勝曹兵固宜人踴躍此乃第一功也



玄德孔明

班師回新野

攔路交馬只一合刺殺夏侯蘭韓浩奪路走脫廝殺到天
明方才收軍殺得尸橫遍野血滿河渠史官有詩為証

博望燒屯用火攻

綸巾羽扇談中

濃雲撲面山川黑

烈焰飛來宇宙紅

不致夏侯誇勇力

故教諸葛有神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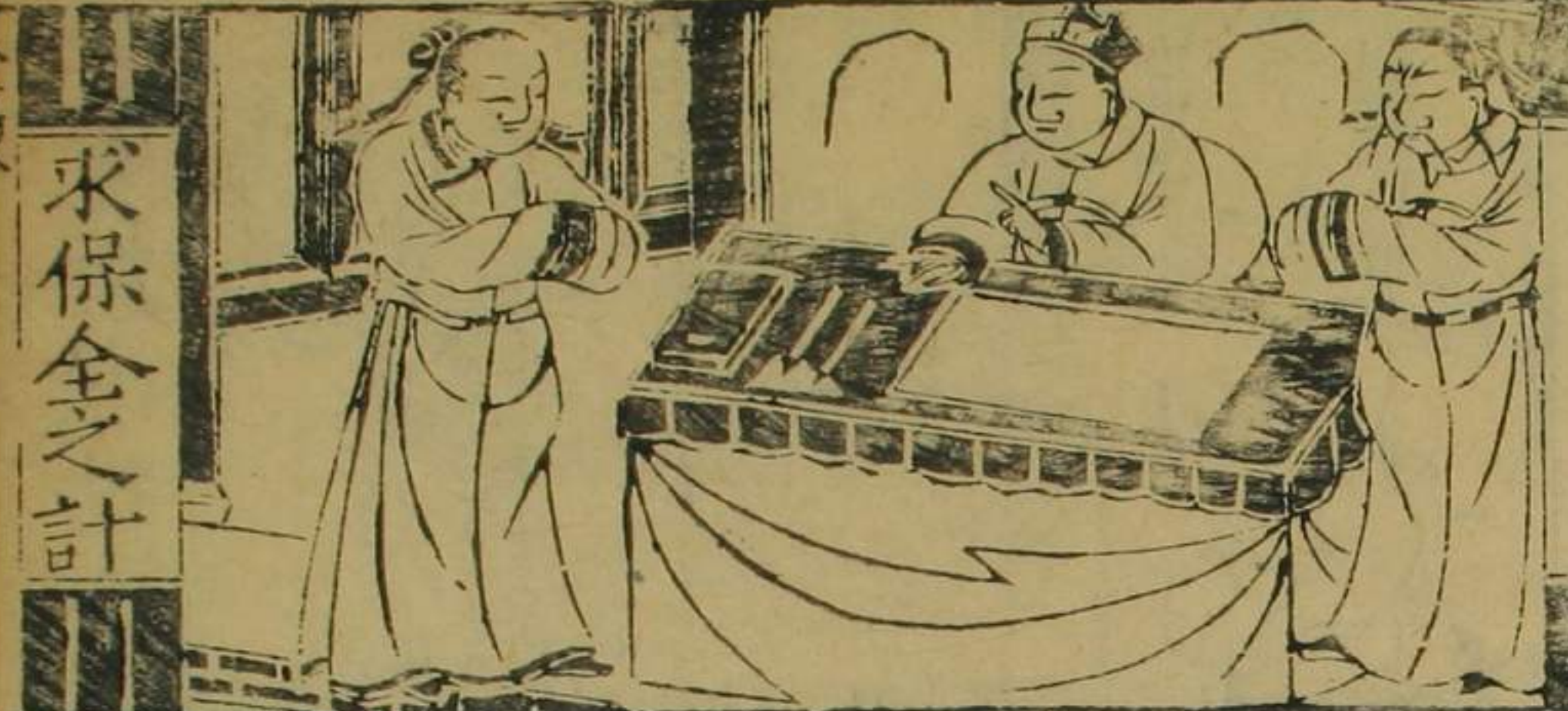
直須驚破曹瞞胆

初出茅芦第一功

却說孔明收軍關張二將馬上說孔明真英傑也行不數
里見輜車兩邊糜竺糜芳簇擁約有五百騎問之乃孔明
也二將下馬拜於車前須臾玄德子龍關羽劉封皆至收
軍聚眾班師回新野孫乾簡雍引新野父老出廓迎接望
塵避道拜舞踴躍而喜曰吾屬全生皆使君得賢人之力
也回至縣中孔明曰夏侯惇雖然敗去曹操必自引兵至
矣玄德曰似此奈何孔明曰亮有一計可教操軍其計如
下

玄德問孔明求保全之計孔明曰新野小縣不可久居近
敵荆州王粲說劉琮

評操自提兵曹自提大兵掃平江一海詭命



玄德問孔明

求保全之計

聞劉景升病已危篤借此一郡以畀安身兵精糧足可以
抗拒曹操也玄德曰公言至善奈何備感昇升之恩爭忍
畀之孔明曰今若不取後悔何及玄德曰寧死不忍作此
不義之事眾皆嗟嘆孔明曰且理軍務事靜軒詩云

天下紛紛逐鹿晨

餓禽尚且欲投林

不辜不義非貪取

真有中原王者心

却說夏侯惇敗軍回至許昌來見曹操自縛縛了跪於階
下請死操令解其縛請上廳問緣故惇言至博望坡下遇
敵軍欲盡力去取被諸葛用火攻因此自相踐踏十傷四
五操曰汝自幼行兵怎不知狹路用火攻惇言于禁曾言
悔之不及操又問于禁以前言答之操曰文則如見高見
堪為大將軍矣後來水滸七軍折了許多軍兵因此誤遂厚賞之操曰吾心
上只憂劉備孫權其餘皆不足介意吾今有百萬之兵不
乘此時掃平江南失機會也便傳令起軍馬五十萬詎呼
一百萬曹仁曹洪為先鋒張遼張郃為第二夏侯惇夏侯

固有在耶

評孔融諫操止操之備

孔融諫操

不可與師



淵為第三千禁李典為第四吾統文武大將為後隊各引兵十萬又令許褚作折衝將軍引三千鉄騎馬軍在先鋒之前所到之處逢山開路遇水登橋選日出師荀彧等守許昌選定建安十三年秋七月末旬丙午日出師時有大中大夫孔融上書諫曰荆州劉表新野劉備皆漢室宗親又不曾侵犯田界違背朝廷江東孫權虎踞六郡更有大江之險不易取也若吳無義之師傷折軍將此大失天下之望操叱之曰劉備數侮於吾乃吾之大患劉表養之必為反背安得已之耶再諫者必斬孔融出府長嘆曰以不仁伐至仁安得不敗乎時有御史郝慮從人聽得說與郝慮曰常被孔融侮慢心甚恨之入見曹操說曰丞相知孔融反乎操曰公試言之慮曰融尋常戲侮丞相丞相知之畧言一二正其罪丞相下令禁酒融上言天有酒旗之星人有頌酒之德故唐堯不飲無以成聖德且桀紂皆因好色而亡今世何不禁脂粉也此融之深託丞相也又常記

兵君子曰知大操又矣其為賊一且父子而殺之詩曰之子不秉心亦忍既他日孫子司馬

郝慮言陷

孔融一家



丞相一日問姐已之事以被武王斬之融對曰武王討姐已賜周公丞相此時深信之後聞人有云姐已被武王斬之丞相又問融曰以今時度之相當初如此矣此是孔融看丞相如何人耶又曾與禰衡互相贊揚衡贊融謂仲尼不死融贊衡謂顏回復生禰衡之辱丞相蓋融使之也此皆不足論融與劉表劉備甚厚常暗書往來融又曾對表權來使諷訕朝廷潛通消息此可見孔融大逆不道之情也操聞之大怒曰御史之言是也可喚此賊斬之便差呼廷尉來捉孔融孔融二子正在家奕棋左右急報曰尊君已被呼廷尉捉去赴法場二公子何故不走二公子曰安有毀巢卵不破耶言未畢呼廷尉又至盡收融家小斬之誅滅其族將融父子尸首掛於市上有京兆滕習抱已而哭曰文舉捨我而死吾何用生有人報操欲殺之或曰聞滕習常諫孔融曰公剛直太過必為後患乃義人也不可殺之操乃赦之收融父子尸首皆令塋之後史官憐

氏之手必也

劉表之名



劉表托孤

囑付玄德

孔融之才作詩贊曰

文華經幾代

滕習憐剛直

雙尸解送終

曹操令軍馬次第而行却說荆州劉表病重使人請玄德託孤此時尚未知曹操軍來劉玄德引關張星夜到荆州見劉表表曰吾今命在旦夕今託孤與賢弟我子不才將至零落我死之後賢弟可管荆州玄德曰備嘗盡竭忠誠扶助賢姪安敢以攝荆州之重任乎玄德力辭不受次日人報曹操軍馬到玄德急辭劉表星夜奔回新野孔明問其故玄德乃言託孤之事孔明曰主公不受禍不遠矣玄德曰景昇待我甚厚今若奉此事必以我為忘恩故不忍也却說劉表病在危篤又聞曹操百萬雄兵來平江夏此驚不小商議寫遺囑令玄德輔佐長子劉琦作荆州之主蔡夫人听得大怒閉上內門使蔡瑁張允把住其特長子劉琦知父病重急離江夏到荆州探問父病至門外蔡瑁

當世然外實內好無才而用不



蔡瑁止琦

不得入府

當住曰將軍今管江夏為何擅離其任至重你今輕騎而來倘東吳兵至如之奈何你若入去你父必生嗔怒轉增疾病非孝敬也君宜速回劉琦乃於外門大哭一場上馬回江夏八月戊申日劉表大叫數聲而死後史官有詩曰昔聞袁氏居河朔今日劉君霸漢陽

無央有謀空戰討

外寬內急遠賢良

紹因譚尚須傾國

表為琦琮立喪邦

現此可為千古戒

愧慙因是失荆襄

蔡夫人與蔡瑁張允商議假寫遺囑令次子劉琮為荆州之主方奉哀報文武知會此時劉琮年方十四歲頗聰明乃告眾人曰吾父乃漢室宗親有荆州之地今父辭世吾兄又在江夏更有叔父劉玄德在新野汝等立我為主兄與叔父問罪如之何也眾皆未有言對只見階下李班山答曰公子之言誠明至善可急發哀書報知江夏就立大公子為荆州之主劉玄德同理國事此可以拒曹操南可

獲非不幸也

蔡瑁張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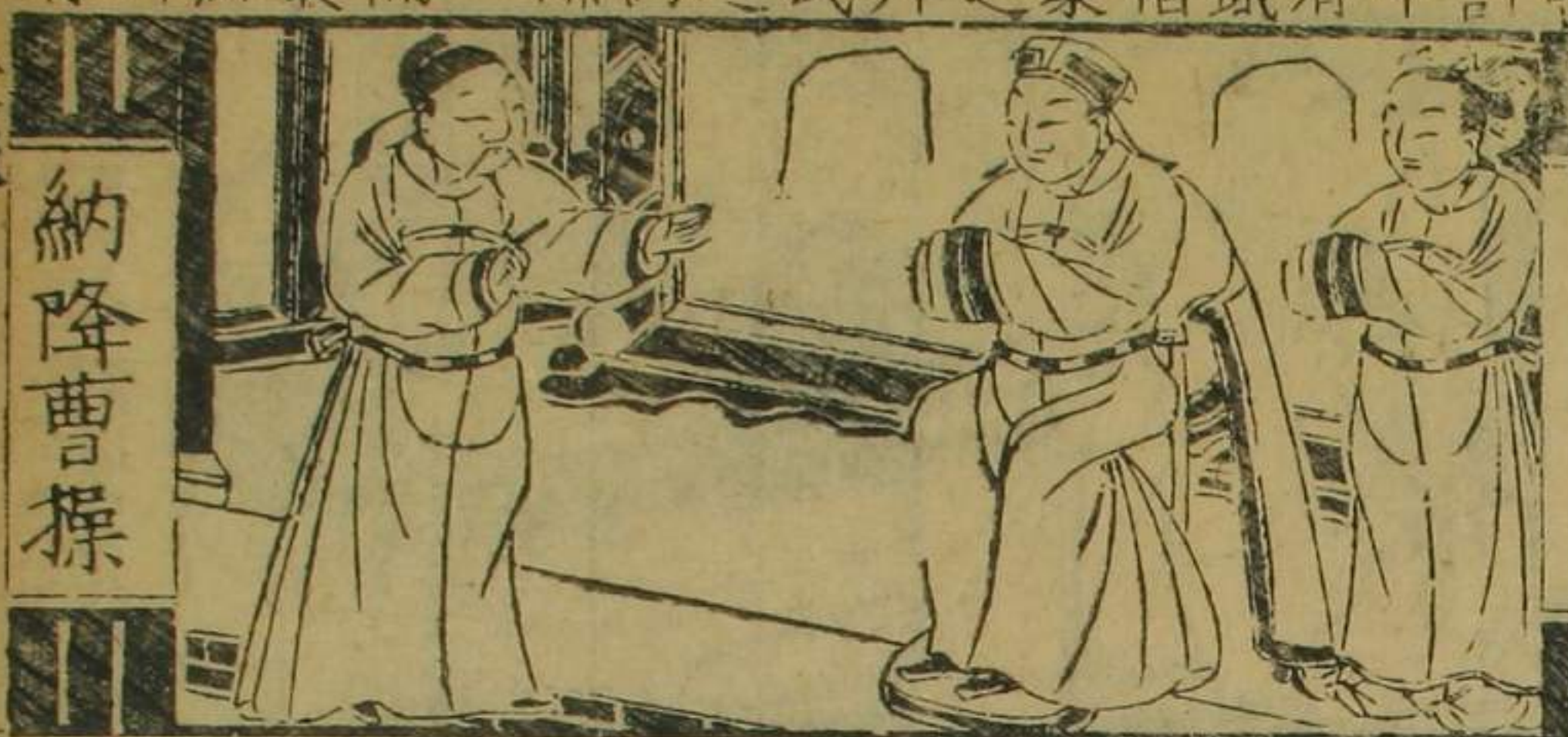


立劉琮為主

評琮不計劉琮

傳選降曹之計胸中亦有識獨惜王粲於外蔡氏於內故一書而荆劉非氏

王粲說琮



納降曹操

以敵孫權保萬全之計也蔡瑁向前言曰汝何敢亂言以別故主之言也李班山大罵蔡瑁曰皆是蔡家宗黨送了荆襄九郡寧死不愿亂法度也蔡瑁喝令推出斬之將首級擲於階下遂立劉琮為主不去報劉琦并玄德知將其靈柩上車蔡氏之宗族並領荆州之兵護送蔡夫人并劉琮前赴襄陽屯札以防劉琦玄德之亂就筮劉表於襄陽城東十里漢陽之原却令治中鄧義守住荆州琮到襄陽却才下馬只見飛報來說曹操大軍已離許昌徑望襄陽去也劉琮請蒯越蔡瑁二人商議東曹掾傅選字公悌進言曰今故主新亡大公子在江夏如何不知他若知時則與兵奪荆州矣此最利害一也如今主公自到襄陽又不報劉玄德知于今新野乃一江之隔他亦與兵問罪此是二利害也曹公引百萬之眾欲平吞江漢此是三利害也雖然有三愚獻一策使荆襄九郡安如太山亦足以保主公之名爵也劉琮問其策選曰不如將荆襄九郡人馬去

獻曹公曹公必重待於主公也琮呼之曰是何言也孤受先君之業坐尚未煖何故受於他人治下吾不為也慕賓王粲又曰其聞曹公乃人傑也雄畧智謀出世之才敗袁紹於官渡驅孫權於江東逐劉備於新野有敗敵之計不勝神妙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將軍若听粲之言捲甲倒戈應天順命以歸曹公曹公必重待將軍既保全家長享福祿垂名後世萬全之策也粲遭亂流落託命此州蒙將軍父子重用敢不盡言將軍聰聰勿使後悔琮曰先生之教是也此事亦須告稟於母蔡夫人在屏風後轉出而言曰仲宣之謀公悌之言與廢之皆見也何必告我便差人送降書以投曹公為父遠之計琮不得已揮淚而寫降書差宋忠潛地送投曹公處納降書宋忠直到宛城接着曹操獻上降書曹操大喜加宋忠為列侯賜衣服鞍馬分付交劉琮出郭迎接便着他未為荆州之主宋忠拜辭回襄陽將次渡江路上撞見一枝軍來宋忠無路得避只得迎

矣故 不答 蔡氏 失義 而大 玄德 之德 小信 之德

關公捉宋忠



來見玄德

之乃關雲長也盤問宋忠忠懼怕不敢抵頭只得實告之說荆州劉表已死劉琮為主聞得曹公軍馬到來使忠送降書到宛城投曹公也雲長大驚便捉宋忠到新野見玄德具說前事玄德聞知哭倒在地未知性命如何

諸葛亮火燒新野

玄德曰吾兄已亡劉琮納降歸投曹操情實慘傷張飛曰大事既然如此先斬宋忠便起兵渡江奪了襄陽殺劉琮等荆州便是哥有的也玄德曰你且戒口我自商量接劍指宋忠曰你眾人作事如此何不早來報我今欲斬汝頭以解其忿汝速可去忠曰恐縣外他人殺之玄德曰汝而復殺之非大丈夫所為也宋忠拜謝抱頭鼠竄而去玄德憂悶忽報劉琦使伊籍到來玄德思此人昔日之恩降皆而接問其來意若何籍曰昨者與大公子同守江夏今聞荆州已故不報喪差人於襄陽打聽虛實怕使君不知特令藉賚哀書上達皇叔玄德拆開視之曰

劉琦書報



叔父玄德

釋義 樊城 統志 今東 陽

孤子劉琦哀書上達 叔父大人鈞座前近聞君父薨於荆州繼母與蔡瑁張允同謀不報喪矯立弟劉琮為九郡之主大亂紀綱實難容忍伏望叔父憐憫盡起麾下精兵約會同滅惡黨共取先君之基業實為萬幸琦泣血拜書

玄德曰汝只知劉琮為主不知將九郡獻與曹公了也籍跪曰使君不如以弔喪為名前赴襄陽誘劉琮出接就而擒下盡拿諸黨殺之則荆州已屬使君矣孔明曰伯機之言甚善主公可從之玄德垂淚而言曰吾兄臨危之時託孤與我若背之吾死九泉之下何面目見吾兄耶孔明曰主公不卒此事目今曹軍已至宛城離此不遠怎生奈何玄德曰去樊城而避之正商議間數次人報曹軍已到博望坡了玄德教伊籍回江夏遂求計於孔明孔明曰且寬心前番一把火燒了夏侯惇大半人馬今番又教他中這條計我等新野屯劄不住了便差人四門帖起文標告

孔明傳令



諸將領計

示居民無問老小男女限即今跟我往樊城暫居不可自誤曹軍到此不仁必傷害百姓一連差十數次人催攢便行差孫乾簡雍二將往河東西岸調撥船隻救濟萬民然後差糜竺送各官老小到樊城住扎孔明喚諸將听令先差雲長帶一千人各將布袋去白河上流頭埋伏用布袋裝上磚土拒住白河之水到來日三更已後只聽下流頭人馬嘶喊此是曹操兵敗急取去布袋放水滄之却順河殺將下來接應雲長听計去了孔明又喚翼德可引一千軍去白河邊渡口埋伏曹軍被滄此處水勢却緩人馬必從此處逃命你可乘勢殺來接着張飛領兵去了孔明又喚趙雲你可引軍三千取荊荻乾蒿先放在新野近城人家屋上各處隅頭暴角上暗藏硫黃烟硝引火之物來日是日雞直日黃昏後必有大風起曹操必入城中安歇汝將三千軍先用火鎗火箭火炮放入城中去火勢大作城外吶喊只留東門友走你却在東門外伏定敗軍亂竄

立旗 綉曹 軍 紅 以 疑 曹 蓋 之 入 城 以 近 也

糜芳劉封



立青紅旗號

不可攔截只顧攻擊他敗軍無心戀戰奔走此乃寡敵衆之道也必得全功天明會合關張二將收軍便回樊城不可違誤趙雲听令去了孔明又喚糜芳劉封你二人可帶二千軍一半紅旗一半青旗去新野縣外三十里鵲尾坡前擺開青紅旗號混雜如曹軍一到糜芳一枝紅旗走在左劉封一枝青旗走在右他疑必不追趕却分兵去縣西南北角上埋伏只望城中火起便可進兵趕敗軍然後却來白河上流頭接應主公時刻休候二人去了孔明與玄德登高望之却說曹仁曹洪自為前部先鋒引大軍十萬戰將數員又有許褚銖騎軍望新野進發日當早午來到鵲尾坡相近問鄉道官前面離縣多少路答曰只有三十里許褚引探馬數十疋先行望見坡前人馬擺開拍馬報前面依山傍嶺一簇人馬盡行打青紅旗號不知多少許褚交把皂旗一招三千軍一齊向前糜芳劉封分為兩隊青紅旗各居左右二色旗不離隊伍不亂許褚扯住馬交

評火攻曹軍以暮夜而此火攻之勢原燎之勢而撲滅

曹軍大敗



火燒新野

休趕左右曰為何不趕許褚曰前面必有伏兵你門只就這里扎住我自去稟先鋒許褚一騎馬來見先鋒曹仁稟覆前事曹仁曰豈不聞兵法有虛實之論此是疑兵必無埋伏可速進兵追之褚再回坡前提兵直入其左遍於林下追尋不見此時紅日厭：墜西許褚却欲進兵入縣只听得山上大吹大擂褚引兵看時見山頂上一簇人其中兩把傘蓋着左玄德右孔明二人在山上飲酒許褚看見大怒尋路上山小狹路上播不砲石打將下來不能前進只听山後喊起許褚來尋廝殺天色昏了曹仁交去搶新野安身軍士四門突入並無阻當又不見一人曹仁曰此乃勢窮就帶百姓連夜去了衆軍權且安歇來日進兵軍士各自飢餓行乏都去奪屋造飯曹仁曹洪許褚都在縣衙安身初更後狂風忽起把門軍士飛報火起曹仁曰火是軍人造飯不小心遺漏不可驚動說未畢南門西門報來報火起曹仁急令衆人上馬時見滿縣火着上下通紅

曹兵被孔明



水火淹大敗

喊声大起當夜之火又大似博望燒屯之火後來史官有詩為証曰
奸雄曹操守中原 九月南征劉漢川
祝融飛下摩天焰 神機全在火攻篇
曹仁交將士冒烟突火探路說道東門無埋伏曹仁衝出東門：上火滾烟飛軍士逃出自相踐踏死者無數且說曹仁方才脫得火危背後趙雲軍馬趕殺各軍自要逃命那里肯回身廝殺撞着糜芳又殺一陣到四更時分人困馬乏一大半軍焦頭爛額却走到河邊人馬俱下河吃水水不過尺人馬皆在河內闡起上流頭關公望見新野城火起約會時分已到只聽得下流人馬喧鬧催軍一齊掣起布袋水勢望下流一衝人馬皆溺於內曹仁引衆將望水勢縵處奪路來到博陵渡口喊声大振一軍攔路乃燕人張翼德也當下如何

劉玄德走江陵

曹公命徐庶

評操用計招安先買民心曹徐庶招安



招安玄德

張飛引軍從下流頭殺將上來截住曹仁掩殺許褚交關到三十餘合許褚不敢戀戰奪路走脫張飛趕來接着玄德孔明一同沿河到上流頭糜芳劉封安排船隻等候一齊渡河孔明交將舡棧燒毀軍馬盡赴樊城去了却說曹仁引着敗殘軍馬就新野屯住等候曹洪去見曹操具言失利一事操大怒曰諸葛村夫安敢如此遂催三軍盡往新野漫山塞野下住寨柵操教軍掘山一面填塞河內引地必用先買民心民心若順從兵亦可守矣目今劉備盡遷新野百姓於樊城一槩進兵兩縣生民皆為齏粉矣不如先遣人招安劉備縱然不降亦可以宣愛民之心也若見事極愿降則荆州之地不須征戰矣然後率荆州之兵可高江南矣操曰可使誰去擘曰徐庶舊與劉備甚厚如肯來降免罪贈爵如若執迷不順時軍民並戮玉石俱焚操謂庶曰吾今知你忠誠不疑使之汝勿負吾庶領命而

評操用計招安先買民心曹徐庶招安



往襄陽逃難

玄德同百姓

行至樊城玄德孔明接見共訴旧日之情已畢庶曰操使某而米乃買民心之奸計也某若不還必惹萬人之笑遂又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圖王霸業之道惜以此方寸也今老母已喪無益於事終身不設一計非為人也公有臥龍輔佐何愁大業乎今操分八路之兵填平白河踏碎樊城公可速行勿請自誤庶辭去玄德與孔明曰似此如之奈何速走樊城取襄陽暫歇此為上計玄德曰曾奈兩縣百姓相隨許多時安忍棄之孔明曰可令人遍告百姓有愿相隨者同行不愿者畱下先使雲長去江南岸準備舡隻孫乾簡雍在市場上大叫曰今曹操軍將至樊城不可久守百姓愿隨者便請渡江兩縣之民若老若幼齊聲大叫我等已死亦隨使君號哭而行却說徐庶回見曹操曰劉備並無降意操大怒差五萬軍去填河八路軍討日要進却說新野樊城百姓听得大軍來扶老挈幼將男帶女滾滾渡江兩岸哭声不絕玄德於舡上大慟曰為吾一人

主一
以為
民具
此見于



玄德走襄陽

蔡瑁等射之

使百姓遭此大難吾何用生欲投江死左右止之聞者莫不慟哭船到南岸回顧北岸百姓不渡者望南而哭玄德急令雲長催船渡之方才上馬轉至東門城上遍插旌旗壕邊密布鹿角吊橋拽起玄德勒馬於壕邊大叫曰賢姪劉琮吾但欲救百姓與你並無異心可快開門人報劉琮恐怕而不能起蔡瑁張允得知劉備喚門逕來樓上叱左右亂箭射之城外百姓望敵樓而哭忽城上一將躍出拍馬提刀引數百上樓來殺蔡瑁張允其人身長九尺面如熏熏目若朗星似關公之狀貌武藝獨魁江表義陽人也姓魏名延字文長大叫曰劉使君乃仁德之人也汝等何投操賊偽求爵祿非義士之所為吾今愿請使君入城除賊輪刀便砍死守門將砍開城門放下吊橋大叫劉使君領兵殺入安民伐賊張飛躍馬却欲引軍入城玄德社住曰恐驚百姓城上放箭張飛恨不得踏平了襄陽曾奈玄德不肯魏延正鬧中一將拍馬引軍而至大叱魏延曰

按一
統志
劉表
墓在
襄陽
府城
東



玄德慟哭

劉表墳前

汝是無名小將安敢亂言以犯上耶其人身長八尺南陽宛城人也姓文名鵬字仲業乃荆州大將也挺鎗躍馬與廷交戰兩軍在城中混戰玄德曰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愿往襄陽矣孔明曰江陵乃荆州要緊之地不如先取江陵為家勝如襄陽多矣玄德曰正合吾意於是百姓盡望江陵而去魏延文聘交戰從已至午魏延軍折足馬而出後魏延趕玄德不見自去長沙太守韓玄處去了却說玄德同行軍民有十數萬大車小車數千輛挑担背包者不計其數於路道邊遇着劉表坟墓玄德引眾將下馬拜伏於道邊痛哭而告曰辱弟不才無德有失仁兄寄託之重此實不可得也望兄英魂垂救荆襄之民助備而退操賊言甚傷切三軍無不下淚后軍報曰曹操已在樊城使人於江上收拾船隻將次渡江趕來也可以速行孔明曰江陵險要可以拒守今領大眾十餘萬皆是百姓披甲者少日行十餘里似此幾時得到江陵倘曹軍至如何迎敵

全象

七

十二

張飛保後



軍民隨走

不如暫棄百姓先行為上。玄德曰：吾以仁義為本，今人歸吾，何忍棄之？百姓聞之，莫不傷感。後來史官習鑿齒評論此是劉玄德平生第一件好處。

評論曰：玄德顛沛險難而信義聰明，勢迫事危而言不失道思，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志隨逐之民而其與同敗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含蜜問疾而已哉！濟大業者，不亦宜乎！宋賢有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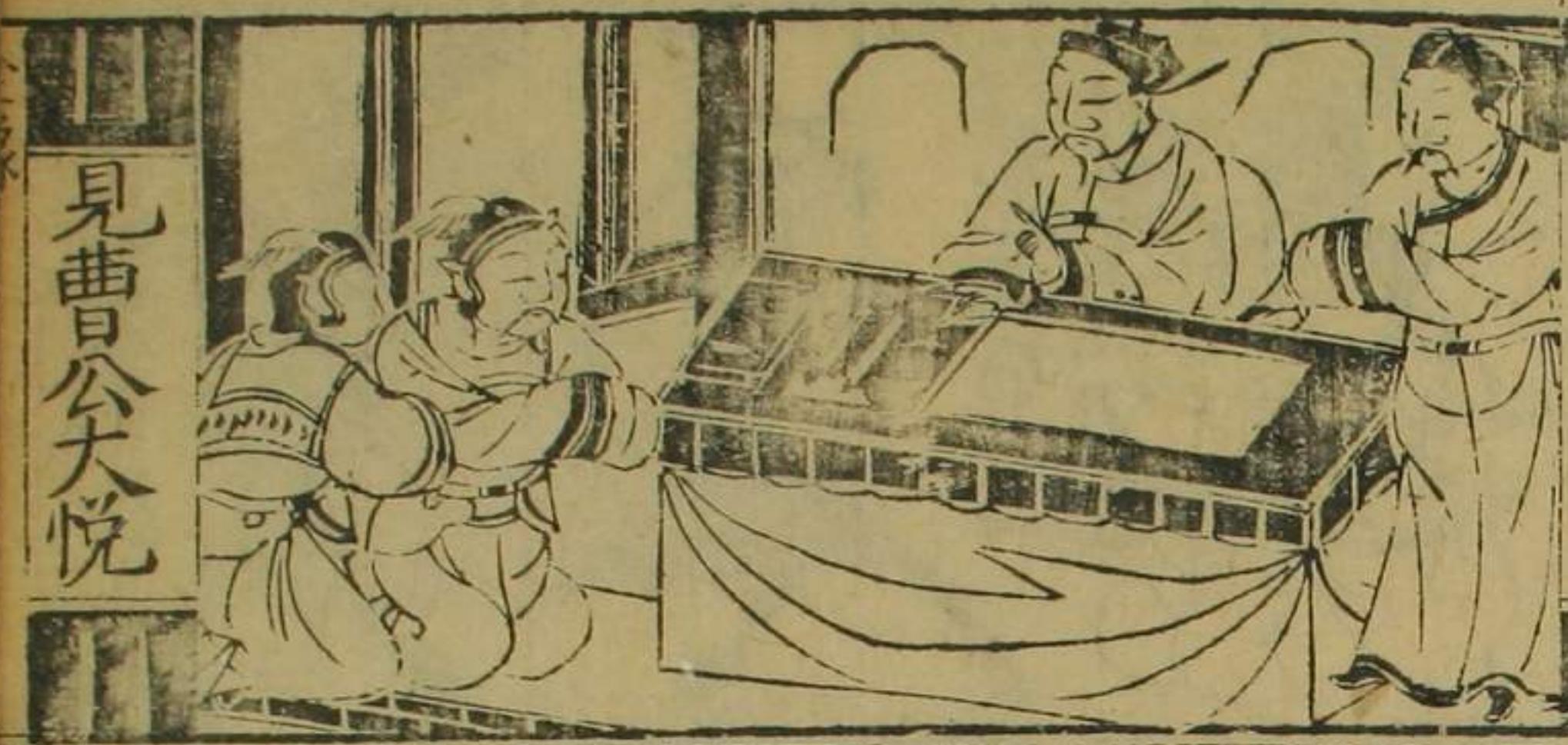
同難甘心隨百姓，顧恩揮淚動三軍。

襄陽官道與兵日，行客猶然憶使君。

玄德帶着百姓而行，孔明曰：追兵不久必然至也，可遣關公江夏求救於公子，令起軍來聚會於江陵，玄德從之。修書交雲長，雲長引五百軍速往江夏求救。雲長去了，孔明曰：令張飛斷後，趙雲保老小，其餘大官百姓而行，日行十餘里，却說曹操在樊城使人渡江喚劉琮相見，琮未敢往。

今屬襄陽府

劉琮命使



見曹公大悅

蔡瑁張允請了劉琮，文聘同去，聘曰：為大將不能保全荆州，當待死而已，不肯同去。王威密告琮曰：今曹操得將軍降，劉備已去，必懈怠無備，若給威奇兵數千，乘虛搵險擊之，操可獲也。操威鎮天下，坐如虎踞，中原雖廣，轉變而定，非涉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雖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聞之，告蔡瑁，叱之曰：王威不知天命，逆順之理，安敢說吾主公也。威怒曰：賣國之徒，吾恨力不加以啖汝也。瑁欲殺之，蒯越勸免，瑁與張允同至樊城，拜見曹操，辭色甚是奸佞。操問荆州錢糧今有多少，瑁曰：馬軍五萬，步軍十五萬，水軍八萬，錢糧大半在江陵，其餘亦足供一載。操曰：戰船多少，原是何人管領？瑁曰：大小戰船七十餘隻，原是某二人管領，操加蔡瑁為平南侯，水軍大都督，張允為助順侯，水軍副都督。二人拜謝，操曰：劉表在日，希望為荆州王，不遂其志而死，今子劉琮既降於吾，當表奏天子，必封王位。二人大喜而退。荀攸曰：主公不識人耳。蔡瑁張允

可謂了了之

評諸命將操劉涇命陵命聘路起蓋時此心必欲



曹公差人獲

孔明家小

劉琮而哭于禁喝軍士下手止有故將王威奮力與于禁相殺被亂軍殺之可惜劉琮被于禁全家殺了靜軒詩曰
疎賢信佞欲偷生 誰知曹操不容情
晨牝懦兒駢首戮 空歎荆襄九郡城
却說曹操痛恨孔明使人去隆中尋孔明妻小殺之搜尋不見元來孔明先令人搬去三江內隱避之操深恨之言襄陽既定劉備已去二十餘日荀攸進言曰江陵乃襄陽重地錢糧極廣劉備奪之急難搖動矣操急然曰何不早言孤幾忘之隨即喚集諸將新舊皆至獨無文聘操使人尋之方才來操曰何來遲也聘對曰不能輔弼劉荆州以奉國家荆州雖亡嘗愿撥守漢川保全四境生不負於孤忠死無愧於臣下而計不得已乃至如此實為悲慚無顏早見耳遂乃流涕操愴然曰仲業真忠臣也除江夏太守賜爵關內侯交文聘引兵指路操問左右曰此時劉備約行多少路知者答曰劉備一同百姓日行數里計程只有

釋義 異度 乃前 越字 也



劉琮同母

拜降曹公

文聘乃諂佞之輩何故加此顯官更令都督水軍乎操笑曰吾豈不知人耶吾乃投北之衆不習慣水軍水戰今權且用之事定之後便當殺戮苟倂見說愕然却說蔡瑁張允回見劉琮且說曹操許封王之事琮大喜次日與母蔡夫人賞印綬執兵符親自渡江伏道拜迎曹操撫慰了當一同入城蔡瑁張允令襄陽百姓具香燭迎接文武官員拜於塔下操喚蒯越近前撫慰曰吾不喜得荆州喜得異度耳加蒯越為零陵太守樊城侯光祿勳傳還為關內侯王粲為關內侯丞相掾以下十五人皆為列侯劉琮為青州刺史便教起行琮大驚辭曰不愿為官愿守父母鄉土而已操曰青州近帝交汝隨朝為官免在江漢被人害也琮再三拜辭不得只得拜謝與蔡氏望青州而去只有故將王威相隨其餘官員送至江口而別操喚于禁囑付曰你可引五百輕騎趕上劉琮全家殺了以絕後患于禁領命便行趕到數里傳丞相令旨交殺汝等蔡夫人抱

其吃而促之斃而后已

漢縣名今屬襄陽府

曹兵追趕



劉玄德

三百餘里操令部下選精兵五千速急前去限一日夜趕上劉備後大軍陸續便進如送令者斬諸將得令帶領軍馬星夜趕來未知性命如何

長坂坡趙雲救主

却說劉備與十數萬百姓一程一程推着望江陵進發分付趙雲保護老小張飛斷後孔明曰雲長出了絕無音耗不知如何玄德曰欲煩軍師親往催促劉琦劉琦昔日感云之教以獲全生親去事必諧矣孔明不敢推辭引劉封帶五千軍先往江夏求救去了當日玄德與簡雍糜竺糜芳在馬上正行之間忽見一陣狂風就馬前撮聚塵土衝天而起平遮紅日無光耳邊只聞哭聲嗥啕玄德驚曰此是何兆也簡雍頗明陰陽袖占一課失聲曰大凶之兆也應在今夜主公可速棄百姓而行玄德曰吾從新野相隨到此安忍棄之雍曰主公不棄禍在近矣玄德問前面是何處對曰前面即是當陽這山谷名為景山玄德交只就此

張飛大戰曹兵



救玄德回寨

處屯扎秋末冬初涼風透骨宿到四更時分只听得西北角上喊声大振玄德上馬引本部人馬乘黑來迎精騎掩至勢不可當玄德死戰正在危急得一將衝殺而來乃張飛也殺開一條血路救得玄德望東而走回頭觀看南有千百人馬殺到長坂坡下文聘當先攔路玄德罵曰背主之賊非大丈夫也文聘羞慚滿面領軍望北而去背後許褚趕來張飛當先保着玄德殺散鐵騎迤邐望東而走喊声漸遠玄德方才歇下回首隨行止有百餘騎老小簡雍糜竺糜芳趙雲皆不知下落玄德望西哭曰居民十數萬皆因恋我遭此大難吾家老小不知下落存亡寧不悲乎正恓惶哀哭之中忽糜芳面上帶箭跑馬而來報曰反了常山趙子龍投曹操也玄德叱之曰子龍是吾故人安肯反耶張飛曰他見我等勢窮身投曹操以取富貴此乃常理也何故不信玄德曰子龍與我相從於危難之中心如鐵石豈以富貴而搖動手糜芳曰我自見他引軍投曹操

此是玄德知人處○
張飛原來處○
常要鞭撻軍士
看少長
此橋
皆是以
木植

張飛引兵



過長坂橋

去了何故不信玄德曰子龍必有事故再說子龍反者斬之張飛曰弟親自尋他去如撞見一鎗搠死玄德曰休差疑了豈不見二兄誅顏良耶子龍必不棄我任他自去不要相逼張飛喚眾將跟我來只有二十騎隨行餘者跟玄德原來張飛常鞭打軍士愿跟者少張飛引着二十騎同至長坂橋此橋只是木橋飛乃回看橋東一帶樹木心生一計此粗人教這二十騎却砍下楊柳拴於馬尾上只在林子背後往覆馳驟飛着笑曰是二十騎當五千軍飛自橫矛立馬在橋上凭西而望却說趙雲四更軍來便去廝殺往在曹軍陣裡尋不見玄德又失散主人老小趙雲自思曰主人家眷二十餘口至親三口其糜二主母小主阿斗都分付在我身上今日亂軍陣中失散有何面目見主人乎不如決一死戰以報平日知遇大恩此時趙雲有三十四十騎隨後挺鎗拍馬在亂軍中尋覓見兩縣百姓號哭之声振天動地中箭着鎗死者拋男棄女者重傷帶血而

此石

子龍撞見



簡雍被傷

奔走者跌人見了恁不心酸十餘萬居民四面八方亂竄子龍正行之間見一人倒在草中子龍近前荒看却是簡雍子龍急問曰曾見主母乎雍答曰我與你一處趕散二主母棄了車仗抱了阿斗公子而走而飛馬過山坡被一將背上一鎗跌下馬來馬被奪去我閉關不得趙雲從騎有馬借一疋又着二將伏着簡雍先去報主人我上天入地好歹尋主母如不見拚死在沙場矣交扶簡雍上馬令跟隨者盡脫衣甲好生伏事先去報知雲又引軍進前追尋忽一軍大叫將軍幾聲趙雲問曰你是何人答曰我是劉使君帳前小卒護送車仗的數箭射倒我在此趙雲便問夫人消息軍答曰却才見夫人披頭洗足步行跟一夥百姓投南而走雲見說也不回顧望南趕來見一夥百姓男女數百餘人相結而行趙雲問曰中間有耳夫人否夫人在眾中回視見趙雲放聲大哭雲滾鞍下馬扎鎗而泣曰使主母失所雲之罪也雲又問糜夫人并小主安在耳

趙雲尋見

評趙雲勇義
趙雲既救
蘭雅又救
糜竺及耳
夫人出於
亂軍自是
羨勇



耳夫人

夫人答曰我與糜氏被趕荒棄車仗雜於百姓內步行又撞一枝軍馬來衝散糜氏抱着阿斗不知何在我獨逃生至此言未畢百姓發喊有一軍來趙雲綽鎗上馬看時前面綁着一人乃糜竺也背後一將手提宝刀又有千餘騎跟着乃是曹洪手下部將淳于芳拿住糜竺正要解去獻功被趙雲大喝一声刺於馬下衆將向前救了糜竺奪馬二疋趙雲請耳夫人上馬前面殺條大路直送到長坂橋見張飛立馬橫矛於橋上大叫子龍你何反我哥趙雲曰我因尋不見主母以此落後安肯反耶飛曰不是簡雍先來報我見你時那得干休雲曰主公在那里飛曰只在前面不遠雲曰糜子仲你保夫人先行我再尋糜夫人并小主人來言罷引從騎再回旧路正行之間見一將手執着一口劍引十餘騎躍來趙雲更不打話直取那將方才交馬一鎗刺着倒撞下馬從者奔走那員將是曹洪隨身背劍心腹人夏侯恩元來曹操有劍兩口一名倚天一

子龍為主
為之心
至此亦切

恩奪劍一把

趙雲殺夏侯



名青紅倚天自佩青紅交夏侯恩佩之倚天振威青紅殺人皆砍鉄如泥當日夏侯恩以為自是無人可敵却撞見子龍一鎗刺死馬下就奪那口宝劍看時有餘金紅線劍字方知是好劍也後軍已到馬軍步軍漫山遍野而來圍定百姓擄掠財物趙雲挺鎗拍馬殺透重圍回頭視之見從騎漸分散又殺一回只剩得獨自趙雲無半點退心只顧往來尋覓但逢百姓便問糜夫人消息忽一人指曰夫人抱着孩兒腿上着一鎗走不得只在前面墻缺裡坐趙雲迎來尋只見一個人家被火燒壞短土墻內糜夫人抱着三歲幼子坐在地上而哭趙雲看見下馬入見糜夫人夫人曰妾今幸得見將軍此子有命矣望將軍可憐他的父親飄流半生止有這點血脉將軍可護持此子交他見父一面妾死無恨矣趙雲曰乃雲之罪也不必多言請夫人上馬趙雲步隨但遇敵軍必當死戰糜夫人曰不然將軍不棄此馬則此子亦好矣妾帶重傷死何惜哉望將

若註 後來 子龍 不武 入武 臣甫 每子 胥把 門蓋 因嚇 喝主 母以 致喪 命亦 思不 忠也



趙雲尋見

糜夫人

軍可憐速抱此子去勿以妾累你也雲曰喊声又近賊兵又到速請夫人上馬糜夫人將阿斗遞與趙雲曰此子性命全在將軍妾委實不去了也休得耽誤趙雲三回五次請夫人不肯上馬四邊喊声大奔雲思無奈喝曰如此不听吾言糜氏棄阿斗於地遂將頭撞牆而死

評論曰

糜氏之死論者以因子龍一喝所致故忠臣廟子龍遂不得入只與子胥把門以愚庸見論之糜氏死時諒必自度倘從子龍之言或三人俱至喪命已與子龍不足惜阿斗独不足惜乎所以寧先死使子龍無累得全阿斗耳豈因一喝哉且子龍之過亦充類至義之蓋也子胥不得與同語何也蓋子龍之喝乃無心之失子胥之鞭乃有心而為耳學者須詳觀其行事而原其心以別玉石可也慎毋如矮人看場云後來史官讚夫人曰賢哉糜氏 內助劉君 言辭不失 進退有倫

評子 龍抱 以一 主人 抱一 殺晏 明又 逢張 帥方 際主 坑而 即湧 出此 固子 右之 萬人 敬亦



趙雲抱阿斗

殺出乱軍中

心如金石 志似松筠 身雖歸土 名不污塵 千載之上 德配湘君

趙雲就堆土牆而掩之解開勒甲絛放下掩心將阿斗包護在懷中而祝曰我呼汝名字汝應言罷綽鎗上馬早有二將引軍一隊圍定土牆雲乃拍馬挺鎗殺出牆外攔路的乃曹洪手下副將晏明也手持尖刀來迎不二合雲一鎗刺晏明於馬下衝開一條路正走之間前面又一枝軍馬擺開為首一大將乃河間府張郃也趙雲更不打話來戰張郃約鬪十餘合趙雲料道不能勝奪路而走張郃背後趕來趙雲和馬連人跌下土坑忽然紅光紫霧從土坑中滾起其馬一湧而起後人有詩曰

當陽救主顯英雄

殺透曹兵幾萬重

馬湧紅光離土穴

子龍懷內抱真龍

人馬湧出土坑張郃大驚而退趙雲又走背後二將大叫趙雲休走前面又有二將四般軍器來到背後的是馬延

是日
十二月
年一
子一
胸臆
故有
以神
異也

曹公稱羨



子龍之勇

張顛前向的是張尚墨觸皆是袁紹手下將趙雲力戰四
將殺透重圍馬前馬後步軍齊擗趙雲趙雲拔青紅劍亂
砍步軍手起處衣甲平過血如湧泉染滿袍甲猶如砍瓜
切菜不損半毫直寶劍也却說曹操在景山頂上高坐望
見一大將橫在軍中亂砍軍將所到之處威不可當曹操
急問左右曰此是誰將曹洪听得飛身上馬下山大叫曰
軍中戰將原晉姓名趙雲聲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曹
洪回報曹操曰世之虎將也吾若得此人何愁天下不
得可速傳令差十餘騎飛報各處如子龍到處不許放冷
箭只要活捉的因此子龍得脫此難乃是主人洪福之所
致也却說趙雲是日身抱後主在懷殺透重圍砍倒旗三
面奪旗三條前後鎗刺劍砍曹軍名將五十餘人其餘士
卒不計其數後史官有詩為証

血染征袍透甲紅 當陽誰敢與爭鋒
古來衝陣扶危主 先許常山趙子龍

趙雲戰殺



鍾繯鍾紳

又有詩一首單道主人之福
紅光罩躡困龍飛 征馬衝開長坂圍
四十二年真帝主 將軍應是顯神威
又詩一首單道將軍之能
八面威風殺氣飄 擎着寶駕獻功勞
非干後主多洪福 自是將軍武藝高
司馬溫公有長坂詞為証
當陽草 點：班：如血掃
借問時公何事因 子龍一戰征旗倒
曹公兵將魂魄飛 殺入重圍保家小
至今此血尚猶存 不見英雄空懊惱
當時趙雲殺透重圍已離大陣身上血染污滿袍鎧正行
之間山坡之下兩路兵出截斷去路旌號分明乃是夏侯
惇部下大將兄弟二人一個鍾繯一個鍾紳使大斧紳
使畫戟大喝趙雲快下馬受縛背後張遼許楮引軍趕來

言人皆言子龍於德救於不懦也



趙雲長坂

橋見張飛

四下喊聲大振子龍如何逃生
張翼德拒水斷橋
鍾繇弟兄二人乃河內人也自幼學儒後來棄文就武與夏侯惇作副將當日攔住趙雲趙雲見後頭追兵趕來大喝一聲徑取鍾繇揮大斧來迎兩馬相交戰不三合一鎗刺鍾繇於馬下衝路便走鍾繇要報兄仇挺方天戟趕來馬尾相啣那枝戟只在子龍後心裡影弄子龍大怒撥轉馬右手撥過畫戟左手掣出帶血青紅劍連盔帶腦砍去一半鍾繇落馬身亡餘者奔回子龍得脫望長坂橋而走後面文聘引軍趕來子龍到橋邊人困馬乏見張飛橫鎗立馬橋上子龍到橋叫曰翼德救我張飛應曰汝可速行吾自當了却說子龍過橋約行三十餘里見玄德等皆懋於林下見子龍血污渾身玄德泣而問曰子龍懷抱何物子龍喘氣未定而言曰趙雲之罪萬死猶輕跪在地下泣曰糜夫人身帶重傷不肯上馬投壻而死雲已埋之

子龍救阿斗



見劉玄德

所抱公子身突重圍而出凡遇敵軍與戰十數番奪得青紅劍砍死無數將軍皆托主公洪福幸而得脫適來公子尚在懷中應聲此一會絕無動靜多是不保矣遂解甲視之阿斗方纔睡醒子龍雙手遞與玄德曰幸喜公子無事玄德接過擲之於地下指子龍言曰為你孺子幾乎損吾大將用奸賊子龍泣拜謝之曰雲雖肝膽塗地不能報也後賢有詩曰
曹操軍臨飛虎出 趙雲懷抱小龍眠
無由撫慰忠臣意 故把親兒擲馬前
眾將救起公子哭感糜氏於林中少歇却好文騁一枝軍先到長坂橋見張飛取盔放於馬鞍前橫矛立馬在橋上倒豎虎鬚睜圓環眼又見橋東樹木背後塵頭起樹影內旗幟往來勒住馬不敢近前俄延等着曹將來只見曹仁李典夏侯惇樂進都至見張飛橫鎗獨立在橋上又恐是諸葛之計皆不敢進兵扎住陣脚使人去飛報曹操曹操

張飛一威而退曹兵百萬自是猛將



張飛唬退

曹操軍馬

聞知火急上馬從陣後來却說張飛隱見軍後青羅傘蓋招颯而來料得是曹操飛乃高聲叫曰燕人張翼德在此誰敢與吾決死敵聲如巨雷曹軍聞知盡皆退避曹操急令去傘蓋回顧左右曰曾聞關公日日所言百萬軍中梟大將首如探囊取物也張飛見他去其傘蓋睜目又叫曰吾乃燕人張翼德誰敢與吾決死敵曹軍聞知皆有退去之意飛見操後軍陣腳移動挺鎗叫曰戰又不戰退又不退說聲不絕曹操身邊夏侯霸驚得倒撞下馬操便回馬諸軍眾將一齊望西奔走正如黃口孺子乍聞霹靂之聲病瘦樵夫忽听虎狼之吼人馬如潮退去自相踐踏各逃性命後有詩曰

長坂橋頭殺氣生
橫鎗立馬眼圓睜
一聲好似轟雷引
獨退曹公百萬兵
又詩曰
百萬軍中斬將還
探囊取物不為難

顛音戰音撼音寒上聲



敗軍驚走

失散遍野

當初因听雲長語致使曹兵心胆寒蜀有諸將惟有張飛最雄有篇古風曰因據橋而決死當斷水以成功如激電之煌諸兵不息躄昂然而凜忿氣凌空振甲披袍橫鎗立馬眼突睛有若銅鈴口露牙渾如銀鑿威名揚於四海殺氣冲於斗牛當陽道上如猛虎之盤桓長坂橋前若天神之把守惟曹公之勢萬里鷹揚統千員之將士驅萬隊之豺狼劍光燦爛耀日月之精華戈戟翩翩冲斗牛之殺氣振乾坤而虎視驅萬里而鷹揚時也稱伏荆州襲追玄德勢拔蒼海之龍鬚力挫丹山之鳳翼斬鯨龍於須臾獲山河於頃刻何期天意之有定乃遇燕人張翼德虎鬚倒豎起平地之風雲環眼圓睜轟九天之霹靂忽見橋梁撼顛水波倒逆蛟龍奔騰於四海魚鱉跳躍於江河千山猛獸齊伏頭而喪胆萬林飛鳥俱失脚以潛踪動九霄之間隘驚萬里之貔貅於是人馬逃生旗戈

考註
是馬
司公
溫公
嘆孤
窮玄
德之
英雄



曹操撥馬

落冠而走

盡倒棄鎧甲於沙場拋兵器於草野先鋒猛將失寶劍以亡魂護衛軍兵墜雕鞍而撞腦若至奸雄曹操校計萬端吞諸侯於紫塞挾天子於金匱畧見威風頓絨絳而回駿馬忽聞姓字墜玉帶以落冠簪蓋因雲長當時官渡一語曹操罵於衣襟為之明言施勇烈之高名救孤窮之先主立勳業於千年播威風於萬古
曹操聞翼德之名飛馬望西而走冠簪盡落張遼許褚二將趕上扯住馬前環轡曰料張飛一人何足惧哉請丞相急回整理軍馬向前劉備可擒也曹操方才神色備回與張遼許褚再來聚集軍馬却說張飛見曹公兵一湧而退不來追趕逕撥從騎二十餘人來到橋邊下馬拆斷橋梁後上馬來見玄德玄德問其故飛言斷橋一事玄德曰兄弟勇則勇矣但可惜失於計較張飛問何為玄德曰曹公有謀深通兵法人也汝不合拆斷橋梁操兵追至矣張飛曰弟一喝后軍退數里而去何敢再追玄德曰汝若不拆

江夏
今時
鄂縣



標令張遼等

再探消息

橋梁彼恐吾有埋伏特疑而不敢追今若拆之彼必料吾無軍怯而斷橋矣彼有百萬之眾雖涉江漢可填而過何惧一橋而不能取彼必追至近矣可從小路斜逃漢津棄却江陵乃望沔陽路而去却說曹操收住軍馬使張遼許褚來探消息回報曰路已拆橋公曰吾失計較矣他既拆橋乃心怯也可差一萬軍連搭三條橋即今要過李典進曰恐是孔明謀謀不可輕視操曰張飛是一勇夫安有謀也可速進兵却是玄德正行之間漸近漢津忽見後面塵頭起處鼓聲連天喊聲不絕玄德曰前有大江後有追兵吾無路矣怎生奈何
劉玄德走江夏
第八十四回
却說曹公領兵追趕細探報曰劉備只有百餘騎相隨而走操自拍馬部領眾將趕上張飛趙雲只得奮命抵敵操曰劉備乃網中之魚穿內之虎不就這裡擒捉更待何時若还走了如放魚入水縱虎歸山不可拋戟一發向前眾

按綱目注春秋時謂之江未置即三國更名武昌臨鄴



關羽借兵

將齊呼言領丞相命一声大喊却欲進前山坡邊鼓聲響處一隊軍馬飛奔出來大叫曰吾在此等候多時當頭一員大將手執青龍刀坐下赤兔馬元來關公往江夏借兵一萬探知當陽長坂大戰特地從此截出也曹公一見雲長英雄奔勒馬回又中孔明之計曹軍急退雲長趕殺十數里復回來保護玄德直到漢津已有船隻伺候軍士盡皆下船雲長與玄德并其夫人阿斗在於船中便放船開雲長問玄德二嫂：安在玄德說起當陽之事離亂困苦雲長嘆曰當日獵於許田之間若听羽之言可無今日矣玄德曰此時亦為國家惜耳若天輔漢安知此不為福也後來史官裴松曾褒貶玄德此言非真心也論曰當時玄德在許田時曾與董承同謀且夕泄漏不克殺曹公耳若為國家惜之安肯為是雲長此時怒殺曹公玄德不肯從者因時恐懼曹公心腹牙爪之威也操雖可殺亦自不能免禍以為國家惜而答雲長非本心也

評琦見玄德君臣復聚共訴失將軍之敗事



孔明劉琦

乃歸詞耳玄德正訴之間忽見江面上舟船如蟻順風而來大鳴戰鼓玄德失色見一人白袍銀甲立在船頭上相近叫曰叔父別來無恙玄德視之乃劉琦也走至船上相抱而哭琦曰听知叔父困危小姪特來相相應合一處同舟而行在船中正訴情由江面上一字船擺開眾視之乃孔明也後百孫乾玄德慌請過船孔明曰自離主公見了公子先差雲長於漢津大路而接料曹操必來追趕則主公必不從江陵斜取漢津矣又請公子來接應某往夏口盡起民兵又來接應玄德大喜商議破曹之策孔明曰夏口城險頗有錢糧雖小可守請主公於夏口屯住公子再回江夏整頓船隻收拾軍馬為首尾之勢可以拒敵曹操百萬之眾共歸江夏則軍固之矣劉琦曰軍師之言雖善欲請叔父暫到江夏整治軍伍再回夏口不遲玄德曰賢姪之言是也留雲長五千軍守住夏口玄德劉琦孔明共投江夏

玄德叙會

釋義 柴桑 漢縣名 其城在 九城 府南 十里



曹操移檄孫權

水陸會勦劉備

未却說曹公見雲長在漢津引生兵截出路來疑有埋伏不敢來追又恐水路去奪江陵星夜提兵前赴江陵治中鄧義別駕劉先已備細知襄陽事料道我等安能敵得也只得投伏引荆州軍民出郭投降切勿擾民操先使曹仁入城招安了當秋毫無犯操加鄧義為大鴻臚劉先加為尚書餘皆封為列侯安尉各處了當曹操與眾將商議今劉備去投江夏已無去路但恐結連江東孫權是生滋蔓也如此當以何計荀彧進言可差一使賞檄文請孫權會獵於江夏共擒劉備分取荆州之地永結盟好言語雄壯孫權必驚憂而後投降大事濟矣操曰此計甚妙一面發檄遣使一面計點馬軍步軍水軍共計八十三萬曹仁守把荆州操親提大兵八十三萬詐呼一百萬水陸並進沿江而來西連荆陝東接斬黃連路寨柵三百餘里烟火不絕却說江東孫權屯軍於柴桑郡聽知曹操引百萬之兵已取襄陽劉琮引文武皆降星夜兼道取江陵請眾謀士

釋義 泉勇 健武 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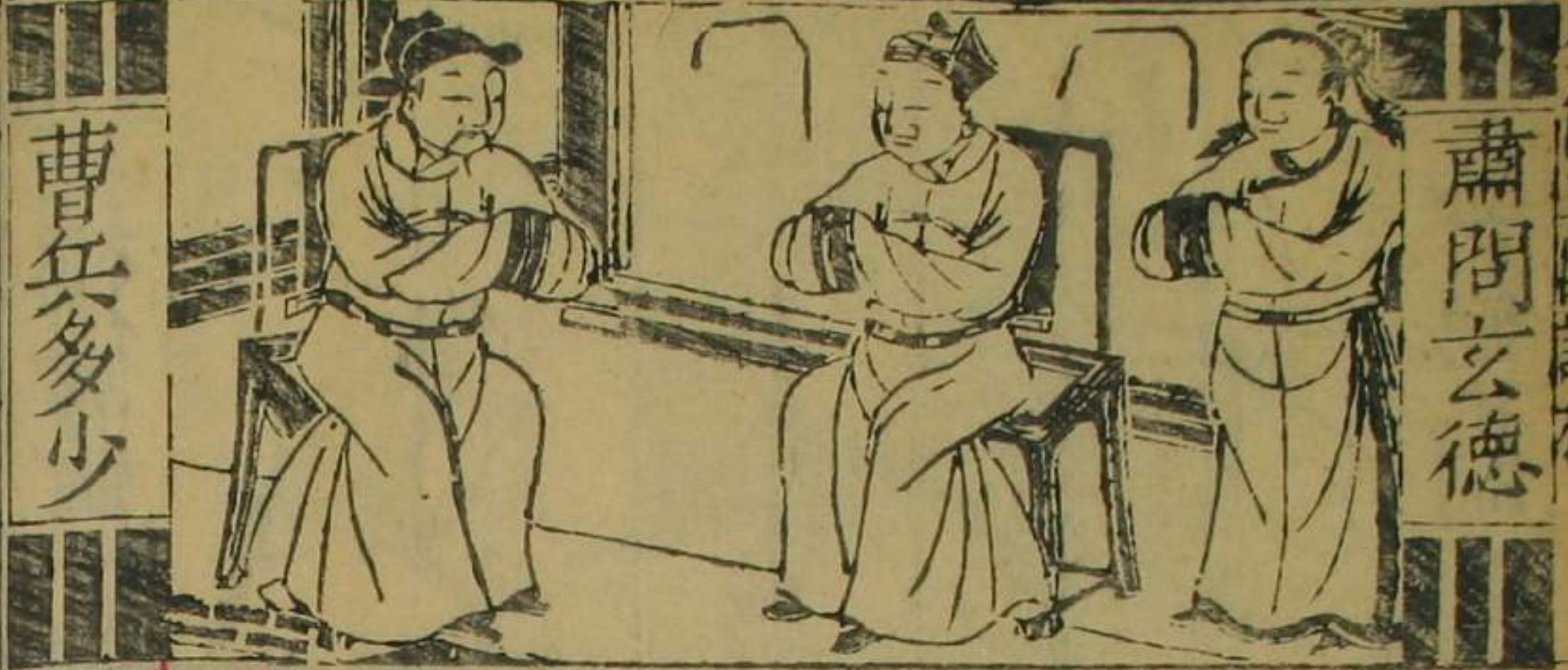


孫權使魯肅

見玄德孔明

商議大事魯肅進言曰荆州與國連接江上險固沃野萬里土廣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世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若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別宜圖之以濟大事肅得奉命吊喪慰勞其眾用事反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圖曹操備必喜而從之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若不往恐曹操先着人去孫權聞言大喜即遣魯肅啟行却說劉備到江夏與孔明劉琦共議大事孔明曰今劉琦降曹一應錢糧軍馬皆歸於操今勢大急難動搖不如去投江東孫權以為應援使南軍北將相持吾等於中取事有何不可玄德曰江東人物極多皆有遠謀安肯從之孔明笑曰孫權領百萬之眾虎踞江漢安得不來探听虛實耶若有人到亮借一帆風直往江東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南北兩軍互相吞併若南軍勝則收南殺操以取荆州之地如北軍勝乘勝而取江南此遠大之計

釋義
孔明字之



肅問玄德

曹兵多少

也玄德曰此論高如何得江東人到正話間人報孫權差魯肅特來吊喪舡已傍岸孔明咲曰大事濟矣遂問劉琦曰往日孫策死時你等曾去吊喪否琦曰江東與吾家積世之仇安得通吊之禮也孔明曰此非吊喪實乃探听也如魯肅至但問曹操動靜主公只推不知再三問時可言只問亮計會已定使人迎接魯肅琦自邀入言吊喪事收其禮物劉琦請肅與玄德相見禮畢請入後堂飲酒肅曰父聞皇叔無緣拜識今幸得親原有所聞近听知皇叔與操會戰數次必知其情敢問操軍約有幾何將有誰能有意圖天下否玄德皆推不知肅曰皇叔在新野便與曹操交鋒何言不知玄德曰備兵微將寡但聞操至則走委不知其實肅曰往渡江人說皇叔用諸葛之謀兩場火燒操亡魂喪胆何言累敗耶玄德曰除非問孔明可知其詳肅愿求一見玄德教請孔明出與子敬相見肅曰我子瑜友也子瑜明兄也父聞先生才德無緣拜會今幸得遇愿

曾肅回見

評權
示曾
權以
檄文
示肅
蓋為



孫權議事

京本通俗演義按鑑三國志傳卷之八

晉 平陽侯 陳壽 史傳

諸葛亮舌戰群儒

曾肅孔明在船中共話肅猛省孔明是個舌辨之士去到江東若起兵來倘得勝則無事倘敗則歸罪我尋思半响與孔明曰先生如見吳侯不可言曹操兵多將廣若問有意下江南不若言不知孔明曰不須子敬分付亮有對答之語曾肅連囑數番孔明冷笑船已到岸肅引孔明到驛中安歇肅來見孫權正聚文武於堂上議事听知曾肅到急召而問之曰子敬往荆襄体探其事若何肅曰不知虛實權怒曰別有商議權將檄文以示之肅曰操遣使賁文至此孤發送使回見今衆議論不下肅看其檄文曰操欽承上命奉辭伐罪旌旄南指劉琮東首荆襄之民望風歸順今統大軍百萬上將千員欲與將軍會獵于吳共伐劉備同分漢土永結盟好相見有期早宜回報

主見之不美

肅引孔明



謁見孫權

肅者畢曰主公尊意若何權曰未有定議張昭曰曹公狼
虎也今擁百萬之衆借天子之名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
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
艦乃以千數浮於沿江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
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敵論大計不如降之以為萬
全之策也衆謀士皆曰子布之言甚合天意孫權沉吟不
語張昭詩又曰主公不必多疑如降操則東吳安百姓可
保矣權起更衣肅進於廊下權知其意執肅手而言曰汝
欲何言肅曰却才衆人之意專欲誤主公不足與圖大事
皆言可降操耳將軍必不可也如肅等降操當以肅還鄉
里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倘事成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
林累官不失州郡也將軍降操欲安可歸乎官不過封侯
而已車不過一乘騎不過一列侍從不過十數人豈得南
面稱孤哉衆人之議各為自己不可用也將軍詳之早定
大計權嘆之曰諸人商議甚失孤望子敬明開大計正與

子敬引孔明見吳侯而亮曰

張昭與諸



葛亮談論

吾同今天以子敬賜我也然今之計其議湏定曹操新得
袁紹兵近得荊州兵恐勢大不可以敵昭曰某渡江直至
當陽已聞劉豫州軍敗至江夏得見虛實有一人深智有
孝故引於此主公試問之權問何人也肅曰諸葛瑾之弟
諸葛亮權曰莫非卧龍先生否肅曰是也見在館驛中安
歇權曰今日天晚不可相見來日聚文武於幕下先交見
俺江東英俊然後升堂論事肅領命而出次日早請孔明
肅又囑曰如見吳侯不可言曹操兵多孔明曰見机而變
必不悞於公肅引孔明至幕下視之見張昭顧雍等一
班文武二十餘人皆戴冠博帶整衣端坐孔明料是衆謀
士交曾肅引領從頭相見各問姓字施禮畢坐于客席張
昭看孔明飄然有出世之表昂然吐凌雲之氣昭等料
孔明來下說詞昭先以言挑之昭問曰昭乃是江東緣木
之士久聞先生居於隆中躬耕隴畝以樂天真號為梁父
吟每比管仲樂毅此語果有之乎孔明暗思這人把言語

甚也 愛之 措言 酷愛 罷表



孔明舌辨

謀士張昭

來挑我遂應之曰此平生小可也昭曰初劉豫州三顧先生於草茅之中而听高論豫州得先生如魚得水每欲席捲荆襄一旦已屬曹公未審何也孔明暗思張昭乃孫權手下第一個謀士若不難倒他如何說孫權遂答昭曰吾觀取漢上之地如反掌之易吾主劉玄德躬行仁義不忍奪同宗之業故力辭之劉琮孺子听信讒佞之言暗獻降書致使曹瞞得肆猖狂今豫州兵屯江夏別有良圖非等閑可比也昭曰若此則先生之言相違矣聖人有云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先生自比為管仲樂毅自幼酷愛春秋深慕二子之為人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樂毅力挽微弱之燕下齊七十餘城此二公可為命世之英賢古今之豪傑也方今曹操橫行於中國擅自征伐動無不克有順其欲者而慰之不順其欲者而伐之宣言曰吾奉天子詔招降討逆因此海宇振動莫不賓伏先生居茅庐之中談笑傲風



張昭言

譏孔明

月遁世無悶既從事於劉豫州當與天下生靈與利除害此所謂達則兼善天下且玄德公未有先生之時尚猶縱橫寰宇據守城池今見先生正如彪虎生翼將見漢室復興曹氏即滅矣朝廷故舊大臣山林避世之士皆俯以待扶見高天之雲翳仰日月之光輝救民於水火之中措之於衽席之上何期先生自歸豫州曹軍虎蓋一出興兵南征玄德棄甲拋戈望風而竄上不能報劉表以安庶民下不能輔孤子以據漢土先生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近聞玄德棄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無容身之地有燒眉之急此是得先生以來反不如往日矣豈有管仲樂毅萬分之一哉先生幸勿以愚直而怪之孔明昂然而笑曰大鵬飛揚於萬里其志豈群鳥之識焉古人有云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且以世人論之夫疾病之極當以糜粥初食之和藥以養之待其五臟調和形体漸回然後以肉食而補之猛藥以治之則病

孔明對張昭



誇玄德大義

盡拔人得全生也汝若不待氣脉和緩便以猛藥便食欲求生者此不救之道也且吾主劉豫州向日兵敗汝南寄跡劉表兵不滿千將惟關張趙雲而已况新野山僻小縣人民稀少糧食窄薄非險要之地豫州借而容身此正如病勢危羸之極也夫以甲兵不完城郭不堅軍不經練糧不繼日守之則坐而待死棄之如滿室耳博望燒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等聞吾之名心膽皆裂雖管仲復生樂毅不死安可及也劉琮投降豫州不知亮數進策豫州不忍乘亂奪人之基業大不義也故忽為當陽之敗豫州見十數萬之民扶老挈幼不忍棄之日行十餘里不思退取江陵甘與同敗此為大義也兵書云衆寡不敵勝敗乃兵家常事焉有必勝之理乎昔楚項羽數勝高皇垓下一戰成功此是韓信之良謀也且信之事高皇豈勝衆國家之大計社稷之安危自有主謀非比涉誇虛言佞人耳坐議立談誰不可及臨机應變百無一能誠為天下之笑子

孔明舌戰



虞仲翔等

布莫又口直只一篇諛得張昭緘口無語忽於座間一人高聲而問曰今曹公兵有百萬將有千員龍張虎視平吞江夏公以何如孔明視之乃從事會稽人也姓虞名翻字仲翔孔明放聲而答曰曹瞞收袁紹之聚之兵劉表烏合之衆軍無紀律將無謀畧雖有百萬何足懼也虞仲翔大笑曰軍敗於當陽計窮於夏口區區求救於人猶言不足畏真乃掩耳偷鈴孔明曰豈不聞兵法云信兵戰吾主劉豫州有數千仁義之師安能退百萬殘暴之衆退守江夏待其時也今汝視江東兵精糧足又有長江之險尤欲使其主屈膝降賊何其太懦也以此論之劉豫州實不懼操賊耳虞仲翔不能對座上一人放聲而言曰孔明欲效蘇秦張儀三寸不爛之舌遊說江東耶孔明視之乃臨淮步子山步騭孔明曰君只知蘇秦張儀乃舌辨之士豈不知二次相秦皆有匡扶社稷之機補完天地之手非比守株待兔畏刀避箭之徒耳君等聞曹操虛詐之詞猶豫而未

仲翔字也 虞翻 釋義 昔有 耕田 者遇 有兇 触株

而之死 持之 以歸 次日 復立 株邊 不去 人問 其故 若以 待死 之來 此比 愚者 不識 世務 也

孔明古辨



薛文宗等

决敢望為蘇秦張儀乎步騭不能答忽座下又一人問曰孔明以曹公為何如人也孔明視之乃沛郡薛文宗也孔明應之曰曹瞞乃漢賊也文宗曰公言差矣予聞古人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堯以天下禪于舜舜以天下禪于禹其後湯放桀武王伐紂列國相吞漢承秦業以及于今大數已終曹得逐其鹿天下歸正焉劉豫州不識天時強欲爭之如卵擊石如羊鬪虎安得不敗者乎孔明應声叱之曰汝乃無父無君之人也人生於天地之間以忠孝為立身之本吾以汝累世食漢之水土思報其君聞有國賊為害民者誓共戮之臣之道也曹操祖食漢祿四百餘年不思報效反有篡逆之心天下共患汝以天數歸之真無君之人也不足與語再勿復言薛文宗滿面羞慙不敢應對座間忽一人應声曰曹操雖挾天子令諸侯猶是曹相國苗裔汝劉豫州雖中山靖王之苗裔無可稽考只是

薛宗字也

孔明辨退



陸績嚴峻

郡陸績也孔明笑而言曰公乃袁術座間懷橘之陸即乎汝安坐聽吾之論昔日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孔子云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矣此所謂臣不敢伐君也後紂暴虐武王伐之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太公稱為義人孔子亦稱其德為臣不可以犯上此萬世不易之理也曹操累世漢臣常有篡國之心非逆賊而何昔高皇起身乃泗上亭長竟洪大度重用文武而開大漢鴻基四百餘年且如吾主縱非劉氏宗親仁慈忠孝天下共知勝於曹操萬倍豈以織席編履為辱乎汝小兒之見不足與高士言之豈不自耻乎言未畢座上又一人昂然而出曰吾雖江東之英俊被汝說詞奪却正理汝治何經典孔明視之乃彭城嚴曼才嚴峻也孔明應声答曰尋章摘句之腐儒何能興邦立事乎且如耕莘伊尹釣渭子牙張良陳平之流鄧禹耿弇之輩皆有幹旋天地之手匡扶宇宙之机未審平生所治何經所攻何典豈效

孔明辨勝



程秉張溫

書生區々於筆硯之間論黃數黑而玩舌乎嚴峻低頭喪氣而不能對忽一人又指孔明而言曰汝言又不能安邦定國何立於四科之首孔明視之乃汝南程德樞程秉也孔明曰有君子之儒有小人儒夫君子之儒心存仁義德處溫良孝於父母忠於君王上可仰觀於天文下可俯察於地理其中可澤於萬民治天下如盤石立功名於青史此大人君子之儒也夫小人之儒惟務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空有十言胸中實無一物且如漢楊雄以文章為一狀元屈身仕莽不免投閣而就死地此乃小人之儒也雖有萬篇何足道哉座上諸公見孔明對答如流滔滔然如天河之水衆皆失色又有吳郡張溫會稽駱統二人又欲難問忽一人厲聲而入言曰孔明乃當世之名士汝等豈以唇齒相難非敬客之禮也曹操引百萬之衆虎視江南不思破敵之策但以口頭之語各負所能正事安在上有吳侯立等孔明先生請便入以諭安危畢竟是誰

黃蓋請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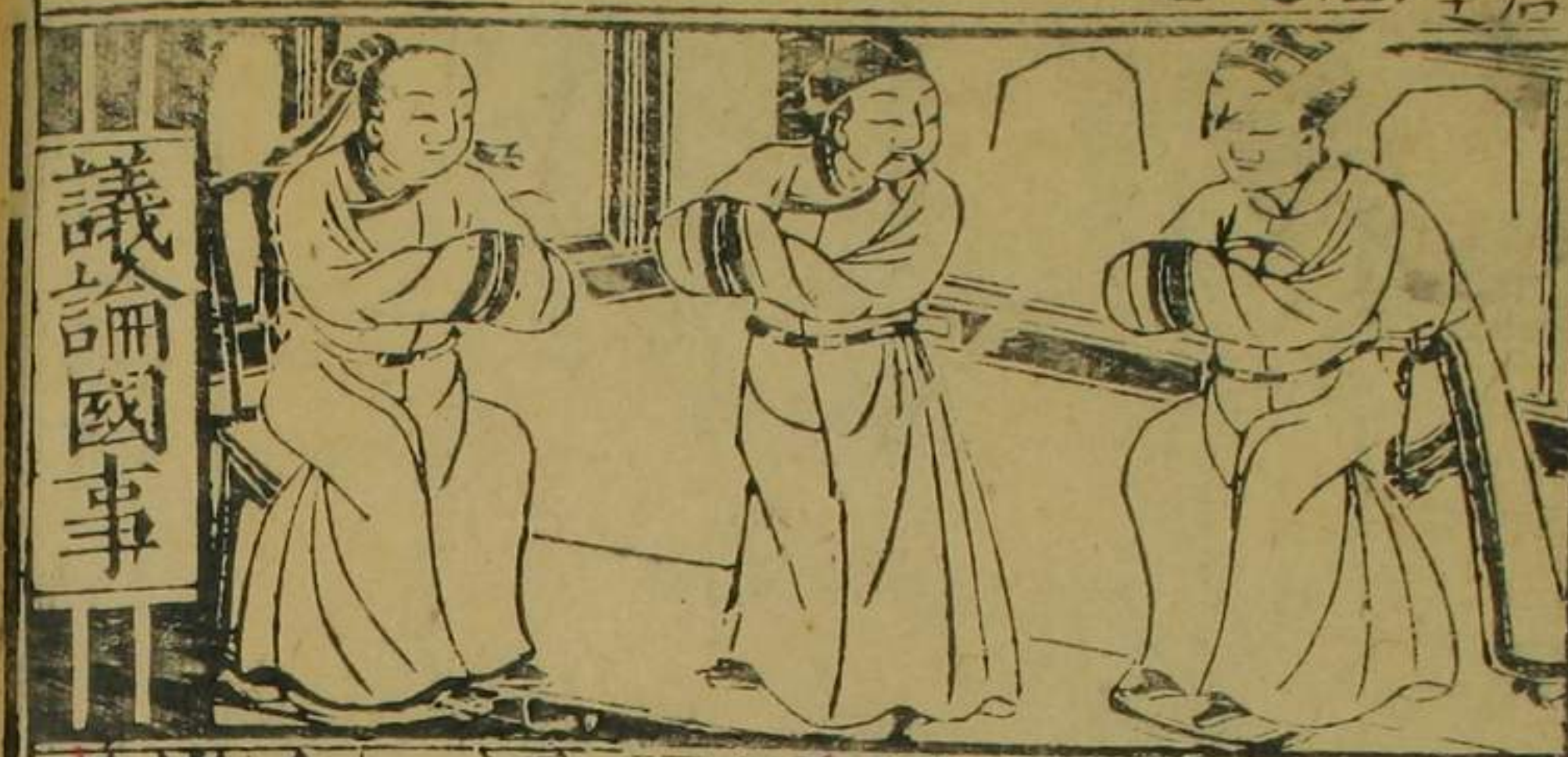
明見吳侯

諸葛亮激孫權 姓黃名蓋字公覆昔隨孫堅破山賊有大功後跟孫策累有立功見為孫權糧料官當時與孔明曰愚聞多言獲利不如默而無言何不將金石之論對討虜將軍言之孔明曰群儒不知時務互相難問不容不答也黃蓋肅請入至中門正遇諸葛瑾孔明施禮瑾曰兄弟到江東何故不來見我孔明曰亮事劉豫州理合先公而後私公事未畢不敢治私望兄察之待兄弟見了吳侯却得叙話肅曰適來此言不可相悞孔明點頭而應引至堂上吳侯孫權欠身而相迎孔明下拜權答半禮又聞孔明之才故相敬也請孔明坐謙讓了坐於其側乃致末德之意了偷目觀看孫權碧眼紫髯堂上一表孔明暗思此人可激不可說但等他問時便動激言此事濟矣孫權交獻茶湯文武分兩行而立肅立于孔明之側只看他回話權問曰多聞子敬談足下之德今幸喜得見

評孔明視孫權可激乃稱曹兵之甚眾

以恐
先之
命君
子壽
子權
變之
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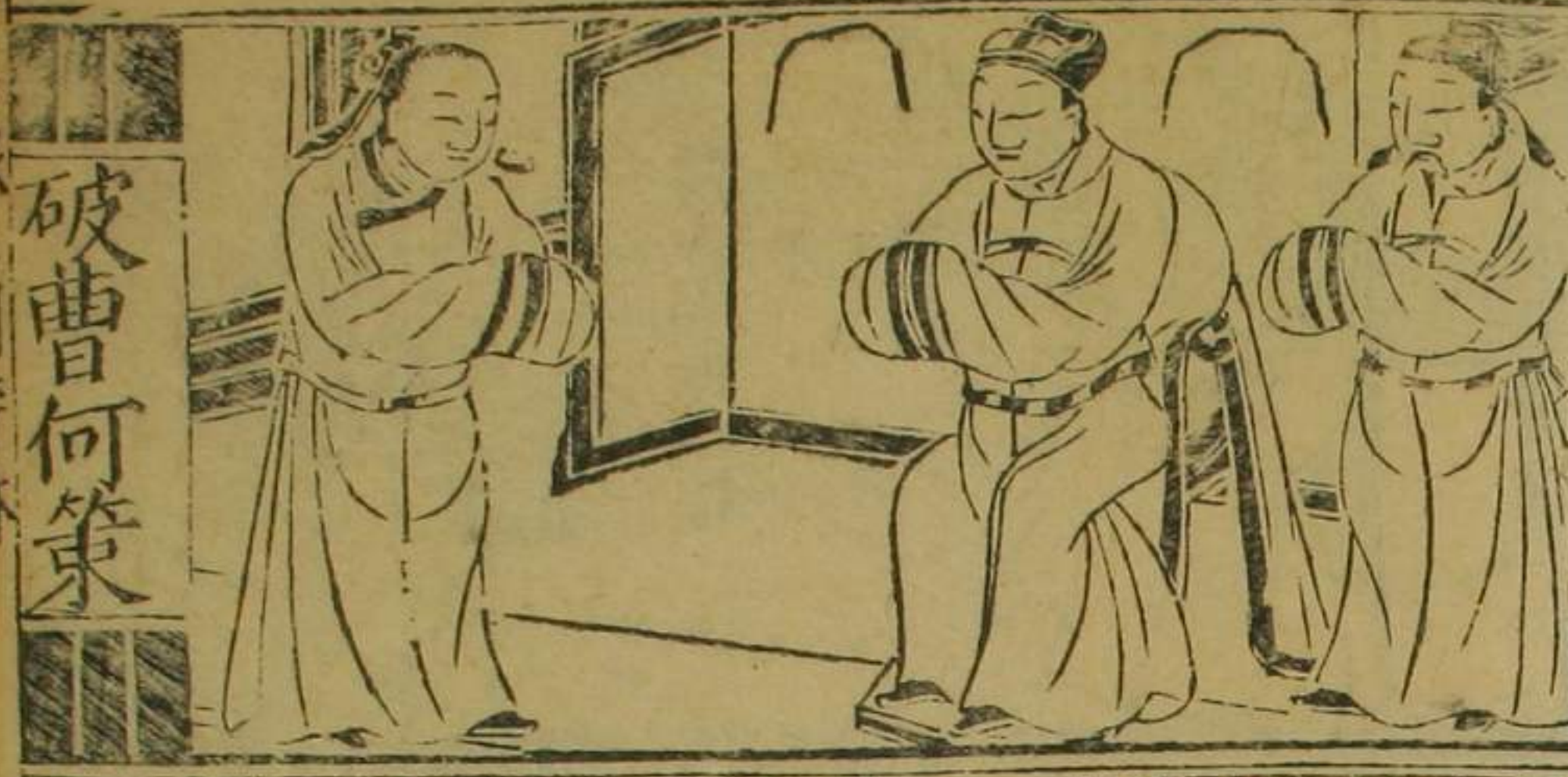
權請孔明



議論國事

欲求教益孔明答曰不才無學有辱明問權曰足下近在
新野輔佐劉玄德與曹操共決勝負若何孔明曰劉豫州
兵不滿千將惟有關張趙雲更兼新野城小糧無安能抗
拒曹操乎權曰曹操兵共有多少孔明曰曹操破呂布滅
袁紹平袁術收北番定遼東新伏劉琮步軍水軍一百餘
萬曹肅听了暗叫苦却將分付的不依權曰莫非計乎
孔明曰明公差矣曹操就兗州已有青州兵四十萬平了
袁紹又得四五十萬原新召之兵何止二三十萬今得荆
州之兵亦有二三十萬以此論之不下五百五十餘萬亮
以一百萬言之恐驚動江東之士也權又問曰手下將士
還有幾何孔明曰足智多謀之士揚威耀武之人何止一
二千如亮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數肅又暗叫苦權曰
今曹操已平荆楚復有遠裔乎孔明曰目今在江下寨準
後戰船旌旗蔽空數百里不敵看江南待投何地耶權曰
操有吞併之意戰又不戰請足下一決孔明曰但恐明公

權問孔明



破曹何策

不肯听從耳權曰愿聞金玉之論孔明曰方今海宇大亂
將軍起兵據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併爭天下
今交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荆州威加四海英雄無所用
武故豫州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
中國抗拒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惟有一計可以保全
權問何計孔明曰何不從眾謀士之議按兵東甲比而事
之孫權頓足不語孔明曰將軍外托伏從之名而內懷抗
拒之計事急而不断禍至無日矣孫權默然不答孔明又
言曰聖賢云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此理之
必然也明公何不早順降曹操則江東之地雖厚不受其
害矣權曰苟如公言劉豫州何不事之孔明曰田橫齊
之壯士耳猶守義不忍忘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
壯士莫不欽仰若魚之歸海事必濟矣安能復為之下乎
孫權勃然变色而入後堂眾皆哂笑而散曹肅貴孔明曰
先生何故出此言只是吾主寬洪大度不面責於先生先

孔明對權



談論計策

生之言極其諛說多矣孔明仰面而咲曰何如此不能容物耶吾自有破曹之計汝不問我豈言哉肅問曰果有良策其當令主公請教孔明曰吾觀曹操百萬之眾如群蟻耳但畧一舉則皆為齏粉矣肅聽此言入後堂見權怒氣不息顧與肅曰汝渡江帶得這箇好人來相助吾肅曰其亦責之孔明大笑不止言主公不能容物而使發怒有擒操之策孔明不肯輕言主公何不求之權回嗔作喜曰元來孔明已有良策故以言詞激我一時淺見我誤大事慌忙整衣出請孔明曰適來權小見發怒冒瀆威顏幸乞恕罪孔明亦謝邀入後堂對坐置酒相待數巡之後權曰曹操平生所患者劉表袁術劉玄德與孤耳今數雄已滅獨孤與玄德在吾不能卒全吳犯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孔明曰豫州兵敗於長坂今戰士漸還關羽領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

張昭顧雍等



諫權勿听亮

遠來疲敝聞追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謀同力破曹必矣操軍敗必北還如此則荊州吳地之勢如鳥足之形成則在於今日矣權大喜曰先生之言頗開肺腑吾已決矣再不得議即日起兵滅操賊交曹肅傳令遍告文武官員就送孔明館驛安歇張昭得知孫權起兵遂舉議曰中了諸葛之計也急入見權曰昭等聞主公與兵與曹操爭鋒主公自思與袁紹如何權不答昭曰曹公向日兵微將寡尚能一鼓克紹何況今日雄師百萬南征足食足兵威聲大振焉可敵之哉休聽諸葛之說詞妄動兵甲此謂披簑救火也顧雍曰劉備已敗於曹公有仇故具兵伐之江東自來無克安肯有吞併之意休听諸葛之言免生國家之患主公自察焉孫權不能答起身入後堂肅見張昭等

繪之精者曰精曲者曰曲俗善之尤為輕細故謂之喜也謂大將軍必致

吳夫人言詰



孫權與兵

一班兒料是諫休動兵，荒入見權曰：「却才張子布有諫，主公休兵，只是要投降。為上文官皆欲降者，有嬌妻嫩妾，居以高堂，戀以富貴，安肯就白刃而為主公死耶？」孫權曰：「你且暫退，容吾思之。」肅曰：「主公若遲疑，必被眾人誤矣。」肅退，外面武將多有要戰的，文官多有要降的，紛議論不一。孫權在後堂寢食不安，與決不下。吳夫人見權如此，請入問曰：「仲謀何事在心，寢食俱廢？」權曰：「今曹操屯兵於江漢，間諸謀士或有言降者，或有言戰者，欲待戰來，恐寡不敵，衆欲待降來，恐曹操不容，故與決不下。」吳夫人笑曰：「伯符若在，不致如此。仲謀何不記吾姐之言，吾尚夙夜不能忘，汝何忘之？」孫權如醉方醒，似夢初覺，只因此言，斷送曹操八十萬大軍。

諸葛亮說周瑜

（第八拾三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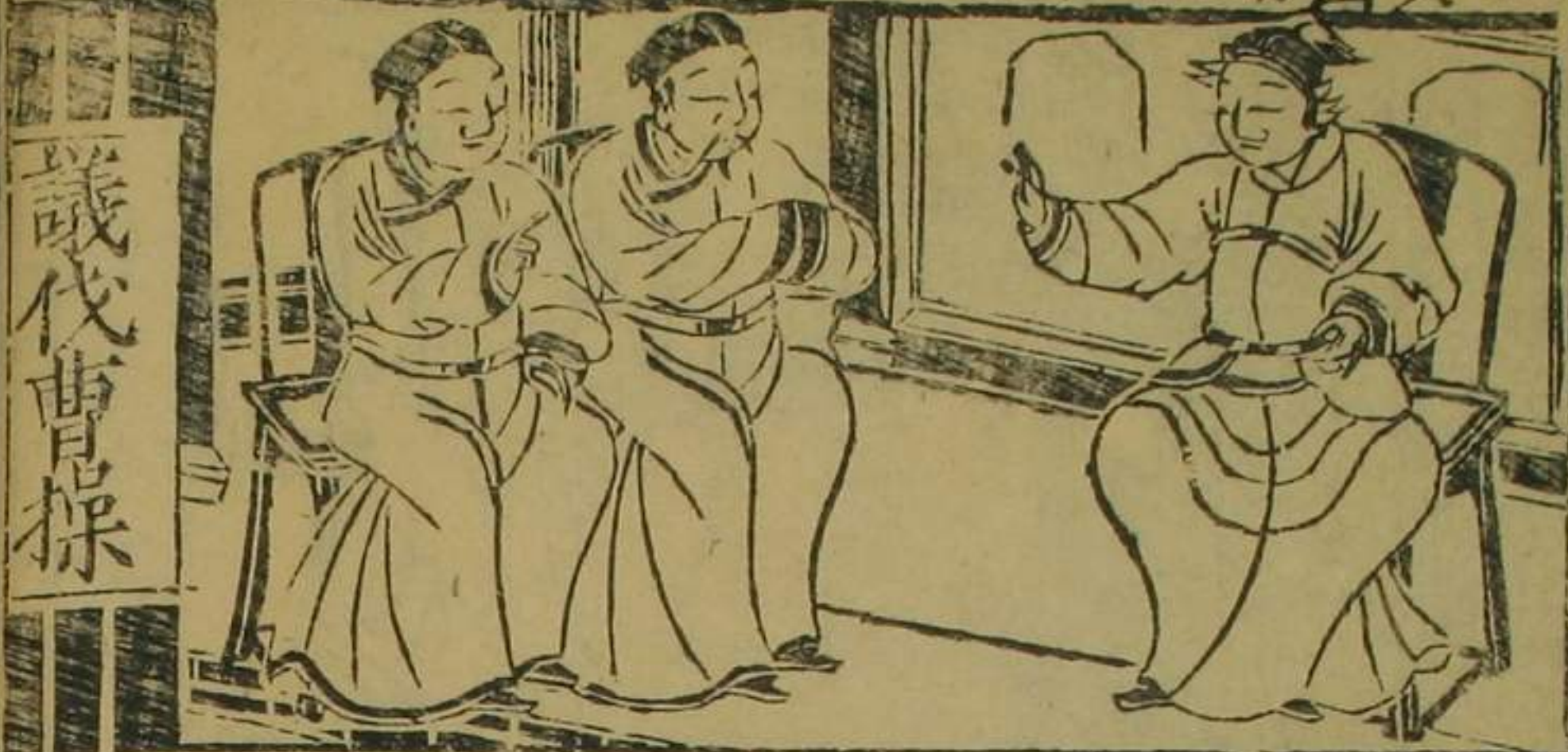
張昭顧雍見



周瑜到魯肅

請周瑜回元來，周瑜在鄱陽湖教水軍也。听得曹軍在漢上星夜歸在柴桑，船已到岸，飛報將來。魯肅與周瑜最厚，先來接着，將上件事一一告訴。瑜曰：「子敬勿憂，周瑜兵來自有主張，可引諸葛來見為幸。」魯肅上馬去了。方才歇息，人報張昭顧雍張紘步騭四人來相探迎，接入堂問慰。禮畢，坐定。張昭曰：「都督知江東利害否？」瑜曰：「未知也。」昭曰：「曹公引百萬之兵，一掃而平漢上，傳檄到此，欲與君侯會獵於吳，雖隱相吞之意，終見其形跡。昭等勸主降之，庶免東南之亂。魯子敬從江夏帶劉豫州軍師諸葛亮至此，只為欲救彼急，故下說詞以挑吳侯動兵。正執迷不悟，專待都督一決萬望，以片言勸吳侯降曹，免使江東六郡生受刀兵之危，陰陽事也。」瑜曰：「公等所見皆同否？」顧雍曰：「所議皆同。」瑜曰：「公等暫回來，日早見吳侯，自有定議。」張昭等退，入報曰：「程普黃蓋韓當一班戰將來見都督，瑜出接，入各問慰已了。」程普等曰：「都督知江東早晚屬他人否？」瑜曰：「未

其當勿令主上行兵其當勿令主上行兵



黃蓋等見瑜

議伐曹操

知也程普曰吾等自隨破虜將軍削平禍亂大小數百餘戰遍躡金瘡占得六郡非容易得到今日也吳侯聽謀士之言欲納上歸降曹操此誠萬代之耻笑吾等寧死而不受辱君侯特請都督決之望片言而興兵吾等寧效死戰周瑜曰將軍所見皆同否黃蓋昂然而起以手扣頸曰吾頭可斷誓不降曹眾將皆呼曰不降不降瑜曰吾正欲與操決戰安可降也請諸將軍暫回來日相見我自定議程普等辭退又報諸葛瑾闕澤出範朱治一班文官相探瑜接入禮畢諸葛瑾曰今吾弟漢上來具言劉豫州欲相交好共破曹操文武商議不定今是舍弟為使瑾不敢多言專等都督來決此事瑜曰以公道論之若何瑾曰降者易安戰者未保瑜曰我自見來日同至府下定議瑾等辭退又報曰呂蒙其寧一班戰將相探瑜請入所言此事有要戰者有要降者互相爭論瑜曰不必多言來日都到府下所候公議乃冷笑不止命左右秉燭又報于敬孔

惟音



孔明魯肅

拜探周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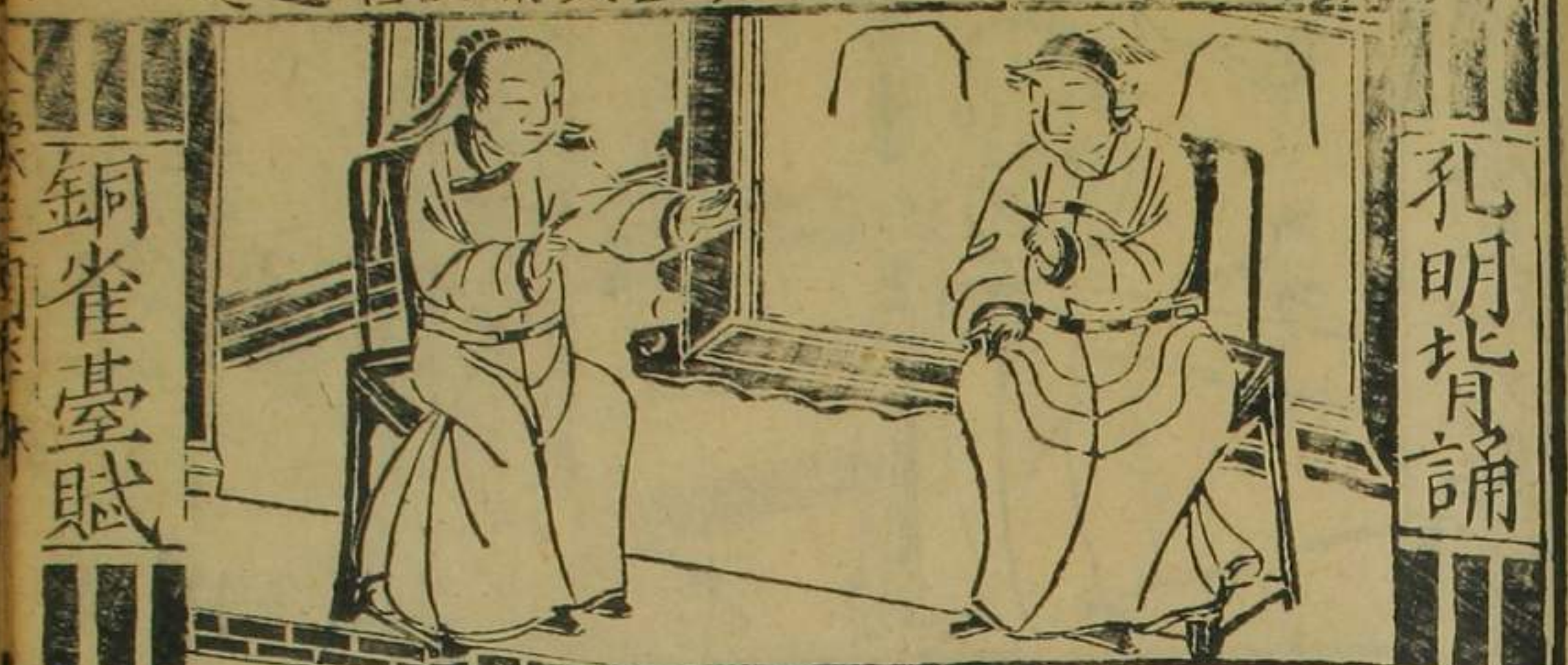
明在於門首瑜接至中廳叙禮分賓主坐肅先問瑜曰今曹操驅兵南侵氣吞吳楚討虜不能決一將將軍將軍意下若何瑜曰今曹公與兵以天子為名其勢不可當戰則易敗降則易安吾已主定來日見討虜使遣使納降矣肅愕然曰君言甚矣東基業自破虜開創至今已歷三世豈可一旦而廢之孫伯符遺世以來外事托付將軍欲保全家國如泰山之倚靠今何從懦夫之議耶瑜曰公東六郡生靈無限若罹大禍必歸怨於吾吾故主降之肅曰不然以將軍之英雄以江東之險固操未必便渡江也二人爭辨孔明袖手冷笑瑜曰孔明何故哂笑耶孔明徐曰答曰亮不笑別人笑于敬不識時勢也肅愕然問曰孔明如何笑我不識時勢也孔明曰公瑾主意降曹正合時勢也瑜笑曰孔明乃識時務之士必知吾所見也肅曰孔明你如何說孔明曰操極善用兵髮髯孫吳莫敢當者有敢當者英雄也舊只有呂布袁術袁紹劉表可與對敵今敵

范蠡 越之 謀臣 欲滅 吳 王進 西施 女與 夫差 夫差 悅而 色而 荒國 被竟 滅之



孔明說二喬

雄皆被曹公殄滅天下再無人矣獨有劉豫州不識時勢強欲爭之今孤身江夏存亡未保將軍所主降者可以保全妻子求圖富貴國祚遷移付之天命何足惜哉肅大怒曰汝教吾主屈膝受辱於國賊乎孔明曰吾有一計並不勞牽牛繫頸上敵亦不須親身渡江只須遣一文官扁舟送二人到江上操得之百萬之衆皆卸甲按旗盡望北而去矣瑜曰用何二人可退曹兵亮曰江東此二人如大林飄一葉大倉減一粒耳雖云如此之輕是稱曹願瑜又聞果用何人也孔明曰亮若隆中時有人自鄴郡來言操於漳河邊新造臺名銅雀臺以應其端限一千日而功畢操平生酒色之輩酷愛婦人久聞江東有喬公二女長曰大喬次曰小喬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操有誓曰一願得漢天下以為帝王掃平四海二願得江東二喬置於銅雀臺以為晚年之樂雖死無恨矣今操引百萬之衆虎視江東實為此二女也將軍何不去尋喬公二女以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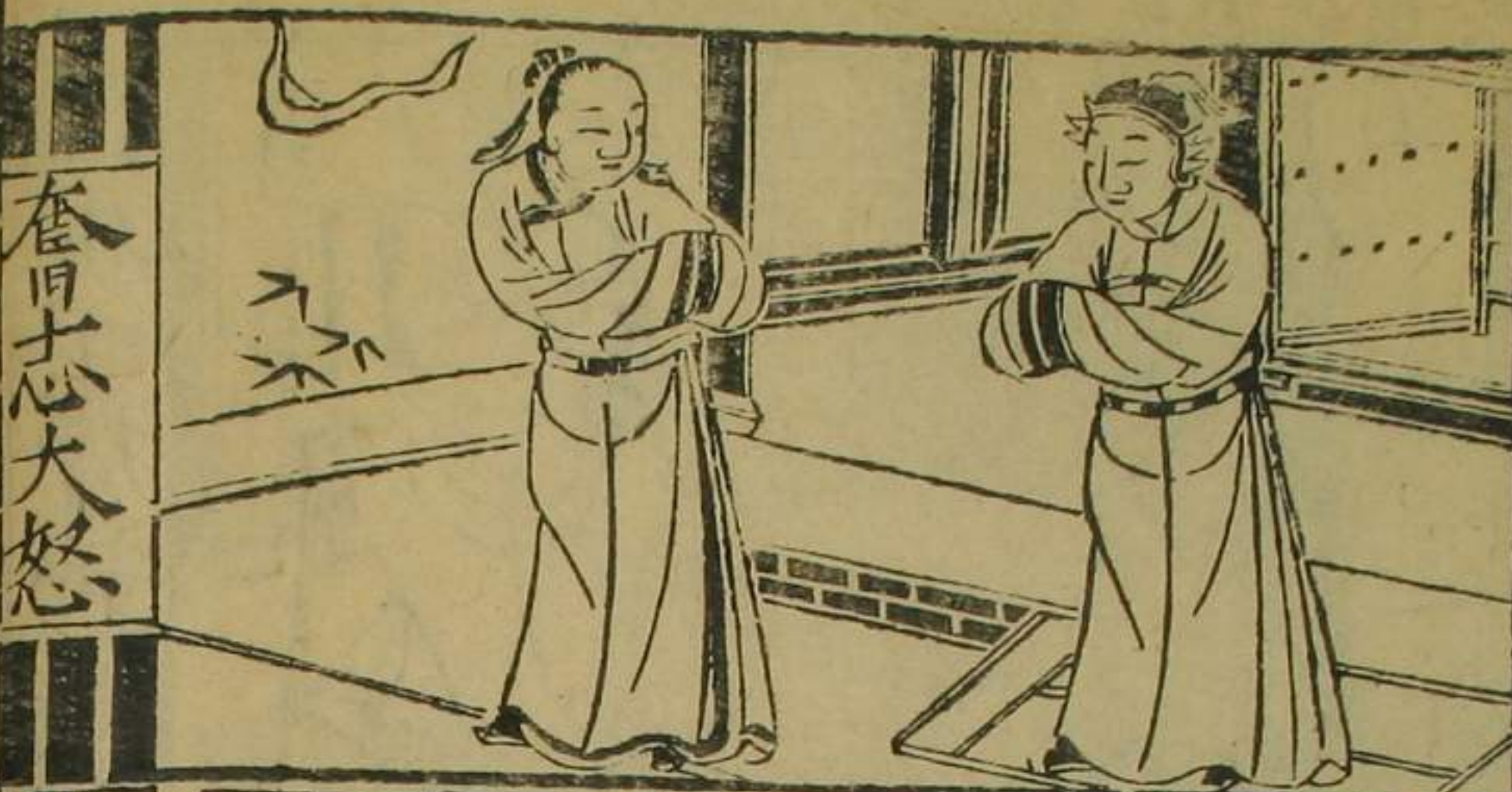
孔明北月誦

金買此二女差人送去曹公得此稱心滿意必星夜回國矣此范蠡進西施之計不速為之瑜曰有何驗証孔明曰曹公第三子曹芳筆成文操命其子作一賦名銅雀臺賦單道他家合為天子誓取一喬瑜曰汝能記否孔明曰吾愛其文章常暗誦一字不忘瑜曰煩公誦一遍孔明即時誦銅雀臺賦曰
從明君而嬉遊登層臺以娛情見大府之廣濶兮觀聖德之所榮建高門之嵯峨兮如閑乎太清立中華觀天兮非連閣乎西城臨漳河水之長流兮望東園果之滋榮列雉臺為左右兮射玉龍挾二喬於東南兮若長空蜘蛛俯皇都之宏麗兮傲雲霧之浮動欣群材之采萃兮協飛熊之吉夢仰春風之和暢兮恭惟上京於桓之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佐我皇家兮寧被四方同天地之規兮嘉物阜於民康室之未固兮樂終古而未央
周瑜聽罷踴躍指北大罵曰老賊欺吾太甚孔明佯而止

銅雀臺賦

周瑜聽罷踴躍指北

周郎听賦



奮目大怒

之曰昔匈奴累侵疆界漢天子許以公主和親元帝曾以明妃嫁之何惜民間二女乎瑜曰非民間之女大喬是討虜將軍伯符主婦小喬是吾之妻也孔明曰惶恐惶恐亮實不知也適聞亂言死罪死罪瑜曰吾與老賊勢不兩立孔明曰事要三思勿令後悔瑜曰吾承孫伯符之顧託豈有辱身屈膝降曹之理適聞所言故反說而釣諸公耳吾自離鄱陽湖便起北伐之心雖刀斧加頭不可易也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賊孔明謝曰將軍不棄願施犬馬之勞早晚拱听約束這是孔明絕能處事後來史官單道激孫權說周瑜事詩曰

口似懸河水逆流

風雷舌上運機籌

高談善說周公瑾

雄辯能驚孫仲謀

砍案便分三國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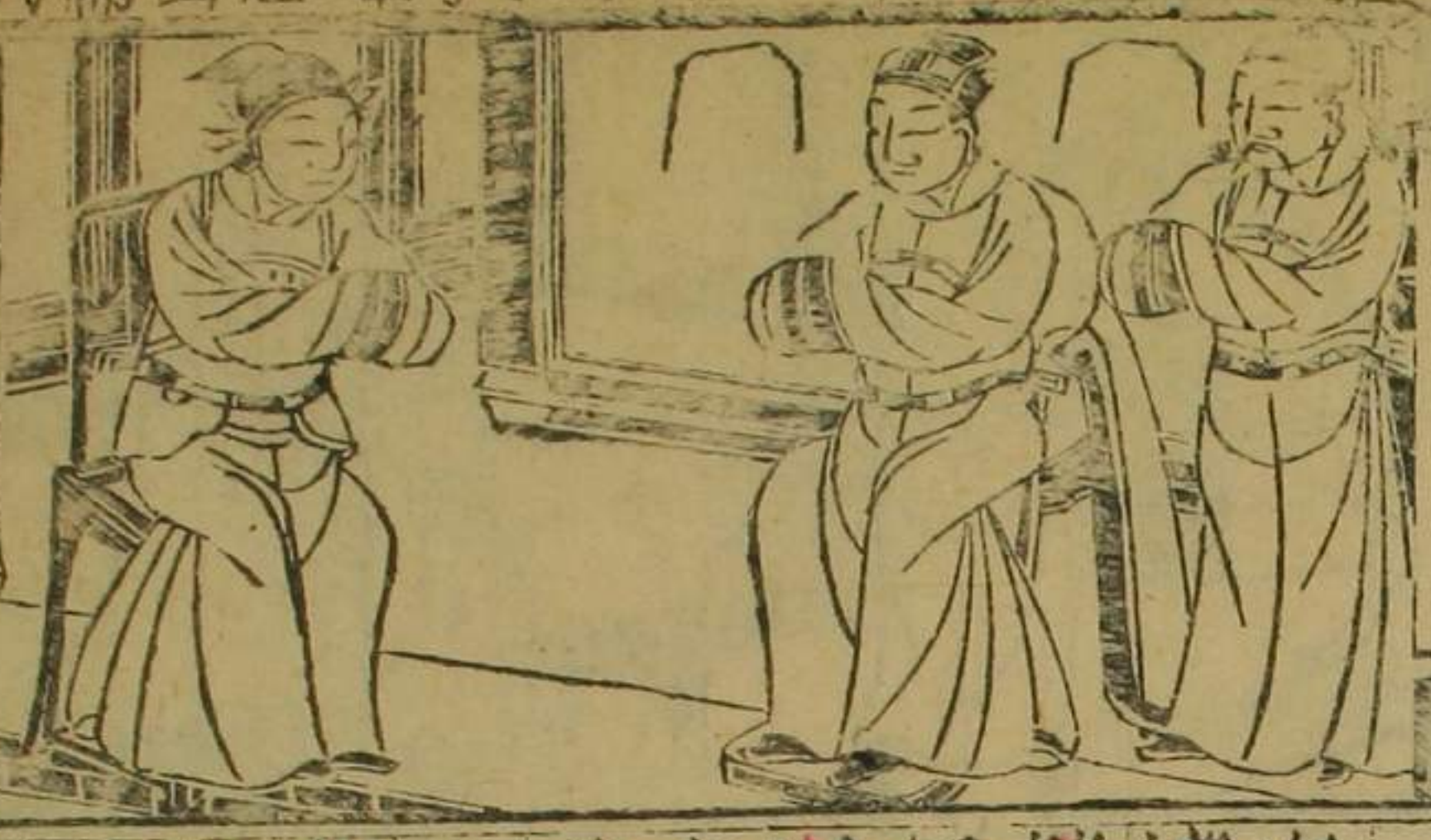
鏖兵因為二喬羞

孔明當日無思量

西蜀東吳一旦休

周瑜大怒不息與孔明曰

吳侯集文武



請周瑜議事

之孔明與魯肅辭別而出來日見吳侯怎生施行
周瑜定計破曹操
第八十四回
次日侵晨吳侯孫權升堂左邊文官張昭顧雍張紘步騭諸葛瑾廖翻駱統丁奉等三十餘人右邊武將程普黃權韓當周泰蔣欽潘璋呂蒙陸遜等三十餘人衣冠濟濟佩劍侍立兩邊孫權交請周公瑾議事少刻肅請入報周公瑾到了周瑜入拜禮畢權曰都督教水軍勞神瑜曰主公掌政事不易請周瑜坐了瑜曰近聞曹操領兵已取漢上馳書到此主公議論若何權便取書與周瑜看了笑而復怒曰老賊以我江左無人敢如此相吞耶權曰其書若何瑜曰主公曾與文武議論否權曰累議此事亦有勸吾降者亦有勸吾戰者理會未定故請公瑾決之瑜曰誰勸主公降權曰張子布等皆主此事瑜曰先生主何願聞其意昭答曰曹公虎豹也挾天子而征四方動以朝廷為師近得荊州其勢甚大吾江東可拒操者長江也

評周俞 次主 之疑 又詰 詳臣 之志 而張 招攬 子 迎降 故志 俞曰 迂儒 信哉 也

釋
二表
謂表
紹表
術



周瑜受劍

吳兵伐魏

操艤艦船艦何止數千水陸並進安可當之愚之大計不
如早降尚圖後計瑜曰此乃迂闊之論也江東自破
軍開國以來今歷三世安可一旦而為人奴也權曰若此
將何計論之瑜曰操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
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英雄承業當橫行
天下為國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主公
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為操之後患一也而操捨鞍
馬伏舟楫與吳越爭衡二也又隆冬盛寒馬無料草三也
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服水土必生病患四也此
數事皆用兵之患也今操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旦夕
請精兵數萬人逕往江夏保為將軍破之權忽然曰老賊
欲滅漢自立久矣獨懼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寇俱
滅惟孤尚存今與老賊勢不兩立瑜曰瑜與將軍決一血
戰萬死不辞只恐將軍孤疑不定耳權按所佩劍砍前面
几案曰如將士官吏再言降操便與此案同言罷便將此

亮辭玄德



同肅往江東

聞今日之事孔明曰曹操奸計亮盡知矣恨力未及而且
避之肅曰皇叔止於此乎孔明曰使君與蒼梧太守取
有舊欲往投之肅曰耿臣糧少兵微自亦難保豈可容納
他人耶孔明曰雖耿臣不足以赴未有去向暫歸之別圖
後計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礼士江表英雄咸歸附
之已據六郡兵精糧足今為君計莫若遣心腹自結於東
吳以共濟世之業此行若何孔明曰亮知使君又少心腹
將軍自來訪舊恐空廢唇舌也肅曰孔明之兄為江東參
謀官望公既久肅不才愿請同見孫討虜共議大事若何
玄德曰孔明是吾師旦夕不相離豈可去也肅堅請孔明
同去玄德止言不肯孔明曰事急矣請奉命而行玄德囑
付使回夏口相會於是孔明魯肅別玄德刘琦下船望柴
桑郡來畢竟如何

京本通俗演義按鑑三國志卷之七 終

瑜請孔明



求計破曹

劍授付周瑜封為大都督魯肅為督軍校尉如不聽號令者以劍誅之瑜受了劍對眾官曰吾奉君侯號令率眾破曹仰來日皆於江畔行營聽調如違誤者處斬施行言罷辭了孫權便起身眾文武各無言而散周瑜回到下處便請孔明論事孔明已至瑜曰今日府下公議已定願求破曹之良策孔明曰討虜將軍尚未心穩不可以決策也瑜曰何謂心不穩孔明曰討虜將軍怯曹兵多內懷眾寡不敵之意將軍以言開解此懷然後無疑大事成矣瑜曰先生妙論周瑜又來見孫權曰公瑾夜至必有事故瑜曰來日調撥軍馬主公心中少疑否權曰但懼曹兵眾寡不敵別有何疑瑜笑曰特為此事邈來解主公耳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軍八十餘萬而尚恐俱甚是畏也今以實較之彼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所得表眾亦止七八萬餘耳尚懷狐疑夫以疾病之卒御狐疑之眾數雖多甚不足畏也瑜得五萬自足制之願主公勿慮言畢權撫瑜皆

考証
綱目
布元
表各
順妻
子張
昭字
子布
秦松
字元
表

瑜與魯肅



計議大事

曰公瑾卿言至此正合孤心子布等各顧妻子深畏所言獨卿與子敏程公覆曾言要戰助孤今當親與操賊決一勝敗事已定論卿宜向前瑜謝而退瑜猛省曰孔明早已料吳侯之心又高出我一頭地又後必為江左之患不可殺之遂令人連夜請魯肅入言說孔明之事肅曰不可操賊未破先殺客人誠萬世之恥笑耳非大丈夫之所為也瑜曰此人他日助刻備必為江左之患肅曰諸葛瑾乃是他親兄可令招此人同事孫討虜豈不壯哉瑜曰其言甚善靜軒詩曰

諸葛神機天下少
周郎忽起妬賢心
三分天下安排定
空使牢籠巧計深

次日平明瑜赴行營升中軍帳坐下左右列刀斧手聚集諸將听令程普年長為見周瑜年幼爵居其上是日推病令長子程敏代替瑜傳令王法無親諸君各守乃職方今曹操弄權甚於董卓因天子在許昌屯募兵於漢上吾今

麻城
縣北
三十
里有
江三
路而
下至
此會
合為
一亦
屬武
昌縣

周瑜行令



興兵遣將

承命吊民伐罪但是大軍到處無得一柴動擾賞功罰罪並無親疎差帶當黃蓋為前部先鋒兼管本部戰船五百隻日下便行前到三江口下定水寨別將令周泰為弟二隊凌統潘璋為第三隊太史慈呂範為第四隊陸遜董襲為第五隊呂蒙朱治為四方巡警使六郡催督官軍水陸並行克時取齊傳下號令諸將各：自來本部收拾船隻軍器起程有程敏回見父程普說周瑜動軍有法大驚曰吾實欺周郎懦弱不足為將今日之事如此真將才也吾如何不伏遂往行營謝罪瑜請諸葛瑾至坐定瑜曰令弟孔明有王佐之才如何屈身而事劉備今幸至江左欲煩先生不惜圖才錯鑰使令弟棄劉備而事討虜將軍你兄弟朝暮得相聚豈不美哉立待回報先生不可推却瑾曰自到江東無尺寸之功蒙討虜將軍重用况都督有奉公之使敢不聽命即時暫離行營上馬到駙人報孔明出接入哭拜以訴疎遠之情瑾亦泣曰弟知伯夷叔齊之情

釋義 伯夷 叔齊 孤竹 君之 二子 國名 殷湯 所封 父墨 胎氏 名初 字子 朝伯 夷名 允字 叔齊 公信 叔齊

諸葛瑾說



孔明事吳

手孔明自思此必是周瑜教他來說我乃答曰夷齊古之賢人也瑾曰二人遜位皆一處逃之後諫武王不從隱居首陽山不食周粟遂餓而死活時一處死後一處我與你同胞共乳各事其主不能早晚相隨視夷齊之為人豈不羞赧乎孔明曰兄所言者義也義與忠孝三字何重瑾曰必以忠孝為本義亦可輕也孔明曰弟教兄全忠全孝全義若何瑾曰何謂也孔明曰弟與兄皆漢朝人也今劉皇叔乃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兄若能棄東吳而事劉皇叔乃全忠也想父母墳塋皆在北方兄若歸漢此早晚得拜掃祭祀乃全孝也竭誠盡力與弟同扶孤弱之主乃全義也兄今戀江東不以忠孝為重欲使弟以全其義不敢聽從也望兄察之瑾思曰我來說他倒被他說了我也因此不能答辭孔明而起還將此言回報周瑜曰與我之見若何瑾曰孫討虜相顧安肯忘耶既公忠心事主不必再疑吾自有伏諸葛亮之計瑾辭歸畢竟周瑜將

居智 字公 達伯 夷叔 齊乃 謚號 也

瑜與孔明



中軍議事

何計來索孔明 周瑜三江戰曹操 第八十五回 周瑜思付轉恨孔明汝直如此能言快語吾必殺之遂來辭孫權曰公瑾先行孤當續後便起也瑜共程普魯肅邀孔明同行孔明欣然從之一同登舟駕起風帆迤邐望夏口而進離三江口五六十里軍船依次擺開已定瑜於中興軍地下寨岸上依西山結營週迴下寨五十餘里孔明只就小船內歇周瑜分派已定使人請孔明到中軍帳議事文武都聚帳下孔明至坐定瑜曰昔曹兵少紹兵多兩邊相拒於白河官渡之時操以何計害袁紹之兵孔明先生深通兵法必知其詳孔明暗思此人見兄說我必用計害我吾看他如何遂答曰蓋聞荀攸之謀先斷糧草因此一戰成功瑜大喜曰先生極是今曹兵八十三萬瑜止有三萬安能拒之必須先斷操糧然後可破近人報知操軍糧草皆出於聚鉄山素知先生又居漢上地理熟閑彼

魯肅回周瑜



說孔明之事

皆為主人之事有勞先生率領關張趙雲之輩吾亦助兵千餘星夜往聚... 瑜曰欲殺之恐被惹笑假借操之手先除後患魯肅來見孔明看他知也不知孔明畧無难色整點軍船要行肅不忍以言勾之曰此去可成功否孔明笑曰吾水戰步戰馬戰車戰各盡其妙何愁功績不成耶比江東公與周郎蓋一能耳肅曰吾與周郎何謂一能孔明笑曰吾聞江南小兒有言伏路把關饒子敬臨江水戰有周郎言不能陸地戰耳肅以亮言回報周瑜周瑜大怒曰孔明何欺我只能水戰耶不用他去我自引一萬馬軍直往聚鉄山斷操糧道肅以瑜言報孔明孔明笑曰公瑾令吾斷糧者實欲令曹兵殺吾也吾故以片言戲耳公瑾便容納不下今用人之際吳侯與劉使君同心則大事成如若各相妬害則事去矣操多謀計他平生慣斷人糧他如何不以重兵隄防

糜竺一賚禮



拜見周瑜

公瑾去則必被擒不如先火戰挫動北軍銳氣別思妙計破之子敬善言以告公瑾為幸肅必言回報周瑜... 頃足曰此人見識果勝吾矣今日不祛除必被他算肅曰今大軍相拒之時望以國家為重瑜曰然却說劉玄德分付劉琦守把江夏遂引兵至夏口登城遙望江東有旗幡隱隱輒輅無效料東吳已動兵矣乃盡起鄂縣之兵屯於樊口地名又令人登高望之吏人回報曰南岸盡是東吳戰船北岸隱隱烟火不斷乃徐州青州之兵也玄德聚眾曰孔明一去杳無音信不知就裡如何誰人可去探听虛實回報糜竺曰某願往玄德乃備羊酒禮物囑付糜竺應机而变坐駕小舟順流而下至周瑜寨軍士報瑜玄德使糜竺至慰勞軍士瑜命入坐拜致玄德再三相敬之意獻上酒礼瑜受之款待糜竺告辞瑜曰孔明來結好於東吳同破曹操軍已臨敵吾欲親得玄德枉駕來臨深慰所願別有密事自當告之竺應喏下船而回肅曰公欲見玄

釋義 按一統志 樊口 即武昌縣 樊口也

詔孔明約德期而東風為限此操接戰而



舟中叙會

玄德孔明

傳天下世之英傑劉備區區之才安煩將軍之重禮耶乃分賓主坐周瑜取酒相勸却說孔明偶到江邊見說玄德在此與都督相見吃了一驚差入中軍帳正逢魯肅恭敬孔明乃携手而入孔明偷日先視周瑜面有殺氣又見兩密掛壁衣孔明思之吾主危矣料周瑜懼雲長必不下手孔明復出於船邊伺候周瑜起身把盞猛見關公立在背後忙問曰此是何人也玄德曰吾弟關雲長也瑜曰莫非向日斬顏良誅文丑者乎玄德曰是也周瑜汗流夾背就與把盞又飲數盞玄德問曰將軍今拒曹操深於得計戰卒有幾何瑜曰三萬玄德曰安能敵操八十八萬眾耶瑜笑曰兵多將廣何足惧哉瑜以三萬人足可矣豫州試看吾破之如摧朽木耳玄德羞慚而謝忽見魯肅入玄德曰請子敬說話瑜曰受命下委於人若欲會語直待破了曹操此時與孔明回至也玄德惶恐謝之雲長自會其意玄德乃辭瑜曰備權告別破敵收功之日專當拜賀瑜亦



雲長輔佐

周郎欲殺玄德

德主何意瑜曰玄德世之梟雄今若不祛除乃東吳之患吾非為己之私實為國家也瑜遂傳密令如玄德到先埋伏刀斧五十人於壁衣中吾卸盃為號便出下手却說糜竺回到樊口寨中見玄德將周瑜欲得而會之事說了玄德便交收拾一隻快船吾只今便往關公諫曰吾聞周瑜多謀之人况無孔明之書其中必詐不可去見玄德曰我今結托於吳共破曹兵他欲見我若不往非同謀之意也兩相疑惑事必不諧雲長曰兄長堅意要去弟當同往張飛曰我也跟去玄德曰只消雲長隨我你與子龍守寨我去便回乃乘小舟引雲長并從者二十餘人飛掉而來到寨口玄德觀瞭腫艇艦旌旗兵甲左右分布齊整看了心中甚喜軍士飛報周瑜周瑜問多少船到報曰只有一隻從者二十餘人瑜笑曰此人合休矣噫付埋仗刀斧手瑜令出遠接玄德引雲長并從者數人直入中軍周瑜出轅門相接入帳中叙禮已畢請玄德上坐玄德曰將軍名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周瑜唱斬



曹公來使

不留送出轅門至船邊忽見孔明孔明曰主公知今日之危乎玄德曰不知孔明曰若非雲長已遭瑜之雉矣玄德方省悟問孔明若何孔明曰雖若虎口安若泰山今主公但收拾下軍馬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後為期可教子龍駕一小舟於岸邊專候亮回也勿悞玄德問其意孔明曰但看東南風起亮必還矣主公可速開船孔明自回玄德開船行不數里上流頭放下五六十隻船來玄德慌忙視之船頭上乃張飛也恐怕玄德有失特來遠接遂乃同回却說魯肅問周瑜曰公瑾今日何不下手瑜曰聞雲長世之虎將行坐相隨我若下手他必害吾也肅愕然忽人報曹操遣使至瑜喚入使人呈上書看封皮云漢大丞相書付周都督開拆瑜大怒更不開看扯碎於地唱斬使者書曰兩國戰爭不斬使人周瑜曰斬使以振軍威將首級付從人回去瑜曰曹操必兵兵矣當日發放甘寧為先鋒諸當為左翼蔣欽為右翼瑜自部領諸將來日四更開船戰具

甘寧射死



曹兵蔡勳

全宋三回

砲石一應完備却說曹操見周瑜斬了他來使驚了也曹心中大怒使蔡瑁張允荆州一班兒降將前部操行為後軍四更造飯五更開船時建安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平風靜浪北軍大進正使船到江口南船已擺開旗號中一員大將坐在船頭上大呼曰吾乃甘寧是也敢有夾敵者疾向前來蔡瑁大怒便喚弟蔡勳進前哨勳大呼曰吾乃大將蔡勳也甘寧于取箭滿扣弓望蔡勳射之庶弦而倒寧驅船大進萬弩齊發北軍不能當抵船邊左出蔣欽右出韓當直入北隊中來擒曹操當日如何

群英會周瑜智將幹

第八回

甘寧一箭射死蔡勳三路戰船縱橫於三江水面掩殺北軍箭如飛蝗砲石如雨韓蔣二將見後船皆是青徐之兵素不習水戰安能奮武揚威是日兩路船殺退後軍周瑜又催船助戰從辰至未北軍都退中箭着砲者不計其數會水戰者溺江多亡操登早寨再整軍兵嗾蔡瑁張允責

釋義
樓上
安固
不可
以
前



蔡張二將

教兵水戰

之曰東吳兵少緣何敗之只是汝不用心耳權免你一番
向後如此必按軍法蔡瑁曰荆州水軍久習水戰柰有多
少北軍不識水利見南軍一擊便荒瑁等先下水寨令北
軍在中南軍在外每日教習等熟方用之操曰你既是水
軍都督長處使行何必稟問蔡張二人自來訓練水軍沿
江一帶分二十四座水門以大船為城小船居于內可通
往來至晚點上燈燭照得天心水面一片通紅早寨三百
餘里火烟不絕搬運糧草車仗早晚而行却說周瑜得勝
回寨一面差人奏知吳侯以其功第一功韓當將欵次
之餘皆賞勞已畢瑜乃當夜登高現望西北一片紅霞光
照天地瑜問之左右曰此北軍燈火也瑜亦心驚當夜令
一个快船數隻樓子船各去現看操軍水寨隨行者魯肅
黃蓋等八員將皆帶強弓硬弩一齊上船兩邊青布為幔
各列二十部車上帶鼓樂競奏瑜暗窺他水寨大驚云此
深知水軍之妙用也問水軍都督是誰左右曰蔡瑁張允

周瑜船樓



歌飲而歸

也瑜曰乃深知水利之士也吾何得先除此二人然後破
曹瑜在船上飲酒水寨中曹軍看見急報曹操曹操交攷
船擒捉周瑜周瑜見他水寨中號旗起便令收拾定石兩
邊四十步一齊車動江面上浪花如飛比及水寨中船南
船已離十數里遠追之不及回報曹操操曰昨日輸
一陣挫動銳氣今又被他窺吾寨柵吾有何計破之
某忽于帳下一人出曰某自幼與周郎同認交契如親昆
弟憑三寸不爛之舌徑往江左說此人來降共捉劉備若
何曹操大喜視之乃九江人也姓蔣名幹見為曹操帳前
幕賓操問曰先生素與周公瑾交厚幹曰丞相放心某到
江左必要成功操曰要何物將去幹曰只消一個小童隨
後架一小船餘者不必一物操甚喜置酒與幹送行幹乃
青袍駕一葉小舟逕到瑜寨命報覆云有故人蔣幹相訪
當日周瑜正在中軍帳與眾將議事忽聞幹至瑜笑與眾
曰他來做說客耶乃分付眾將附耳低言如此如此應命

全象三國評林

三國評林

蔣幹拜訪



周瑜叙舊

而去瑜整衣冠引從人數百皆錦衣花帽事執儀仗前後簇擁瑜步行遠接見蔣幹引着一個青衣小童昂然而來瑜教從人擺開兩邊瑜忙下拜而迎之幹曰賢弟別來無恙瑜應聲答曰子翼遠涉江湖生受汝與曹氏作說客耶幹愕然良久曰吾與足下間闊久矣遠聞足下威鎮東吳名揚華夏故來叙舊而觀其志何疑吾作說客耶瑜曰吾雖不及師曠已聞兄之雅意也蔣幹曰足下視吾如此人吾告退矣瑜笑挽其臂曰吾恐伯兄長與曹氏作說客既無此心何去速耶遂入帳請上坐命左右進酒就請江左英俊與子翼兄相見少時面前設放金銀器皿光射眼目文官武将各穿錦綉之衣帳下小卒都披銀甲衆官分兩行而坐動起得勝鼓樂喧衆官行酒瑜與衆將曰此是吾同窓友兄從江北得此即非是曹家說客也衆官勿疑便與太史慈曰你可佩吾劍作箇明甫今日之酒但叙舊舊日交情耳但有開口說起曹操東吳軍旅之事者便可

瑜同蔣幹



樂飲大寨

斬之太史慈應喏按劍坐在席上幹見說如坐針氈周瑜曰吾自以兵以來點酒不飲今日見了心腹之交無疑當飲一醉吾兄開懷座上觥籌交錯但是一個起身把盞必酒溢其才能瑜大笑揚飲酒至半酣瑜携幹手同步至帳外瑜指左右軍士皆全裝盔甲各執戟而立瑜曰吾之小卒頗雄壯否吾之倉糧頗足否幹曰兵精糧足各不虛傳瑜又笑引幹看營中軍器鞍馬瑜半醉笑曰想吾與子翼同窓交業時不知有今日幹曰以賢弟之高才誠不為過瑜執幹手曰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聽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陸賈酈生復出口如懸河舌如利刃安動吾心哉况今時章句腐儒欲將一面之詞等閑來說我也言罷大笑此時蔣幹面如土色心似刀裁瑜又邀入帳上會諸將再飲又指諸將曰江右豪傑今日此會乃群英會耳飲至天晚點上燈燭瑜自起身舞劍作歌衆皆拍手而和之歌曰

幹藏蔡張



書報曹操

大丈夫處世今立功名功名既立今王業成王業成今四海清四海清今天下平天下平今吾特醉舞於王京歌聲慷慨消座盡歡獨有蔣幹寸心欲碎夜已更深幹辭退不勝酒力矣瑜撫幹背曰久不與子翼同榻今宵抵足而眠瑜本不醉同幹入帳後共寢衣不能解帶嘔吐狼籍於床上是夜蔣幹如何睡得着竊聽之時軍中鼓打二更視殘燈尚明看周瑜時鼻息如雷幹偷目視卓上一堆文書看時皆是往來書信於內一封上寫蔡瑁張允謹封幹大驚暗讀之書云

其等降曹緣是逼之耳今已黜北軍困於寨中但得其便即令人到別有関報
幹暗思曰元來蔡張結連東吳將書深藏於衣內忽周瑜帶身奔急成燈就寢瑜口内含糊叫曰子翼兄我數日之內教你看操賊之首幹勉強應之瑜又曰子翼且住我教你看曹賊之頭幹問之瑜推睡看蔣幹那裡聽得着伏在

周郎伴譏



蔣子翼

全錄三國評林

床上聽更看四更只听得有人入帳喚云都督醒也
周瑜做夢中忽齊之意問那人曰床上睡着何人答曰都督請將幹同寢何謂不知瑜悔恨曰吾未嘗飲酒昨日醉後不曾說甚言語那人曰江北有一人至此瑜喝低聲便喚子翼蔣幹只推睡着搖也不齊瑜潛出帳幹竊聽之見有人於外曰蔡張二都督道急切下手不得後向低語不聽得少刻瑜入帳將幹只推睡着瑜解衣就寢幹尋思周瑜是个精細的人天明尋書必然泄漏捱到五更幹起喚瑜却推睡着幹戴起巾帽潛出帳喚了小童徑出轅門軍士問先生那裡去幹曰吾在此恐誤了都督事不得濟反被東吳耻笑幹暗思不能說周瑜却與丞相打聽一件事乞退左右幹把上項事一一說了取書與曹操曹操現了大怒曰二賊焉敢如此只恐走透急喚蔡瑁張允到帳下操問進兵如何瑁曰軍教未熟不敢輕進操怒曰軍若教熟吾首級獻與周瑜矣蔡張二人不知其意驚慌

誅不
可容
也

蔣幹回話



操斬二將

不能對操喝武士之斬之酒更獻頭階下眾將皆入問其
 故操方省口曰吾中計矣靜軒嘆曰
 曹操奸雄不可當 一時詭計中周郎
 蔡張賣主謀生計 誰料番為劍下亡
 操雖是中了計不肯認錯乃與眾將曰蔡張二人怠慢軍
 心延延日久吾故斬之眾將皆嗟吁不已操于眾中選干
 禁毛玠為水軍都督以代二人之職其餘不換細作探知
 報與周瑜大喜曰吾所患者此二人今施小計盡已勦
 除吾無憂矣肅曰都督如此用兵何愁曹操不破瑜曰吾
 料諸將不知其謀獨有孔明勝如吾見想此謀亦可瞞他
 子敬試以言釣之知與不知便當回報肅來釣孔明還是
 如何也

諸葛亮計復周瑜

評周
瑜
孔明
羽
當
以
事
之
者
乃
忌
其
主
而
受
之

魯肅到舟



探問孔明

賀喜肅曰何喜孔明曰周公瑾使足下米探亮知不知便
 是這件事可賀說得魯肅失色問孔明先生緣何知之亮
 曰這條計瞞得蔣幹帶操必然省口只是不肯認錯聽得
 換毛玠于禁這兩個手內好互送了水軍性命東吳無患
 矣如何不賀喜肅正開口不得把此言語支吾別了孔明
 孔明囑付曰萬望子敬隱而休言亮知此事必埋必然尋
 事室亮也魯肅搖頭而去見周瑜把上項事以得實說周
 瑜聽了大怒曰若留此人那里顯吾誠意斬之肅苦勸曰
 若殺孔明却被操笑瑜曰吾自公道斬之教他死而無怨
 肅曰以何公道瑜曰子敬莫問來日便見次日聚眾將于
 帳下交請孔明孔明欣然而至坐定瑜曰即日交兵水路
 之中用何計以破曹孟先生見教孔明曰大江之上除非
 巧弩為先瑜喜曰先生之言正合吾機昔日妻子牙自製
 許多軍需先生飽享必能辦事吾軍缺箭使用欲煩先生
 監造十萬根箭以備用之望先生全兩家之事切勿見怪

此姑
美之
非之
人也
日受
三五
而死
疑哉



周瑜令孔明

造箭十萬

孔明曰亮開在此便造十萬枝箭當何時用之瑜曰與先生十日限借辦孔明曰非早晚曹操必到若候了十日必誤大事瑜曰先生料幾日可辦孔明曰只消三日嚴限辦納十萬隻箭瑜曰切莫戲言孔明曰怎敢侮弄都督便與文書三日不辦其當軍令瑜大喜喚軍政司當面要了文書置酒相謝瑜曰事完了自有酬勞孔明曰今日不及事來日分投便造箭也第三日可差小軍五百人於江頭搬箭孔明飲了數盃辭瑜而去瑜曰此人莫非詐乎瑜曰他自送死非吾逼之明曰對衆要了文書你便脇生隻翅也飛不去也分付軍兵交他諸般不辦必然誤了此時定罪有何理說你可去探虛實便來相報專肅見孔明孔明曰吾曾交子敬休對公瑾說知他必要害我今果然之三日內要造十萬隻箭無時只按軍法子敬只得救我肅曰你自取禍如何救你孔明曰望子敬暫借二十隻船每船上要軍三十人各掉皆要布為幔每船上束草千餘把密布

會
滙
等



孔明問肅

借舟取箭

兩邊皆在江岸伺候別有妙用第三日請子敬至看箭切不可教公瑾知會如知則吾計不成必累子敬矣肅正不知其意回報周瑜言道他不用竹箭翎毛膠漆等物自有道理瑜大疑惑不省其意肅曰撥輕快船二十隻各船三十人並用青布為幔上插旌旗內安草束縛於兩邊皆泊於孔明船邊一日無動靜兩日亦不行到第三日四更昏肅到船邊孔明交請上船肅問何意孔明曰同子敬往江北取箭肅問箭在何處孔明曰子敬休盤問前去便見二十隻船用長索相連交望江北岸進發是夜大霧出江對面看不相見孔明共魯肅坐於船後傳令教快行果然好大霧前人有篇大霧望江賦曰
大哉長江西峽岷峨南鎮三夷北連太阿河滙海而滄鬱歷萬古以揚波至若北海若非江水無長鯨千尺天吳又首扼哉威集而有怪蓋夫見神之所倚憑英雄之所戰守陰陽既亂昧爽不多訝長空之一色忽大霧之

曹兵箭射



霧中船隻

四屯雖海之混然後上接高天下垂厚地漸平蒼茫浩
 無限際鯨見出水面陽氣蛟龍漸潤而吐氣如奪林
 收潺春陰釀寒溟漠浩漫西失武文之岸東
 無夏口之山戰船千隻俱沉淪於壑魚舟一葉驚出沒
 於波間其則窮天九朝陽生色反白晝於黃昏變丹青
 於水色雖大聖之不測深淺離婁之明焉可以辨之咫
 尺於是鴻夷息浪屏翳收風電魚遁跡鳥獸潛踪隔斷
 蓬萊之島暗連閭闔之宮恍惚奔騰於馳驟將至紛紜
 而維足共宮之欲同乃能中隱毒蛇聞之於瘴病藏而
 魑魅逢之而禍害降矣疾病於人身起凡塵於耳塞小
 民遇之天傷大人觀大恍然蓋將返元氣於鴻濛混天
 地於大塊

靜軒先生有詩一律單題霧云

疊嶂嵐光盛 濛濛細雨濃 惟聞雲外馬
 不見嶺頭松 一水茫新浪 千山失舊踪

曹操命兵



曹操射舟

禪閣昏燈裏 風送數聲鐘
 當日五更已到曹軍水寨孔明交把頭西尾東一帶擺門
 就船上擂鼓吶喊肅驚曰倘或曹兵齊出如之奈何孔明
 曰吾料曹操雖奸雄於重霧中必不敢出吾等酌酒取樂
 霧散便回吾親身在此子敢勿憂却說操聽得水寨中擂
 鼓吶喊毛玠于禁二人慌使人飛報曹操此時為見水
 軍不整首在江邊提調自也所得操曰重霧迷漫江面他
 必有埋伏更兼軍士未整不可輕動盡發水軍弓弩手亂
 箭射之又差人早寨里喚張遼徐晃各帶弓弩手約有一
 萬餘皆盡上船施放平明時候孔明交把船調回頭東尾
 西逼近水寨受箭早寨中張遼徐晃等又引能射者皆赴
 水寨口大船上放箭只聽得船中擂鼓吶喊箭如雨下漸
 日出收起霧露孔明交放船回二十隻船兩邊似釘排草
 內入箭無數眾軍士一齊都叫謝箭比及報知曹操船輕
 水急已放開三十餘里追之不及操甚惶惶自責此軍皆

此又
是太
阿倒
持箇
以反
為通
九

操命二將



詐降周瑜

人曰吾之妻子皆在荊州安有愛心丞相勿疑某二人手
內必取周瑜請葛之首操喜重賞了當帶五百軍人數隻
船偷出寨門順流而下望南岸來却說周瑜曉夜不眠理
會進兵之策忽報江北有數隻船到來內稱蔡瑁之弟蔡
中蔡和特來投降周瑜大喜交換到帳下二人哭拜於地
曰吾兄無罪操賊誅之今欲報仇特來投降望賜收錄願
為前部瑜取金銀賞勞加為上將與耳寧引這枝軍去為
前部中相拜謝以為中計瑜喚其寧入帳中分付曰操使
此二人過江窺探消息只做不知休要阻當寧曰此是何
意瑜曰此二人不帶妻小必是詐降吾欲將計就計行事
特交他通報消息汝可於勤相待就重提防每日書畫卯
酉約會同來至期破曹操捉他兩個祭旗汝勿有誤其寧
領計去了却說曹肅來見周瑜曰這兩個多是詐降瑜叱
之曰操殺他兄正欲復仇何詐之有汝若如此疑惑安能
容天下之士乎肅無言可答而退來告孔明孔明笑而不

評蓋
欲滅
曹操
而自
獻計
肉計
詐降

黃蓋許瑜



行苦肉計

言肅曰何故笑乎孔明曰吾笑子敬不識公瑾之計耳火
江之隔細作難往來操使蔡中蔡和來詐降使不疑心
也公瑾計上用計正要他通報消息兵不厭詐公瑾之謀也
肅方才省悟却是黃蓋入帳與周瑜曰他眾我寡難以拒
敵何不用火攻以燒之瑜曰誰與公敵此計蓋曰此某已
意非他人之所教也瑜曰欲正幽如此故留蔡中蔡和詐
降之人以通消息但恨無一人肯獻苦肉計耳蓋曰某願
行此計瑜曰不受苦楚如何肯信蓋曰某自破虜將軍重
用到今雖身受萬劓心亦無悔瑜拜而謝之曰君肯若行
此計則東吳之萬幸也蓋曰雖死而不悔遂謝而出次日
清晨大會諸將列於帳下孔明亦預坐次周瑜曰曹操百
萬之兵連絡二百餘里寨柵非一日可破吾料特積糧草
累月諸將船上有三月糧草准備預敵言未畢黃蓋進曰
都督教閱多少糧瑜曰且支三個月蓋曰便支三十個月
也不濟事若是這個月破得便破若是這個月破不得只

力事
主不
難此
身也

周郎斬黃蓋



衆勸打五十

依張子布之言束手倒戈北面而降之此為上計周瑜勃
然变色大怒曰吾奉主命妙算已定若有再言降者必斬
衆將向面相看瑜曰今兩軍相敵之際汝為先鋒上將安
敢慢吾軍心不斬汝首難以服衆左右取劍來黃蓋亦怒
曰吾自幼隨破虜將軍縱橫東南已歷三世那時豈有你
來瑜大怒拍案叫斬來刀斧手把黃蓋捉下周瑜喝斬其
軍進前告曰公覆此東吳故舊功臣可以恕之瑜叱之曰
汝何等入敢多言亂吾法度耳先喝左右亂棒將其寧打
出衆官都跪下告曰蓋罪合誅但於軍不利都督寬恕權
且寄罪待破曹後問亦未遲周瑜忿氣不息衆官苦哀
告瑜曰若不看衆官面皮決斬汝首既犯吾令難以全免
左右拖番一百脊杖以正其罪諸官又告瑜撤卷案卓此
退諸官便交行杖將黃蓋剥去衣服拖番在地咬牙切齒
喝令毒打之到五十衆官又告周瑜跳起身曰汝敢小觑
我耶且寄下五十杖再有些怠慢二罪俱發恨聲不絕而

關中
黃蓋
之計
而願
投曹
張

周瑜啓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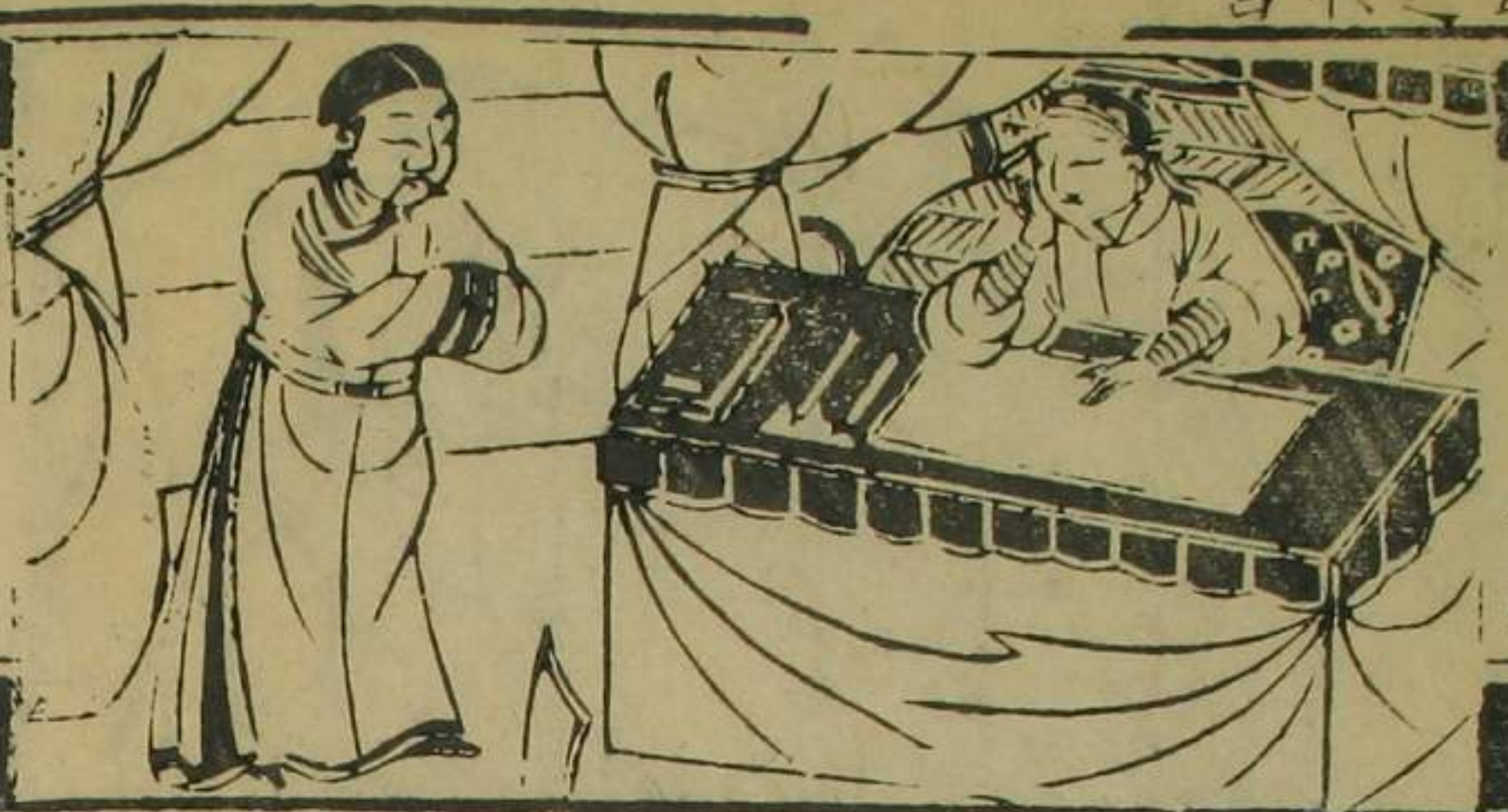


帳中議事

入帳中衆官扶起黃蓋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扶到房
中昏絕幾番動問之人無不下淚魯肅也動問了回到孔
明船中肅曰今日公瑾責罰公覆我等皆是他部下不敢
犯顏苦勸先生是客人何故袖手傍觀不發一語何也孔
明笑曰子敬何欺我肅曰某與先生渡江以來未嘗有事
相瞞何故出此言也孔明曰子敬你也不知兵法也神鬼
不測乃計謀也今日公瑾欲殺黃蓋故毒打之乃其計也
吾豈勸乎肅方省悟孔明曰不用苦肉計何以瞞曹操今
必詐降却交蔡中蔡和報其事矣孔明又曰如見公瑾切
勿言亮知只說和亮也瞞過了也肅曰見瑜入帳內
肅曰今日何故痛責黃蓋瑜曰諸將怨否肅曰多有心中
不安者不敢明言也瑜曰孔明知否他也埋怨都督恣情
薄瑜曰今番須瞞過你肅曰何謂也瑜曰吾今日打黃蓋
乃計也欲令他詐降先須用苦肉計也瞞曹操中用火
攻之可火勝也肅乃暗思想孔明之高才不敢明言却說

則公
則公
則公
則公
則公

關澤密標



黃蓋杖疾

黃蓋卧於帳中諸將皆問蓋不言語但長吁而已小軍忽報關澤謀特來動問蓋令人請入對面而坐蓋盡吐退左右關澤曰將軍莫非與都督有旧仇否蓋曰非也某看遍軍中絕無人可結心腹惟先生一人素有忠義之氣故敢以心腹告之關澤曰公之受責莫非苦肉計否蓋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公瑾一動一靜某已料九分矣蓋曰某在吳候三世思無以報之故獻此計以啗曹操骨肉如泥亦無恨矣澤曰公之告我莫非要關澤渡江獻詐降書否蓋曰實有此意未知肯仗義否關澤言無數句惹起赤壁慶兵

關澤密獻詐降書

第八回

評澤
言江
大言
非為
而世
欲順
天時
此關
澤正
大之

操欲斬關澤



澤正言而對

曰吾不笑你吾笑黃公覆不識人耳澤曰殺便殺何必問乎操曰吾自幼熟讀兵書足知奸詐也我道你只好瞞別人如何瞞得我澤曰且說書中那件是奸處操曰戊說破你脫空處教你死而瞑目你既是真心投降如何不明約幾日幾時將多少糧將多少兵書中又無約期却不詐降此是一時以致你天敗吾今識破有何理說關澤聽而言曰你尚敢誇年幼讀兵書耶你戰周瑜必被他活捉汝無學之輩可惜吾屈死於汝手操曰何謂無學也澤曰汝不通書不識緊繆不識機謀密事不明道理故知必敗耳操曰放他起來看他說我甚的不是處若說有理別有議論澤曰我見你待賢之禮吾肯言也但有死而已操曰顯出高論澤曰豈不聞背主作盜安可期乎這句言語直替主謀反如何約得日期倘約了米日急下不得我這里接應必然泄漏只是但得便時行矣曹操是個至聰明的人一點便悟下席伏罪曰適來操見事不明冒犯尊顏幸勿掛

第一卷

言也 更也 耳也 又也 二人 私語 曹公 此時 深信 降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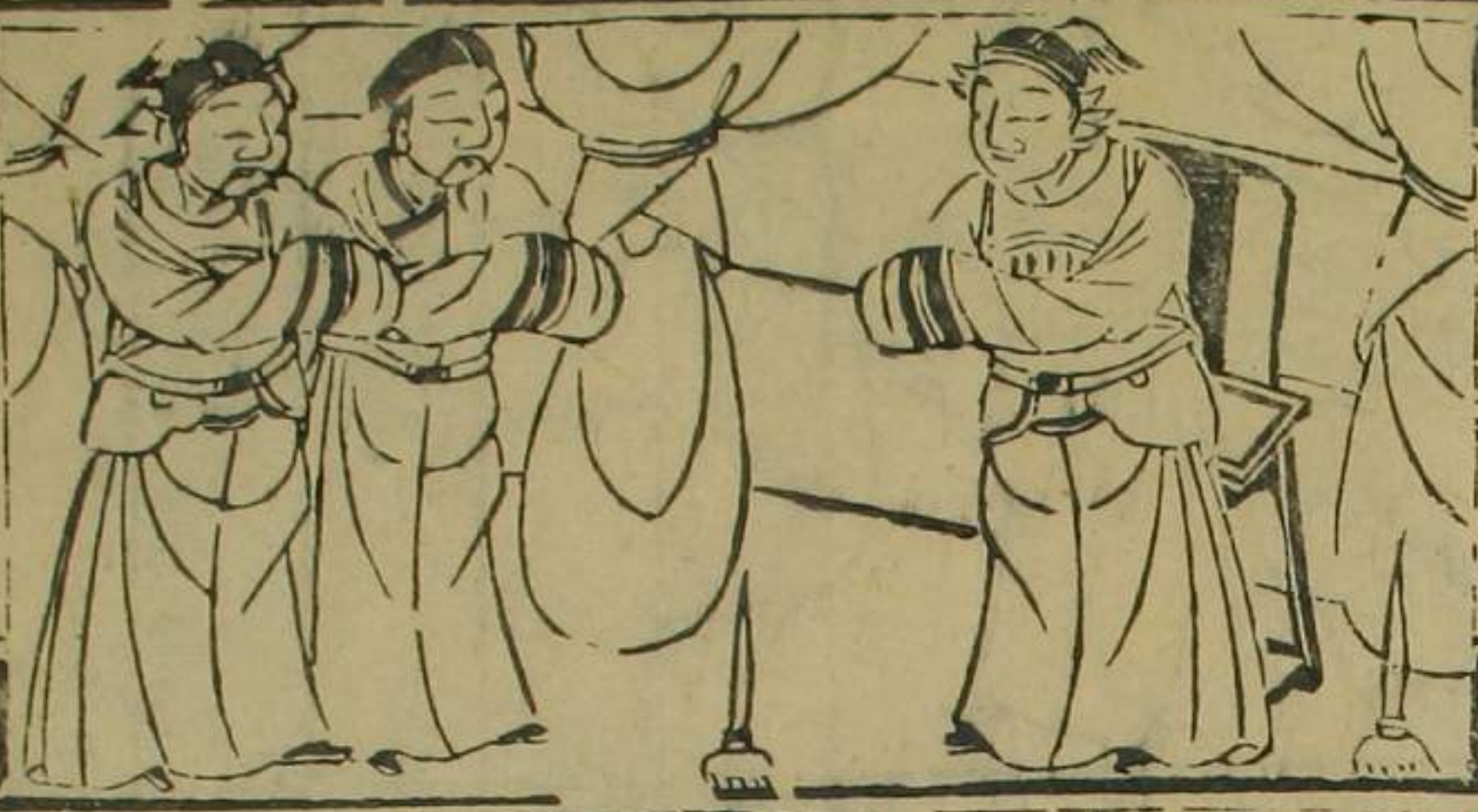
關澤乘舟



歸見黃蓋

意澤曰吾與公覆傾心投降如嬰兒與父母豈有詐乎操大喜曰若二公能盡忠義之功他日受爵必在諸人之上澤曰其等非為爵祿但欲順天時耳操取酒以待之少刻有人在操耳邊私語操曰將書來看那人以書付上操大喜關澤暗思此必是蔡中蔡和來報黃蓋受刑消息操固喜其事也操良友曰煩先生且回江東與黃公覆的當約日先通消息過江吾當以兵接應澤曰某已離江東不可復還望丞相別差機密人去操曰若他人去事必泄滿關澤再三推辭只恐曹操心疑良久曰若去則不可久停便當行矣操賜金珠澤皆不受辭操下船飛奔江東尚見黃蓋細說前事蓋曰非公能辨則蓋甘受苦楚澤曰吾今便往牛亭寨中探蔡中蔡和去也蓋曰善觀方便澤先到牛亭寨守曰先生何來澤曰昨日帳上見足下被辱吾甚不平寧嘆息不答忽見二蔡至澤以日送情與寧寧已會澤之意四人共議曰吾今無意相待羞見江左之人矣澤曰

關澤其寧



二蔡議事

只顯他能不以我等為念寧咬牙切齒怒髮衝冠而不言澤乃虛與寧耳說寧低頭長嘆蔡中二人見澤與寧皆有反意以言挑之曰將軍先生何故煩惱有何不平耶澤曰吾等腹中之苦你豈知也二蔡曰莫非肯吳投曹耶澤失色起身拔劍而言曰事已敗露不可為曹臣也欲殺二蔡二蔡慌告曰二公勿憂乞退左右吾有心腹之事寧曰可速言之蔡和曰吾乃曹公所使來詐降之人也二公若有順心吾當引進寧曰若如此天賜也二蔡曰吾已報知丞相矣澤曰吾於丞相前見了書特來說與曹耳寧曰大丈夫既遇明王當竭力而事之四人相聚飲酒蔡和即特又寫書差人又報曹擇關澤之計今為慶在第一百一十詩為證

黃蓋深知關澤忠
數行降札江南去
解使周郎成大事
慶兵赤壁施謀畧

故煩托獻與曹公
百萬雄師掃地空
不教曹操逞英雄
致使謀臣第一功

操命將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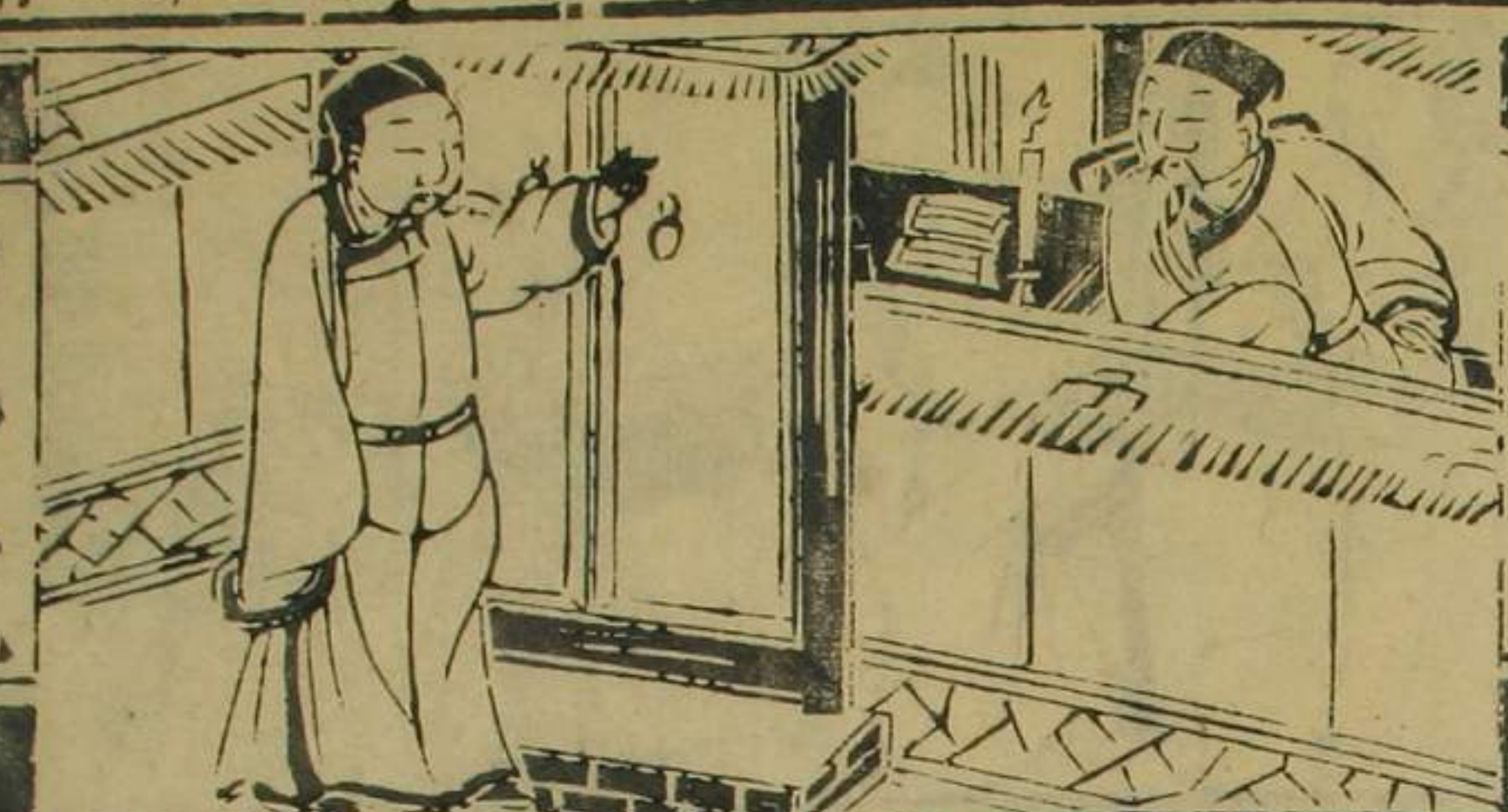
復往瑜寨

蔡和自發書報其寧友吾與同謀為內應關澤別將書差人報過江去黃蓋動身未知何日但看船頭插青龍牙旗即是粮草船也却說曹操又得二封書心中狐疑未信與眾謀士商議操曰誰敢往江東打聽言未畢一人應声而出曰某願往必竟是誰

龐統智進連環策 第九十回

將幹進言曰前者不成功而回心中自羞今舍命再與水相前往如不成事其當斬首操大喜即時交將幹直到南岸水寨使人轉報周瑜聽得將幹又到禮拜天地曰吾之功只在此人身上遂密使人分付如此如此元來龐統亦曾對周瑜說要破曹除用火攻瑜曰吾已定計了統曰大江面上餘船四散如何燒得除非獻連環陣計交他自定排做一處然後可燒只是曹操奸猾如何去得正無理會處却好聽得將幹又到瑜因此大喜乃坐於帳上使人請幹不見來投心中疑慮交把船放於僻淨岸口却自

將幹扣戶



謁見龐統

評幹統往曹子建先入而致除二賊今日來而探成

入見周瑜周瑜作色曰子翼何故欺吾太甚耶幹佯笑曰吾想與弟乃舊弟兄特來吐心腹事何故言相欺也瑜曰你要說吾除非海枯石爛前番想舊日交情痛飲一醉留你共榻你却盜吾私書不辭而去去報曹操致令殺了蔡瑁張允使吾大事不成皆汝汝也蔡和蔡中新來降吾你又來動說詞也吾不看舊日之情一刀兩段本待送你過江去亦一兩日間要破曹也待留汝寨中必然走泄左右可送子翼去西寨後而中安歇待吾破了曹賊此時送你過江未遲將幹再欲言周瑜已走入寨後左右取馬與將幹乘坐送至西山背後小庵中歇息撥兩個軍人伏事幹在庵中憂悶寢食不安是夜星月滿天幹獨步出庵後只聽得讀書之聲信步走到山邊見茅屋數間內有燈光射出窺之見一人在燈下讀孫吳兵法幹曰必異人也扣戶請見其人開門迎之一表非俗幹問姓名答曰姓龐名統字士元幹曰莫非鳳雛先生否統曰然也幹曰何僻守於

西其操望
其威
其而
適以
與師
也

幹引龐統



入見曹公

此統曰周瑜恃才自高不納忠良威賢損德求守於此公
乃何人也幹曰吾乃蔣幹也群英會上相見何故忘了統
曰一向失忘切乞恕罪請入草庵共訴心腹之事幹曰此
公之才何所不至如肯降曹幹當引進統曰恐不用賢耳
幹曰吾願以性命保之統曰既有引進之心便當同行如
此事必泄矣幹與統便尋路到船邊却好尋見船連夜投
江北來到操寨幹先來見操備言前事操請相見出寨接
入分賓主坐定龐統曰周瑜年幼恃才罔眾不用良謀欺
凌推賢皆有退意操心無疑堅意相待飲膳操交響馬喚
龐統同觀寨柵二人上馬凭高望之統曰直將才也操曰
先生勿得飲願教之統曰依山傍林前後顧盼出入有門
進退有曲折雖孫武再三不過如此今統曲為褒獎非真
心也操大喜又引觀水寨統見向南分二十四座水門皆
用藤懸戰艦列為城郭賊小船往來看來有次第統嘆曰
只聞丞相用兵如神今觀所為果不虛矣指江南而言曰

曹公設宴



款待龐統

周郎周郎克期不活操曰先生望賜指迷勿吝見教統曰
以此論之龐統不敢妄言耳操喜回至帳中置酒和飲共
談孫吳兵法諸家陣法三畧六韜滔滔如流水操殷勤相
待統乃佯醉而言曰我聞軍中有良醫否操問何用統曰
水軍多疾須用此治之此時操軍不伏水土多生嘔吐之
疾死者無數操正中計忽聞有此如何不問統曰兵法陣
法件件皆是但可惜不能全美操再三請問統曰統有一
策教大小軍並無疾病皆安穩而得全勝操又問之統曰
蓋因大江之中潮汐生落風浪不息中原之人不慣乘舟
致生此患若以大舟小舟各皆配合或三十為一排或五
十為一排首尾用鐵環連鎖下載糧上鋪閣板休言人可
渡馬亦可走矣若此順通風浪潮水復有何疾哉曹操下
席而謝曰非先生之良謀安能破東吳耶統曰愚之淺見
丞相自裁之操即時便傳令喚軍中鐵匠連更曉夜造環
大釘鎖住船隻諸軍聞之俱各歡喜有詩為証

龐統辭曹



出遇徐庶

龐統又曰某觀江左英雄都怨周瑜者多吾將三寸之舌與丞相說之先破周瑜則劉備休矣操曰先生果然能成大功奉請三公之職統曰非為富貴但欲救萬民丞相渡江慎勿殺害操曰吾替天行道安肯殺戮人民耶統拜求文榜操命押付統拜別曹操曰先生家屬見居何處統曰只在江左今得此榜可保全家也即拜別與曹操曰事不宜遲丞相便可進兵休等周郎知意操曰然統走至江邊正欲下船忽見一人布袍頂冠一把扯住龐統曰你好大膽黃蓋用苦肉計闕澤獻詐降書你又來獻連環陣只恐燒不盡絕你們都把出這毒手來只瞞得曹丞相湏臾不過我認得龐統魂魄飛魄散畢竟此人是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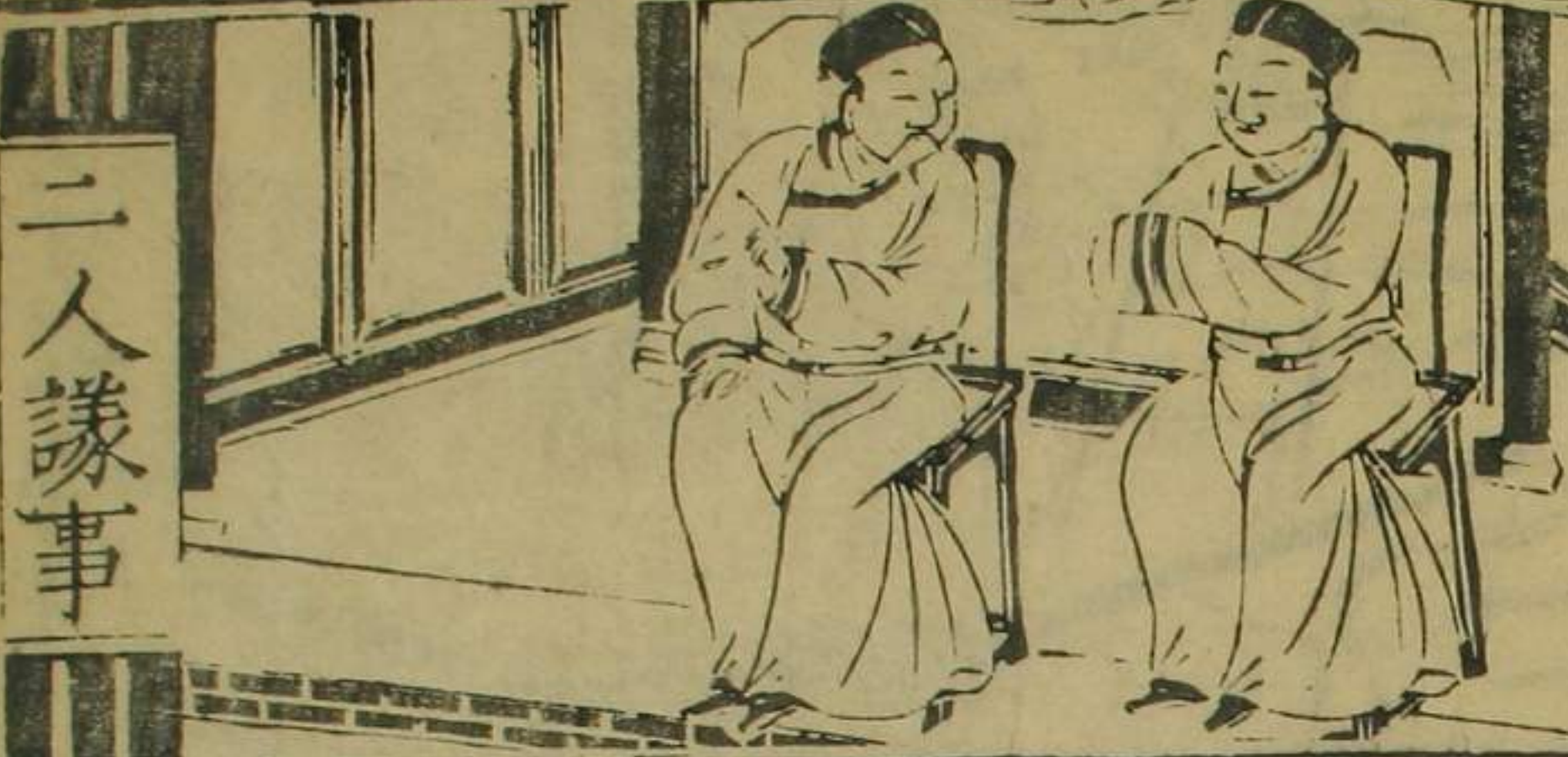
曹孟德橫槊賦詩

第九卷

龐統問曰你是何人也答曰吾乃徐庶也統回師左右

評徐 庶脫 身 徐 庶 言 西 涼 州 兵 變 而 脫 身 以 此 難

龐統徐庶



二人議事

人乃曰果是如此可惜江南八十一州百姓皆是仰送了庶曰此間八十三萬人馬性命如何統曰吾若怕死不來江北庶曰吾感劉皇叔之恩未嘗忘報曹操送了吾老母已言平生不與操設一計今於汝之事吾安肯說破他的計只是我隨軍在此南軍一到玉石不分豈能免吾難乎君當教我脫身之術我則掩口而遠避矣統笑曰元直如此高見眼前之計有何難哉庶曰願先生教之統在徐庶耳邊略說數句庶拜謝曰吾平生所許劉玄德伏龍鳳雛才高天下以此論之不虛言也重蒙活命之恩統別了小船回江東報周瑜只說徐庶當晚密使近人各寨暗布此事謠言次日寨中三三兩兩交頭接耳而說少刻人來報知曹操說西涼州馬超韓遂謀反殺奔許昌操大驚急聚文武商議操曰吾自領兵南征心中所憂者惟馬超韓遂耳今軍中謠言未知真實不可不信誰可代吾一往言未畢徐庶進曰自蒙丞相收錄重用恨無寸功報效請得三

村亦不說
破中之
吳之計也
是恨深
深即

曹子德問

鴉鳴之兆



千軍馬星夜往散關把住隘口如有急事自來告急矣此
及救軍至先看徐庶殺此二人操喜若得无直去吾無憂
矣三関之上原有兵守今你就領三千馬步軍差臧霸為
先鋒星夜便往不可遲矣徐庶辭了曹操帶了臧霸便行
此是龐統救徐庶之計也後有詩為証

曹操南征日夜憂

馬超韓遂起兵謀

鳳雛一語教徐庶

好是鰲頭脫釣鈞

此時操歡笑不止忽聞群鴉之聲望南飛去操問曰此鴉
緣何夜鳴左右答曰鴉見月明將謂天明故離樹枝而鳴
也操大笑不止此夜酒酣交取槊來操拿槊立於船頭上
取酒洒於江中自滿飯三爵橫槊與諸將曰吾持此槊破
黃巾擒呂布滅袁術收袁紹深入北塞直抵遼東縱橫天
下真乃大丈夫之志也况對此景甚有感慨自當作歌汝
宜和之歌曰

對酒當歌

人生幾何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曹公槊刺

評醜江酒
臨樂賦
橫賦樂
樂賦樂
悲生
正此
也謂

劉馥死水



既當以慷 憂思難忘 何以解憂 惟有杜康
青之子襟 悠我心 呦鹿鳴 食野之萍
我有嘉賓 鼓瑟吟笙 皎明如月 何時可掇
憂從中來 不可斷絕 越陌度阡 於用難存
契濶談燕 心念舊恩 月明星稀 烏鵲南飛
遶樹三匝 無枝可依 山不厭高 水不厭深
周公吐哺 天下歸心

歌罷衆皆和之忽座間一人進言曰大軍相當之際將士
用命之時丞相何故出此不利之語操視之乃楊州沛國
人也姓劉名馥操曰何謂不利馥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
遶樹三匝無枝可依此大不利言也操大怒曰你安敢敗
吾與也手起一槊刺死劉馥於江中遂乃罷宴次日酒醒
悔恨無及馥子劉清告取父尸歸葬鄉里操泣曰吾昨日
醉中悞傷你父悔之無及可以三公厚禮葬之命清送靈
柩即日而回十七日水軍都督毛玠請曹操看水軍擺布

曹公登舟



釘固紅隻

畢竟如何

曹操三江調水軍

毛玠于禁階下請曰大小船隻俱已搭配旌旗戰具一應都完請丞相調遣尅日進兵操至水軍中間大戟船上坐定喚過諸將听令並各遵守隊伍伺候遣發水軍中軍白旗毛玠于禁水軍前軍紅旗張郃水軍後軍皂旗呂虔水軍左軍青旗文聘水軍右軍白旗李通馬軍白旗夏侯淵水陸路救應使夏侯惇曹洪護位主張來往監戰使張遼許褚其餘眾將各依隊伍曹操令水軍隊中發播三通各隊戰船八面而出於三江水面乘駕是時西北風驟起各船皆棹出門拽起風帆衝波激浪穩如平地北軍在船上跳躍施勇刺鉞使刀曹操觀之大喜以為必勝之法前後左右軍皆試舡旗幡下雜声注江涛又有巡船三十餘隻往來巡警催督操立在將臺上觀看調撥已畢交收住帆各依次序回寨有二十四門各有戰艦艨艟護送操賞

焦觸張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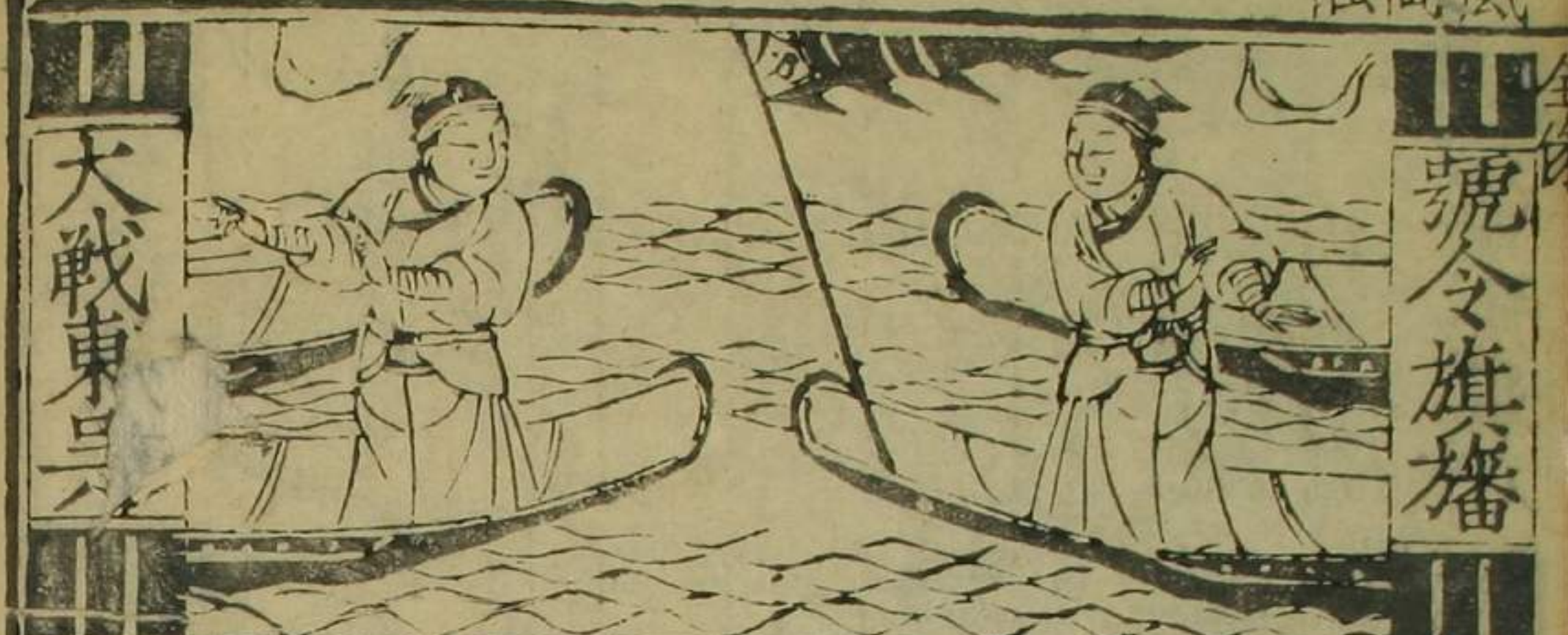


駕舡建功

軍兵與諸將曰若非天命照我安得鳳雛之妙計耶果然渡江如登平地之穩吾到南岸人馬一湧而上程昱進曰船皆連鎖雖是平穩但要提防火攻難以回避操大笑曰仲德雖有遠慮之謀可惜不知用兵之妙荀攸曰仲德之言甚與吾合未知丞相高見請謂何如是不知用兵之妙操曰夫為大將者先明天時次察地理然後依法用兵多勝少勝何况無算乎方今隆冬之際只有西風北風何曾有東南風耶吾居於西北之上他兵皆在南岸若用火攻必被風力以發之彼如是燒自己也吾何懼哉若是十月小春之時何敢不提防耶諸將皆頓首拜伏曰丞相包羅天地豈等閑之所及哉操與諸將曰青徐樂燕之衆不惜乘船今非此計安能設大江之險班部中二將出曰小將雖凶燕之人素不乘船願借哨船二十隻直至江南先奪旌鼓船隻而回以示北軍亦能乘船操視之乃表紹手下舊日降將焦觸張南也操曰汝等皆生長北方恐乘船不

評程昱言火攻之難而操不識天時不識地利

呼風喚雨
子之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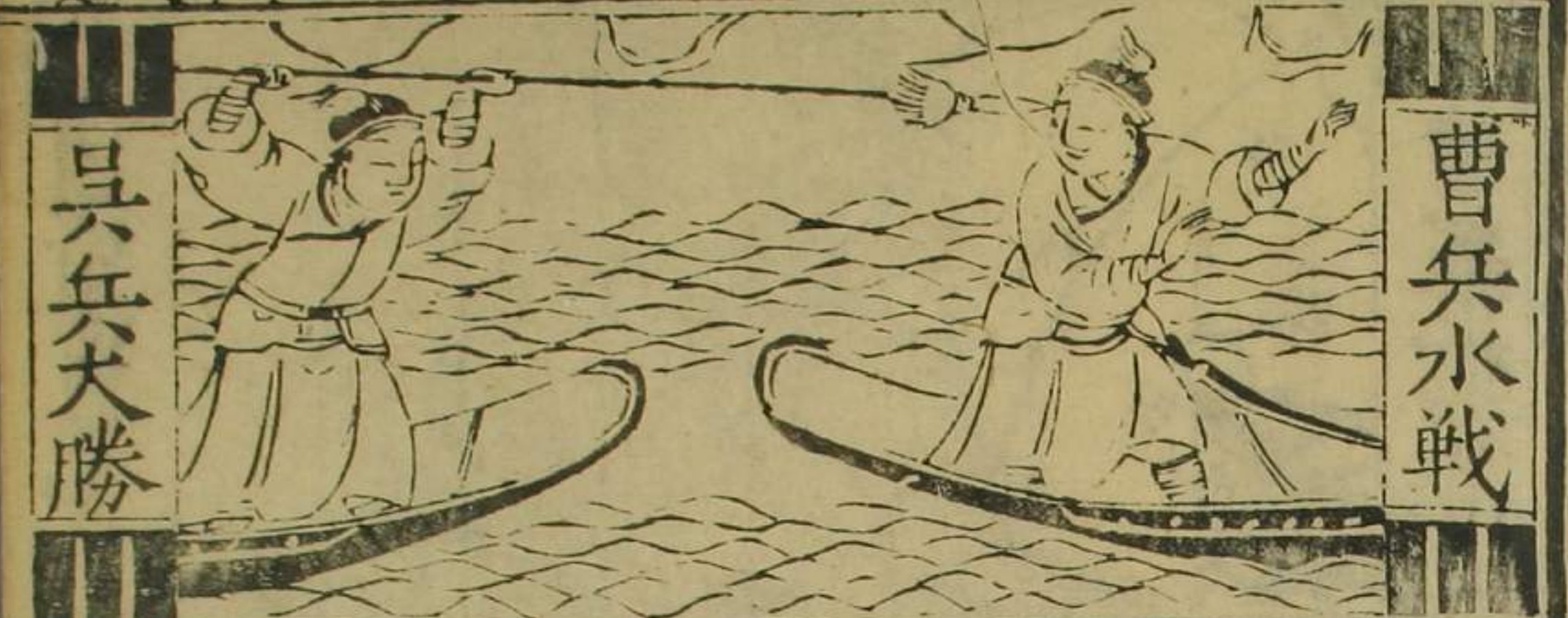


號令旗幡

大戰東吳

得其便江南之兵從小在長江往來水上慣熟勿以性命
為兒戲耳焦觸張南大叫曰如若不勝該當軍法操曰戰
船今已連鎖惟有哨船每隻內只安得二十餘人恐其不
便焦觸曰若用大船何足為奇望借小船二十隻某與張
南各引一半只今日直到江南水寨須要奪旗鼓回還撥
船便要前去操曰吾撥二十隻船又差壯士五百人吾來
日耳將大戰船在於江面遠接之勢交支聘亦引三十隻
哨船接應你回焦張二人欣喜而退次日四更造飯五更
結束早曉得水寨中發擗響皆出寨門長江一帶青紅交
雜焦張二人早引哨船二十隻穿寨而出望着江南進發
却說南岸曉得鼓聲振響報入中軍說曹操調度軍來周
瑜往山頂觀之見小船衝波而來瑜問誰敢先去韓當周
泰二人出曰某等當先破敵周瑜大喜交傳令下各寨嚴
守不可輕動韓當周泰各引哨船五隻分左右而出却說
焦觸張南憑一勇力飛撐小船而來韓當手拿長鎗立在

評周將
二破
天將
魏破
而獲
全勝
更值
大威
折倒
魏主
魏字
旗主
倒兵
危故
知天
救真



曹兵水戰

吳兵大勝

船頭上焦觸船先到急交軍兵亂射之與韓當船頭相抵
用牌遮隔觸挺長鎗與當交鋒當手起一鎗刺殺焦觸其
船急回刺斜里周泰船出張南挺長鎗於船頭相近兩邊
弓弩亂射周泰一臂挽牌一手提刀兩船相離得七八尺
泰轉身一躍直跳過張南船上一刀砍張南下水亂殺駕
船軍兵韓當軍齊到十隻船趕到半江之中與文聘船相
近兩邊擺定船隻斷殺却說周瑜立在高山頂上與諸謀
士遙望江北水面鏖戰各船上旗幡號帶皆有次第
回頭看文聘與韓當周泰截江相戰文聘被韓周夾攻抵
敵不住而走韓周二將恐深入重地將白旗招颺眾軍鳴
金遂棹船而回文聘駕船走脫回報曹操焦觸張南已被
吳將所殺操愷快不已且收軍回寨周瑜立於高山頂上
看隔江船隻盡收入寨瑜觀之顧與諸將曰江北船如蘆
葦一般之密又曹操多謀用何計以破之眾無所答忽見
曹軍寨中一風折了中央黃旗墮落江中瑜大笑曰未及

能辨

周瑜看見

曹寨折旗



破曹先有警報操知曹寨眾軍看見中央黃旗折了各有
 驚忽之意操傳令如有耳言旗折者斬於是眾軍更不敢
 說也周瑜在山上觀望至晚忽然狂風大作下觀江水亂
 石穿空洶濤拍岸風吹旗脚於周郎面上瑜猛然省覓大
 叫一聲望後便倒口吐鮮血諸將大驚急救之方省人
 事扶持下山歸寨中來未知性命如何

京本通俗演義按鑑三國志傳卷之八終

